

# 學術史料考證法

劉汝霖

生在現代的人，要想知道古代的事情，既不能跑回幾千年去直接觀察古代的狀況，又不能起古人於墳墓，向他問長問短。只好根據古人遺留下的陳跡，蒐集在一起，整理出系統，以窺測古代的狀況，這就是考證的學問。這種學問，好像偵探術而更難於偵探術。因為偵探所依據的材料，可以隨人的努力，盡量蒐集。這時候距事體發生的時代甚近。環境不會完全改變，按當代的眼光，考察當代的事情，人證物證，都沒有完全消滅，精心研究，還可以有水落石出的日子。考證的學問，對此就發生困難，因為年代已遠，環境改變，事情過去，人物死亡，用現代的眼光，觀查古代的情形，自然有許多不合。況且古人的事蹟，並不是全部傳給我們的，有的根本就沒有記載，有的中路失傳了。即此殘缺的史料之中，又是真偽攙雜，必須下一番辨別的工夫，方能應用。現代發掘的方法，固然可以使古代的史料增多，但這種成功，是不敢預期的。況且發掘得到的材料，是片斷的，不像書籍上的知識，是成系統的。所以此處所講考證的方法，偏重於整理書籍所載的史料一方面。

梁任公曾作過一部中國歷史研究法，詳細討論蒐集和鑑別史料的方法。蒐集史料，原則本甚簡單，沒有什麼詳細討論的必要。本篇專講運用史料的方法。我覺得梁先生的鑑別史料的方法，所說的原理，純粹是具體的事實，缺乏抽象的概念，這是我們應當設法補救的。本書共分四部分，第一第二兩部份，專講鑑別的方法，第三第四兩部份，專講整理的方法。

---

### 第一 僞的來源

什麼是僞？就是：不是此時代的作品，而被人認為此時代的作品，不是出于此人之手，而被認為出於此人之手。或不是此人所作的事情，而被認為此人所作。我們考証先哲的遺蹟，能得到十分可靠的原料或副料。整理的時候，比較省力。但古代書籍的材料，往往真假攙雜，甚至全書都僞。若不細為分辨，就錯拿假材料去整理，必致以假混真，越鬧越糊塗，嘗見作考證的人，原先根據的材料，未嘗不真，但因為有假材料攙雜在內，不能辨明，就左右曲說，以致真像更晦，實在可惜。所以我們遇到史料互相衝突的地方，應當先注意有沒有假的材料在內，在沒有完全證明各方面都真之先，千萬不要輕自下結論，溝通各方，以致鬧出錯誤。例如史記裏面，田齊世家遺漏了兩代。齊威王宣王的年代，因之上移了二十二年。於是孟子遊梁遊齊的次序，就發生了問題。後人不去考證史記與戰國策孟子等書衝突的原因，却想溝通各書的衝突之點。司馬光作通鑑，把年代折中，以伐燕燕人畔兩事分配於宣王閔王兩代之間，閔若據孟子生卒年代考更想屈燕的年代以從齊，終至鬧得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所以要想整理史料，必須先審定史料，審定史料，就是要辨別真僞，要想辨僞，必要先知道僞的來源。

(一) 書的方面 所謂僞書，就是著書的人名顛倒，成書的年代錯亂。要想按照書上所載的著者的姓名和成書的年代考察事實，必有許多自相衝突或反背事實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用一番辨別的工夫，還清他的本來面目。僞書的來源可分六種。分叙如下：

(1) 標題 古人著書往，往假借別一個人的口氣，發揮自己的意見。書成，就以該人的名子作書名，本為區別甲乙，並沒有騙

人的意思，也並不是託古人以自重的意思。所以書裏面雖是某人的口氣，却與某人毫不相干。章學誠說得最明白：

余覽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則有魏文侯與平原君書，讀者不察，以爲戰國諸公子，何以入於儒家？不知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悞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平原所自著也。

管子一書，多記管仲身後的事情，這並不是作者有意作偽，而手段不高明，一時疏忽，留下漏洞。他實在因爲本不爲記管子的事蹟而作，不過以管子二字作書名而已。後人弄錯，把書名當作著書的人名，就斷定這是管仲親手所作。到後來偶然看見裏面載有西子毛嬙的話，就如發現秘寶，以爲自己能察出古人作偽的破綻。未免可笑。

(2) 溯源 一位學者，創出一派學說或提出一個問題傳授弟子，當初內容本很簡單。幾傳之後，漸漸演成內容很豐富的思想。最後的人，都把這一派思想，完全收集在一起，集爲一書，就用原始人的名子作書名。這種書的內容，有的前後人的文字夾雜在一起，有的後人就前人的思想更加以發揮光大。本不是一個人的思想所能包括的，不過因爲追念始祖，所以用他代表了。後人弄錯，把書名當作著書的人名，將這一派的思想，完全認爲一人的思想。又因爲書裏面的記載，有他認爲著書的人身後的事情，就疑心這是偽書，這也是大錯的。章學誠對此也有說明：

周末文盛，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託於皇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遺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

旨亦不盡無所師承。

所以公羊傳傳到公羊壽才完成其中引有孟子的話，自然不足深奇，莊子到淮南王時才完備，『齊田氏十二世有齊國』的話，自然可以談到了。

(3) 僞託 一種人自己實有一種主張。但恐怕人微言輕，發表出來不見信用，往往借託古代或當時名人的名子發揮自己理想。世上盲從的人多，明眼的人少，很容易爲他所騙。到後來雖有人看出疑點。但書已通行，自然在文界中佔一部分勢力，擁護僞書的人，也就生出，所以一部僞書出世，雖很早就有人懷疑，但必經過很長的時間，方才能够定案。就是這個原因。淮南子說：『世俗尊古而賤今，僞託黃帝以爲重。』莊子說：『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這種秘訣，古人早已發明，無怪乎僞書代出不已了。作周禮的就僞託周公，作杜解的就僞託蘇子瞻，作忠經的就僞託馬融，觀者震於這幾個人的聲名，一味尊崇僞書，偶然發現疑點，也都勉強解說過去。所以崔述說：『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未有能知其實者也。』又有一種古書，本來無作者的姓名，却有後人要增高此書的價值，憑空給他加上一個古代人名，作爲作者的姓名。如左傳託始左丘明，山海經託始大禹，爾雅託始周公，都是。這種僞書雖也有他本身的價值，不能泯滅。但一則古人對此毫無關係，憑空給他增加許多史料，不免無中生有，張冠李戴，二則以當代的作品移到古代，就要紊亂了思想演進的過程，所以必須辨別清處的。

(4) 僞造 這種僞書的作者，真是有意造出假東西來騙人了。他們所以作僞，有三種目的：第一是好名。因爲各種學派競爭，有一種人想要爭勝，但想到自己的名聲太小，攻擊對方，恐怕不

容易得手，所以假造古書，假借前人的話以壓倒對方。王肅想壓倒鄭玄，所以假造家語四十四篇，以證實自己的話，就是這種目的。第二是好利，因為國家搜求遺書，一種人爲了賞賜，所以造出假書欺騙當時。隋代牛宏奏請購天下遺佚的書，劉炫假造書百餘卷，名子是連山易魯史記，進上取賞。後來經人告發書才廢毀。第三是好事，一種文人爲了一時代的感情衝動，作一番文字的遊戲，僞書就此造成。前人說：

蓋體同於擬作，心在乎炫奇，弄數十之愚人，戲千年之古子，脫略不羈，風流自賞。明豐坊姚士粦輩其人乎，又或心懷憤激，輒欲陷嫁禍，僧儒行紀，聖俞碧雲駁作焉。

前二種人作出的書，本不爲研究學術而作。書的名子，大半是古代已經著錄而當時佚亡了的。裏面或有由各書輯來的一部分真材料，但他們總是以這些材料作骨子敷衍成篇，既沒有自己的理想，又沒有師傅，只看安排材料的便利爲轉移，梅蘭的古文尙書，凡古書上引用尙書的話，都被採入，由此便可知道他們的作法了。我看這種僞書，把真假材料混在一起。既不能幫助我們研究古代文不足以表明他個人的思想，只足以淆惑聽聞，辨明之後便當焚毀的。至於爲文字的遊戲而作，那更無關宏旨了。

(5) 盜竊 一種人將旁人作成而未發表的書，據爲己有，這種僞書，若沒有當時的人證明，後人很難得知真正作者的姓名。例如何法盛偷郗紹的中興書，張之洞據有繆荃孫的書目答問，若沒有旁人的書上載明，我們只就書的內容觀看是沒法子察出的。又如莊廷鑑據有朱國禎的明史無故把滅族之禍移到自家來，這就未免太不值得了。

(6) 竄入 這類的書都是真僞混雜的。可分兩種：一竄入，

二錯亂,古代的書,多用竹簡寫成,傳鈔不易,想得到一種全部的書很難,所以在民間多是單篇流傳。秦火以後,書籍散失。到漢代搜求遺書,許多篇集在官府,才算有了定本。有了定本之後,別篇還是陸續出世,一直到劉向校經傳諸子時為止。我們拿史記所載各書的篇目和漢書藝文志一比就可以知道,列表如下:

書名	史記所載	漢志所載
孟子	七篇	十一篇
孫子	十三篇	八十一篇
環子	上下篇	十三篇
申子	二篇	六篇
慎子	十二論	四十一篇
虞氏春秋	八篇	十五篇

可見各書的篇數,在西漢一代,是逐漸出世時常增加的。篇數既無限制所以真假漸趨混淆。但經書已經立在學官,那些講經的博士們雖然看見經書有新的篇章出世,一則沒有師說不敢亂講,恐怕講錯了要被朝廷加罪。二則恐怕人家笑他知道的不全。就一口咬定後出的都是假的。他們所以辨偽,完全是飯盃問題,並不是學術問題。所以從前出的雖假,也認為是真的(如漢秦誓之類)以後出的雖真,也認為是假的。如漢書藝文志有禮古經五十六卷。因為高堂生只傳十七篇,先立於學官,這三十九篇這不得立,名曰逸禮。伏生傳尚書只得二十九篇,後來孔安國多得十六篇。若在諸子早已合為一起了。因為在學官中有了一定的篇數,憑空再給他們增加一部分東西進去,是很使他們難以為情的。所以誓死不肯承認,後出的這些東西,只好保存在

秘府，不能廣傳於外，以致於隨政治的變化而消滅。諸子沒有限制，篇數可以自由增加。所以那些託古發財的先生們，也以假造諸子的成績爲多。偶然得到幾篇真東西，總嫌篇幅太短，不能多賣錢，就東扯西拉，凡與本書稍微有點的關係的都被採入，韓非子存韓篇是韓非說秦王的話，不定載在什麼地方，被集書的人採集來，作爲韓非著作中的一篇。不幸初見秦篇恰在存韓之前就認爲韓非初見秦。所以韓非被罵爲『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不容於死。』可憐一個熱心愛國的人，竟被人誤認作賣國賊，這真受了偽古董家的大害了。錯亂一種，有的是注文誤入正文，如老子三十一章，『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明明是注文後來入正文的。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經載有孔子的生年，難道孔子著書還將他自己的生辰列上嗎。這明是經生附記的話，後來誤入正文的。我們因此可以悟到史記裏面各傳之後，往往發見司馬遷身後的話，原先的人都因此疑及全傳的真僞問題，其實作僞的也不至於這樣低能，不過是看書人附記的話誤入正文罷了。

(二) 事的方面 書的方面已經辨別清處。但我們應當更進一步討論，即便此書是真的，裏面所載的事情，究竟是否可靠，若是假的，是怎樣假來的，分兩段敘述如下：

(1) 傳訛 本來有這樣一件事情，但是由於傳者妄傳，聽者誤聽，展轉相因，以致於真像不可分明，就成了僞事了。這種條例可分三層說明：

(a) 誤會 人類的語言文字，往往因爲聲音的相近，字形的轉變，用字的異同。很容易使人發生誤會。又有時一句話可解

作幾種意義，聽話的人，偶不小心，就容易發生誤會，如尹文子記有段事情，最可令人發笑，

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噫。康衢長子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人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因爲用字不同，所以荀子的『人之性惡，其爲者僞也』被人誤認作真僞的僞。屈原的引椒爲喻，被漢人誤作子椒。又如呂氏春秋說：

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因爲文字言語有時令人誤會，所以關尹喜被認作關尹名字，叫作喜（由狀詞誤認爲名詞）又轉爲關令尹喜。史記載樂毅伐齊『五年，下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未是總記此五年攻城的功績，却被人誤認作：以短時間攻下齊國七十餘城。五年的長久，反不能攻下這兩座城。以外如韓非難言，太史公說他口吃。左丘明作左氏春秋，太史公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有因聽者眼光太小，見一方不見他方，往往把甲的事情格在乙的身上。如後人將衛退之服琉璃的故事，當作韓愈所作。闕止（字子我）和田氏爭權被殺，認作宰我被殺。等等錯誤，都是由語言文字不



小心而生出。

(b) 妄測 古人的記載,本甚分明,但後來的人,對於古代的人物往往有一種成見在胸,所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妄斷古代的情形,往往把明顯的史料,加一番穿鑿附會的解釋。於是不僞的記載,就有了僞事的作用了。如毛詩大雅『成王不敢康』明明是成王的詩,他們偏要解作武王。召南『何彼禔矣』載有『平王之孫』明明是東周的詩,但後人橫一周南召南是一周初詩的成見在胸,所以把平王二字加一種解釋,說什麼:『平正也』真是遺誤後人不淺。又有按照自己的環境妄測古人或現在的。以為現在如此,古人一定也如此。本人如此,旁人一定也如此。像這樣用主觀的見解推測事情,必不會正確的。所以發出議論,就很難正確。崔東壁說: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聖賢。……漢疏廣為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仕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

因為用己意揣度古人,所以古人作事,有些本是很平常的,却憑空添了許多深意在內。

(c) 遺忘 一件事情,因為偶然記錯,發表的時候,就往往發生錯誤,古代書籍,傳鈔不易,檢閱尤難,所以錯誤也較多。往往同引一書,同引一事,大同小異的地方很多。就是記憶失真之故,例如毛詩魯頌:『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明明是魯僖公的詩,孟子兩次引証,都說是周公所作,這不過是記憶失真,並沒有什麼奇怪的。

(d) 演進 一件事情,原來的情節,本甚簡單,但是傳說的人,覺得太平淡了,不足以動人聽聞,往往添枝附葉。所以情節漸漸

增加,愈演愈複雜,以致失真。例如左傳載子太叔的話:『葵不三恤其緯,而憂魯宗之爲將及焉。』後來韓嬰作韓詩外傳,就變爲魯監門之女嬰的故事,演成一百七十字的文章。劉向作列女傳,又變爲魯漆室女的故事,演到二百八十字。又有陽朱哭歧路一段故事,演進的步驟,也很有趣,比較如下:

第 一 期	第 二 期	第 三 期
<p><u>陽朱</u>哭衢途曰:『此夫過舉顛步而覺跌千里者夫』</p> <p><u>荀子</u>王霸</p> <p>故<u>墨子</u>見歧道而哭之<u>呂氏春秋</u>疑</p>	<p><u>楊子</u>見達道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p> <p><u>墨子</u>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p> <p><u>淮南子</u>說林訓</p>	<p><u>楊子</u>之鄰人亡羊既牽其黨,又請<u>楊子</u>之屬追之。<u>楊子</u>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之:『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u>楊子</u>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所有,而損言笑者,何哉?』<u>楊子</u>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u>孟孫陽</u>出以告<u>心都子</u>。……<u>心都子</u>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而末異。』<u>朱子</u>隱列</p>

第一期還有墨子出來爭所有權,可見是寓言了。第二期這種故事變爲楊朱專有,墨子自有他的故事,不再爭所有權了。第三期又變爲三百六十五字的短篇小說。以楊朱作主角,以外又有孟孫陽心都子等陪角。我們若不細考這演進的過程,如何知道心都子孟孫陽等是烏有先生呢?

(e) 依附 社會上往往流傳一種新奇可喜的故事,故事裏面的主人翁,是沒有一定的名子的,遇到一個性情相近的人物,就給他加在身上,因爲這樣,所以在歷史裏面往往發現兩個以上的

人物作過同樣的一件事情。例如史記李廣傳載：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我最初以爲年代相近的人記的事情，不至於有依附的話，所以並不致疑，後來看新序又載：

昔者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闞弓射之，滅石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論衡儒增也載：

儒書言，楚子熊渠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沒其衛。或曰養由基李廣。

歷史家往往將這類傳說採入正史，後人看去，就好像真有其事了。所以陳壽的三國志竟會將佛經中神醫耆域的傳說採入當作華陀的事蹟。（見清華學報六卷一號陳寅恪考證）近來社會上流傳徐文長的故事，其實他作的那些滑稽事情，在旁的地方都別有主人翁的。試就河北一省而論，雄縣是袁瑛，任邱是康大鬼，新安是衛邦，徐水是孔《丫《又，趙縣是趙南星。

（2）妄造 以上所說，雖是僞事，但還有個起因。到此竟是完全虛構的了。這類僞事，有三種起因，分叙如下：

（a）想像 後代的人拿他自己當代的情形，或內心的想像，虛構出古人的事蹟。以爲本人如此，他人一定也如此，現代如此，古代一定也如此。又時常按照自己的幻想，造出許多忠臣孝子，暴君污吏。例如介子推歸隱一事，就很顯明是虛構成的。因爲他『遂隱而死』母子間的談話，當然是無人聽得了。這種故事的造成，看去似乎是有規律的。所以有一個暴君，一定有一個忠臣。有一個孝子，一定遇到一個戾父。桀就遇到龍逢，紂就遇到

比干。舜就遇到瞽叟。孔子曾稱贊閔子騫：『孝哉閔子騫，』所以後來衣蘆花衣的故事就出現了。春秋戰國時人都稱曾子爲大孝。所以後來『至孝，爲父所憎，常見絕糧而後蘇。』的傳說也就出世了。（見莊子外物篇及注引）但曾子的父親曾點，也是孔子的高足弟子，把他形容得太壞了。自然沒人肯信。所以這種故事，漸漸沒有人提起，閔子騫的父母，在當時沒有聲望，所以終古沒人替他昭雪。關於曾子孝的傳說，舊的既沒有人提起，於是有了新的出現，就是說苑所載曾子芸瓜的故事，使他由不孝之中見出孝來，這真是造故事的妙手。因爲有一定規律，所以桀殺龍逢，又愛妹喜，紂殺比干，又愛妲己。

(b) 僞造 一種人爲了一種特別目的，或是挾嫌誣罔旁人，或是宣傳自己的好處。都會造出一種故事，我們試看各代史書，無論那一代有名皇帝，多有許多神話圍繞。又有各代黨爭最劇烈的時候，都要互相造出毀謗對方的故事，這種例子甚多不勝枚舉。晏子春秋有一段僞造故事的故事，頗可發笑，引在下面：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蒸棗，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c) 僞證 一種人因爲說話便利起見，所以僞造出故事來。我們若是輕信，真是上當不淺。周秦諸子裏面，這種例子最多，暫且舉韓非子五蠹的一段說明如下：

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荆文王是東周時人，徐偃王是西周時人，兩人竟能會面，豈非最奇怪的事。但作者當時，不過是借以說他的理想而已。合於事實與否，是在所不顧的。因為這樣，所以老子可見楊朱，莊子可以見魯哀公。

(3) 妄載 以上舉例，雖然偽造，還沒有甚大的影響。有的正史裏面，也時常遇到偽造的材料在內。這種史料作成的原因，討論如下：

(a) 宣傳 歷史家取舍不嚴，考證不精，往往將宣傳的材料探入。例如晉書稱王濬伐吳的時候，吳國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縲橫截之。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蘇油，油如船前，遇縲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不知道在大江裏面，何以能容許這種烈火燃燒。這都是鋪張武功的口氣，絕不可深信的。又如後漢書載昆陽之戰，光武用五千人打敗了王莽四十二萬人，原先看了，覺得無此情理。後來看王充論衡，才知道王莽不過用了三萬兵。東漢人竟給他增到十四倍。大凡各代的史書，這種史料，真是不在少數。觀看史籍的人不可不注意的。

(b) 誤探 原來的史料，正確與否，姑且置之不論，但這種史料經過歷史家採摭之後，因為整理不善，又把原來的意思失掉，以致於真像不明。史記裏面，這種例子最多。如信陵君列傳『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下面本應接『公子為人，仁而下士。』但中間插入『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一段，實在不相連接。況且秦破芒卯軍在安釐王四年。范雎相齊當安釐王十一年。並不是一回事，不知何以插入這段。大概因為要狀信陵君的時

代,所以把別處有關此時的全段採入。這還不算奇事。更有奇的,是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長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下本應接『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但當中忽插入『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這不知道是那書上載的孔子一段小傳。太史公未經剪裁,就補在此處。所以竟會叙到周遊列國以後歸魯的事情。這種明顯的錯誤,還可以勉強看得出來,更有爲人看不出的,如屈原列傳自『王怒而疏屈平』以下,文體突然改變,到了『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下,又改回來了。到了『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以下,又改變了。我們試把文體相同的文字都排在一起,覺得都能相接。可以分成兩篇文章。分舉如下:

## 第一篇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  
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面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

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

## 第二篇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謫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忘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我們這樣分別鈔出，就可以看出：第一篇，是一篇屈原專傳，第二篇却是一篇批評離騷的文字。太史公沿襲前人的說法，以爲屈原作離騷是在被疏之後。所以第二篇的『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一大段插入第一篇的『王怒而疏屈平』和『屈平既紕』的當中。第二篇的『屈平既嫉之……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本是批評楚懷王以不明受禍的文字，所以放在楚懷王死後。第一篇本是屈原的專傳，文字本

很明顯，自經他把這一篇批評的文字加入，於是屈原的真像，便不易明白了。將批評離騷的一段加入，在本文上雖沒有什麼顯然不順的地方。但拿離騷本文來一對，便覺得有些不合了。因為離騷本是一篇不復在位的文字。而屈原傳載屈原既緇之後，楚王又打發他到齊國去。這是很可令人迷惑的。將批評懷王的一段文字插入，問題就更多了。因為『屈平既嫉之』一句話，本是接上文『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一句話的。到此便成了疾令尹子蘭了。後文的『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便不是怒的楚人既咎子蘭，而是怒的屈原之作離騷了。

第二篇專為批評離騷而作，情節本很簡單。第一篇並沒有作離騷的痕跡。大蓋太史公在當時只得到這樣兩篇文字，又沒有詳加考訂，就拼成一篇屈原傳，因為當時的麻糊，所以造成後來種種問題。

## 第二 辨僞法

以上已經把僞的來源說明。但是僞的東西是需要考證才知道的，並不明明白白的擺在那裡，叫人知道他是僞的。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方法，就是怎樣把僞的東西提出來，放在一個正當的位置。但我們所用的方法，完全是為對待前人的錯誤而設的。未辨之先，我們對自己，先要詳細檢點，看看有沒有讀錯古書的地方，不然，考古不清，反要增加一層迷惑，真是徒增糾紛了。例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本是記載一夥山居人民生活的狀況，並沒有神仙的意味。不料韓愈看錯了末尾幾句『及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他以為這是神仙法力所致。所以桃源圖詩



說：『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說：『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也說：『俗人毛骨驚仙子』又說『仙家一出尋無踪』無論信與不信，都是把淵明的原意思看錯了。又如楊倞注荀子引用韓詩外傳，把范雎魏牟看作范魏牟，所以說魏牟也叫作范魏牟。以後梁玉繩作漢書人表考，王先謙作漢書集解，顧實作漢書藝文志講疏，都沿襲這種錯誤，却想不到在韓詩外傳上對一對，這是何等疎忽的事情啊！所以我們必須先把自己方面考查清楚，才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考查前人。

(一) 明證 找出針對某事的反證，證明牠是偽的。

(1) 直證 一件事情或一種書籍。我們能在旁的地方或本書中找出證據來，證明他們是假的，這就叫作直證。這種證據，可分兩類，一類是全體的，一類是部分的。什麼是全體的？就是我們得到一種證明全書是偽的記載。例如孟子正義題名是孫炎疏，據朱子語類說是邵武士人所作，蔡季通還認得那個人。化書題名是齊丘子嵩撰，神山傳明載齊丘奪自譚峭。什麼是部分的？就是我們得到一種證明一部分是偽的記載。因這一部分，也可推到全體是偽的。例如孔叢子題名是孔鮒撰，但孔鮒死在秦二世二年，（公元前二百零八年）這書裡面所載的事情，有的到後漢安帝延光三年（公元後一百二十二年）很明顯的不是孔鮒所作了。又如管子書中記載許多管仲死後的事情。我們可以由此直接證明管子書不是管仲親手所作。這種方法，用的時候，有三點應當注意的，分叙如下：

(a) 効力 我們觀察古書，偶然得到一種強有力的證據，能使我們對於旁的記載上面的疑點，豁然明瞭，這是何等直接的事。但用這種方法，須要博覽各書。不然的時節，往往將極有用的證

據忽略過去，反要在暗中亂摸，未免可惜。例如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載：

舊史稱武王九十三而終，籍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則成王即位時已二十三，不可謂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雖非不可能，然實為稀有。况吾儕據左傳，確知成王尙有邠晉應韓之四弟。成王居長嫡，下有諸弟，嗣九十三歲老父而猶在冲齡，豈合情理？

以外的學者，懷疑這件事情的很多，以為發現了古書的疑點。其實史記周本紀明載武王克商後自述道：『發於未生至今六十年』以後過了二年他就死了。他不過活了六十多歲，各方面本沒有什麼講不通的。何用費大力氣繞着灣子去考查！

(b) 障礙 有許多偽書偽事，本來有很明顯的反證，但是經過許多年代還不能打破。這並不是古人沒有觀察到，實在因為他們有成見在胸，以致於看理不明。雖然遇見癥結地方，也每每強加解釋，彌縫過去。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明明與孔壁所出的篇名不合。後人因為要回護二十五篇是真的話，所以以為歷來相傳孔壁書的篇名，並不真正孔壁所出，是將張霸偽造的錯認了。毛詩大雅屢次說到成康，但後人認定那幾篇是文武時代的詩，便硬將成王解作武王。莊子胠篋篇載有『十二世有齊國』的話，明明是出於秦漢道家，但後人因為先橫一莊子是莊周親手所作的成見在胸，所以曲解道：『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為齊侯，故云十二世。』只顧完成自己的先入之見，不管外面的事實，一味順口亂說，這種態度，是最當避免的。

(c) 誤信 往往有一種書或一種事情，在旁的記載裏面，發見了證據證明是真的或是偽的。我們還應當詳細考察，看這種

記載,是否可靠,切不可輕明置信。因為亂造謠言,誣枉旁人的事情,所在多有。所以雖然有互應的證據,但看察牠的來源都是發於一個地方的。我們對於這些事情,不考查清楚,不但真偽不明,並且使古人含冤於地下。例如宋代黨爭,新舊兩派,互造謠言。兩件以上互相呼應罵人的史料,並不算難得,但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這不是孤證而輕於置信。又如世說新語第四載有郭象一段事情: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儻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我們萬不可以為晉書郭象傳也有這話,便承認牠是真的。向秀的書,現在雖然不傳,但看經典釋文莊子叙錄道:『向秀注二十卷,二十六篇。』自注道:『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亦無雜篇,為音三卷。』郭象注三十三篇,却是: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向書本來無有雜篇郭注却有雜篇十一,即便世說新語的話是有來歷的,已經有十四篇,是出于郭象自己之手,這個小偷,也很可自豪了。我們用直證的方法,須要經過這種考查,才不致誤入歧途。

2) 間證 有時直接的反證不可得,但我們還可以由考查得來反證,其效力與直證相等,如聞見錄記載王安石的兒子王雱的事情道:

一日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因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新法數為人阻,與程君議。

』雋箕距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

考王荆公和程顥議新政的時候，王雋正爲旌德尉。旌德在現今安徽旌德縣。他既在此地作官，斷不會又在汴京生事。又如新唐書李善傳說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詞，故人號書苑。』又說他的兒子李邕：

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

考李北海集，他在開元二十九年上表道：『臣茲六十有七。』可以知道他生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五），再看李善上文選，却在顯慶三年（六五八）李邕還未下生。李善死在載初元年（六八九）這時候李邕也不過十五歲，那能幫助他的父親著書？可以知道新唐書的話是謠言了。因爲李善進書之後，又過了三十二年才死，他那絕筆的稿子，改正的必很多。當然和呈給皇帝藏於秘府的本子，有所不同。到了開元年間，五臣注文選，想壓倒李善以自高其身價，所以說藏於秘府的本子，真是李善所著。後來改定的本子，有他的兒子增加的東西。最初不過是稗官野史採取這種話以爲談話的資料。新唐書好採小說，將這種話入了正史，於是誹語就變成鐵案了。

（3）來歷 一件事物的記載，若是各書記載的詳略不同。我們就考查各書出世的年代。假如最先出世的所載的略，而以後出世的所載的詳，那末此事一定是演進成功了。一種書自古來流傳到現在，必有源流可尋。如果來歷曖昧，或相傳的系統紊亂，就大可注意。鬼谷子六韜在漢書藝文志沒有著錄，到隋志才有：

關尹子漢志雖已著錄，但隋唐志都不載，都算是來歷不明的。竹書紀年得自汲冢，引起許多人的注意，來源總算是光明的。隋志載有十一卷，唐志載有十四卷。到宋志只載有三卷。文獻通考不載此書，可以知道宋時已不常見，即有已是殘缺不全。到現在又有十二卷。就可斷定，即便此書是真的，也必有大部分是後人竄入的。漢初傳尚書二十九篇，後來在孔壁中得多十六篇。（十六篇可分為二十四篇）晉代梅賾進古文尚書五十八篇，（較今文多二十五篇）篇數已經不合。裏面的篇名，又有很有出入。也可算是來歷不明。

（4）攻瑕 作偽的人，造作故事，偶不經意，留出破綻，也可以看出他是偽造。這種方法，可分兩層敘明：

（a）誤認古書，作偽的人，將古書上字句的意義解錯，就把那種材料拉入，於不知不覺中就露出破綻。或者古書中本有不留意的錯誤，作偽的人，更想造出這種古書以前的古書，却把這種錯誤拉入，也便露出作偽的痕跡。例如偽尚書大禹謨載有『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兩句話，我當時看過，本不會發生什麼疑問，但看左傳莊公八年的記載：

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修厥德以待時乎。

才知道『德乃降』一句話，乃是莊公為解釋夏書的德字而發，作偽尚書的也把牠鈔來算作大禹謨的話，便露出作偽的痕跡。又如史記三代世表載殷朝的皇帝有二十九代，但按本書所載人名實在計算起來，却有三十代；這必是當時計算的錯誤。竹書紀年也寫二十九代，實在寫三十個人名，可以證明補竹書的是鈔襲史記而未詳察史記的錯誤。

（b）誤鈔古書 古書上本來沒為錯誤，作偽的人也沒有鈔

錯，但作古書的人和作偽的人有時佔的立場不一樣，應當口氣不同。若是一直把古書鈔來，自然要露出破綻。如韓非子難言本是臣下私人討論說人的難處。偽作難言的人，鈔襲那種口氣作一篇韓非的上書。裏面的『以智說愚必不聽』『愚者難說』『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聖賢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等等的話，豈是臣子對君王所應當說的？若是私下討論說人的難處還可以。若是先把君王亂罵一陳，要求準許他說話。又不曾說明他所要說的是什麼。那裏像一封鄭重言事的書？

(c) 誤採古書 作偽的人，將古書上的材料採來，又恐怕口氣不合，所以對於原文有所刪改，但有時不留心，也會露出作偽的痕跡，例如老子二十六章載：

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榮觀燕處』之下有『超然』二字，實在不可解，雖有馬叙倫先生解『超然』爲『惘然』，終不免牽強。我們看韓非子喻老解釋這段文字說

……………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君，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

看這一段，可以知道韓非子引用老子的原文，只有首尾幾句。輯老子書的人，既把這段都鈔下當作老子的話，又想教旁人把這一部輯成的書，看作老子親手所著。但因為文中載有當時的人名地名，所以一律換去。把『代雲中之樂』改爲『榮觀燕處』又把

『已無趙矣』四字刪去，又不加入旁的字來代替。所以餘下這兩個字，就不得不合上面的『燕處』二字連讀。但『燕處』和『榮觀』又是一句中並列的兩件事體，萬不能分作兩句去讀，所以『超然』二字，終無着落，這不能不怪輯書人改換字句時的疏忽了。

(二) 對證 針對此事的反證，是沒有了。但我們可以拿當代的情形來和此書此事比較一番，是真是假，也大概可以判斷出來。以下分四類說明：

(1) 社會 各時代都有特殊的情形，若一書中所載的情形，和世人所傳此書作者的時代不合，那末此書便有可疑了。例如管子輕重甲載：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支，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

越國滅吳以後，國勢才強盛起來。正當春秋末年。所以這段記載，可以斷定是春秋末戰國初時候的情形。移到桓公時代，自然是僞事了。又如戰國齊策載張儀說齊潛王的話：

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

這明是戰國末年秦國和李牧交戰的情形。斷不是張儀時候的人所能說出的，可見這是後人假造的了。

(2) 文體 一個思想家若是思想成熟了以後，他表現思想的文體，斷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動。若是一部書內，有幾處文體，迥然不同，就很有注意的價值。例如韓非子顯學五蠹的文字，都很謹嚴。八過十姦等篇，意少辭費；主道揚推等篇，又多用韻，可看出不是一人的手筆。又如莊子書至樂篇首段『步步相生，針線甚密，無一毫

滲漏，很不」像內七篇中飄逸自然的文筆，可以證明是出於旁人之手。

(3) 文字 胡適之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致亂用作僞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往往露出作僞的形迹來。如關尹子中所用字，「術呪」「誦呪」「役神」「豆中攝鬼」「杯中釣魚」……是道士的話；「石火」「想」「識」「五識並馳」……是佛家的話，這都是作僞之証』。我們由文字方面考查古書的真僞，又應當注意各時代的成語。因為作僞的人，雖極力模古，但他們所能模到的，只是那些古人常用而現在不用的字，如「喻」「咨」「格」「欽哉」「生魄」等等冷僻的字，都是他們可以注意得到的。但成語的字，猛看去並不冷僻，不過古今用法稍微有點不同罷了。所以他們對這種字不大注意。如「役神」「想」「識」何常冷僻，不過這種字的特殊用法須要在一定的時代一定的書中方能見到。又如論語中屢說『詩三百；』又說『駢邑三百；』左傳『距躍三百 踴躍三百。』『鞭師曹三百；』中庸『禮儀三百；』周易『邑人三百戶，』都可證明三百是春秋戰國時代形容多數的成語。若模古的把這兩個字看成實數，就不免露出破綻。又如爾雅釋詁『鬱陶絲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就是絲。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僞尚書五子之歌說：『鬱陶乎予心』竟憂喜錯認，把成語看差了。所以我們注意各時代各學派的成語，不但能幫助我們辨僞，更可以幫助我們定那僞書作的時代。

(4) 思想 一種書若是一人作成，裏面思想一定有他自己的特色。不容易與別家相混，不容易自相矛盾，並且不能脫離時代的色彩。以下分三層敘明：



a) 相混 一派思想，總有牠自己的特色不容易與別家相混，若是甲的書中發現乙的話，那末篇中一定有旁人竄入的話，或者通篇是假。如墨子修身篇載：『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完全是儒家的話那裏有墨家的樣子。又如韓非子一書，仔細看去，可分好幾派思想章太炎說：『韓非他篇，亦多言術，由其所習不純』。不知道這正足以證明韓非子書不只一人的思想。

(b) 矛盾 一種書裏面，載一個人的說話，若是前後自相矛盾起來，必有一處是假的。例如韓非子十過難四，都載管仲請桓公去易牙的事情。十過罵齊桓公『不聽忠臣之言，』難四又罵管仲『非有度之言』可算是自相衝突，必有一處是假的。

(c) 異時 一派思想，既是時代的產兒，當然不能脫時代的色彩，若一種書裏面，發現旁的時代的色彩，那末書中一定有後人竄入的話，甚至全書都假。例如管子立政載：『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明明是戰國時代法家反對墨翟宋瑯一派學術的話，毫不帶春秋時代的色彩。又如管子制分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很顯明是受了莊子養生主的暗示的人所作。又如關尹子五鑑篇說：

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這分明是後來佛家傳入的唯識說法，斷不是漢前所能有的。

(5) 情節 有些事情，雖無強烈的反證，但看那事情的情節太覺離奇，儘可憑我們的知識，將他一筆抹殺。用這種方法，自然非常識充足不可。但是科學的知識，愈後愈精，往往古人認爲重

大的問題,在後人看來,實不值一駁。如王充論衡所引:

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太山,孔子東南望闔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闔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因與俱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

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

王充對這件事情,返復詰難。但據我們看來。這種神話故事,不必去尋反證簡直,一筆抹殺,省却許多精力。又如史記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劉知幾就專按情理斷此事之可疑,他說:

案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釋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暮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嗟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

這段對於古事,雖沒舉出強烈的反證,但將情理所不能容的地方,完全舉出,所以也很有價值。又有前人按情理考證古事,原先以為理由是很充足的,在現在看來,實在不值一笑。例如梁玉繩史記志疑考證孔子的生年,他極力反對公羊傳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的記載,他說:『襄公二十一年日食,必非聖人之歲。』無論結果怎樣,這種推論,總是很可笑的。又因為古代的情形,和現在不同。後人對於了解古代的知識,不甚充足,往往以現在的情形推論古代,不免十有九錯。如『母拜子』『祭有尸』在後代看來,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按古代的情形看來,實在不能說他是

偽。又如梁任公中國文化史論中國古代婚姻制度之主要精神道：

絕對承認男女平等之原則。記曰：『妻之爲言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自親迎至於合巹，壹皆用平等禮，而又以男下女之精神爲多。

這竟是以現代的情形加以古『古已有之』四個大字，又把白虎通郊特牲的文字，截頭去尾，拼成這種不倫不類的古禮。這種態度是最當避免的。

### 第三 事實整理法

我們要知道先代的情形，必須對於古代社會狀況的知識，有一個全體的概念在心中。但我們所依據的史料，並不是直接觀察古代社會所得，有的得之於前人的遺跡（如各處古跡之類）有的間接得之於旁人的著作。前人遺跡，固然是片斷的，不成系統。需要整理。間接著作中的材料，我們要採用的時候，也需要整理。因爲古人著書，自有他的目的，他的體裁，所以運用史料，未必合我們相同，例如我們現在要用經濟解釋歷史，而古代史書的體裁，却是家譜式的，我們要想完成自己工作，既不能直鈔舊史，又不能跑回幾千年去直接觀察古代狀況，只好就古代各種著作中搜集我們所需要的材料，另行組織。本篇的方法，專爲考證事實而設。先把事實經過的年代考出。自然「怎樣？」「爲什麼？」兩個目的就容易得到了。方法共有十一種，分叙如下：

（一）線索 古人的事蹟，散見於各書，雖都證明是可靠的，但是東一片西一片，不成系統。要想將這些史料組織成有系統的東西，必須用這種方法。就是，先將已知年代的列成年表，然後將和這些有關係的事拿來，漸漸附著在一事之前或後，或插入兩者之

中。漸積漸多，就成功一個有系統的記載。許多不能考察年代的事情，也可由此推出個大概情形。例如孟子書裏面記載孟子的事蹟很多。但我們看過了全部孟子之後，對於孟子個人的身世，還不能十分明瞭，這因為那裏面關於孟子事蹟的記載，分散在各處，太不成系統。所以必須用這種方法去整理。我們先看孟子書中有議論齊人將築薛的事情。齊人築薛，是有確實年代可考的。在前三二二年。就先以此事作起點。我們看孟子書載齊人將築薛的時候，滕文公和孟子討論應付的方法，可以知道孟子在前三二二年前居滕國。再看滕文公上載『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又載滕文公居喪的時候，兩次打發然友到鄒國問孟子居喪的禮節。可以知道孟子遊滕以前居鄒，居鄒以前遊宋。這是第一根線索。我們再以齊人伐燕一事作起點。這時發生在前三一四年，孟子在這年和齊宣王討論伐燕的事情。初至齊當然更在前。再看梁襄王在前三一七年即位，孟子見他一次就發出鄙視的話，後來又沒有再和梁襄王交涉的記載，可知已經離開魏國向別國去了。盡心上說：『孟子自范之齊』范是現在山東范縣，正是由大梁通臨淄的道。公孫丑下說：『千里而見王』可以知道孟子是由梁到齊國。『燕人畔』在前三一二年，同年秦楚構兵。告子下記載孟子和宋牼在石丘（宋地）相遇，討論勸秦楚罷兵的方法。公孫丑下又記載孟子去齊時說：『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可以知道孟子去齊後歸鄒，不久就遊宋國。滕文公下說到宋王，宋的稱王在前三一八年，正當齊人築薛以後，就是在孟子遊滕以後。可以證明孟子的確有二次居宋。再看公孫丑下有『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

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於齊稱前日，於宋薛都稱今日，更可證明第二次遊宋在遊齊之後。但遊宋之後，不久又遊薛。這是第二根線索。魯平公即位最晚，孟子到魯國見平公當然在最後，這是第三根線索。這三根線索相合，就可大略考得孟子一生遊歷的次序如下：

遊宋，歸鄒，遊滕，遊梁，遊齊，歸鄒，再遊宋，遊薛，遊魯。

(二) 轉證 一件事情發生的時代，已不可考，但我們發現一件事體，和牠有密切的關係，就可用此事以證彼事。例如王充遊洛陽的年代已不可考，但看後漢書班固傳注引謝承後漢書道：「班固年十三，充見之，撫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班固十三歲可以考出，在建武二十年，所以知道王充遊洛陽也在這年。又如王弼爲尚書郎的年代不可考，我們看魏志鍾會傳注引王弼別傳：「是時黃門侍郎累缺，何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台郎。」再看魏志裴潛傳注，裴秀二十五歲爲黃門侍郎。晉書裴秀傳，秀死於泰始七年，壽四十八，所以考出他的二十五歲是在正始九年，王弼補尚書郎的年代，也由此可以知道。

(三) 線索轉證並用 兩件以上事情的整理，必須用線索的方法，但有時起點的年代不知道，或起點雖也立下，但和這起點有關係的事情，還不能確定先後，又必須用這種方法。例如：陳壽的事蹟，惟陽國志和晉書都有專傳，但那兩篇的內事蹟，雖都證明是可靠的，那次序却非常的顛倒錯亂，我們不得不從新整理。我們先拋開這兩篇傳，專從他自己的記載裏面找一個起點。蜀志譙周傳說：「泰始五年，予嘗爲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我們就以此事作起點，因爲這是出於他自己之口，自然是可靠的。初

任職當然在前。華陽國志又說：『大同後，察孝廉，爲本郡中正。』可以知道爲郡中正以前，先舉孝廉。我們再考舉孝廉的時代。華陽國志王化傳『化與壽良李密陳壽李驥杜烈同入京洛』知道陳壽被舉是和李密同時。李密傳說：『武帝立太子，徵爲洗馬。』惠帝爲太子，在泰始三年，所以陳壽舉孝廉，也必在三年。這是第一根線索。我們再以他爲平陽相一事作起點，因爲他在泰始十年上諸葛亮傳，自稱爲平陽侯相（蜀志卷五）也是出於他自己之口，自然是可靠的。晉書本傳說：『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華陽國志也說：『出爲平陽侯相，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爲二十四篇，復入爲著作。』可以知道壽先爲佐著作郎，再爲平原侯相，又爲大著作。華陽國志又說：『撰益部耆舊傳十篇，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武帝善之，再爲著作郎。』我們又知道他爲著作郎是由於獻益部耆舊傳。這是第二根線索。再以爲侍御史一事作起點，晉書本傳說：『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杜預之荊州都督任，在咸寧四年，所以陳壽爲侍御史的年代也可知道。不過華陽國志說荀勗疾妬陳壽，出他爲長廣太守，事在爲侍御史之後。晉書本傳置此事於爲侍御史之前。考兩書所記此事都和作三國志有關，不過三國志之成，當然在吳亡以後：此時吳國還存在。所以還是以華陽國志所載較爲適宜。（以後從略）這是第三根線索。這三根線索相合，就可大略考得陳壽一生游宦的經過。就是舉孝廉，爲本郡中正，上益部耆舊傳，除著作佐郎，出補陽平令，上諸葛亮傳，爲大著作爲治書侍御史。……再將年代寫出來，就可得一個極翔實的年表如下。

泰始三年。（二六七）

舉孝廉，爲本郡中正。

五年（二六九）

爲本郡中正，事訖還家。

.....

上益部蒼雋傳，爲著作佐郎。

.....

出補陽平令

十年（二七四）

上諸葛亮傳，除著作郎（即大著作）

咸寧四年（二七八）

爲侍御史

.....

拿這個簡單的年表和那兩篇傳一比，他們的錯誤，便立刻顯露出來。華陽國志把佐著作郎和大著作沒有說清，容易起人誤會。將作三國志之事放在爲平陽相之前，也容易使人誤會。晉書本傳將爲陽平令和爲本郡中正的先後次序顛倒，也是大錯。

（四）剩餘 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已不可知。但是有兩個條件，我們已經知道。第一，事體發生的時間之最大範圍，第二，同此時間中，不能容許兩種同樣的事體發生。我們就可利用這種方法，就是先將已知的同樣事體逐漸除去，於是研究的範圍，也就逐漸縮小，到了最後，自然餘下我們所要知道的時間了。例如夏侯勝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在漢書裏面考察，只知道他在宣帝時候爲太子太傅。再考太子太傅只能同時有一位。於是我們便畫全宣帝一代的二十五年爲最大範圍。第一步查出宣帝地節三年方才立太子，以前的六年當然沒有太子太傅的，可以首先

除去了。第二步查出初為太子太傅的是丙吉，第三步查出繼續丙吉的是疏廣。漢書疏廣傳說，廣辭職歸家的時候，太子年十二歲。太子就是後來的元帝，元帝十二歲的時候，正當元康三年，所以又可除去四年。第三步知道最後為太子太傅的是蕭望之，第四步知道在蕭望之以前的是黃霸。按黃霸傳推算，知道他為太子太傅在神爵元年，以後的十二年又可除去。餘下的二年，就是夏侯勝為太子太傅的年代。本傳又說他『年九十，卒官。』知道他必卒於元康四年之末，或神爵元年之初。再列表明如下：

年五十二位在帝宣

黃龍		甘露		五鳳		神爵		元康		地節		本始	
一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一	四	三	二	一	
		傳	蕭望之為太子太			黃霸為太子太傅		子太傅之年	當即夏侯勝為太	疏廣為太子太傅	丙吉為太子太傅	之年	未有太子太傅

(五) 範圍 一個人的身世，史書上沒有記載，已不可考。就是連最大的範圍也找不到，只好就他所能見到的事情，要略定他的年代。例如左傳作者是誰，有人說是左丘明，又有拿論語裏面孔子所說的左丘明來附會他。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我們當然不能滿意，只好用這種方法去考查。但這種方法，用在此處，也有困難。因為書裏面所記載的人物，都是前代的。並不是和左氏來往的。不過裏面却有一個漏洞，很足以供我們考查的資料。



就是裡面多引有占卜的卦辭，對於後來的事情，有的是靈驗如神，有的是不準。我想靈驗的，左傳的作者一定見到，不靈驗的一定沒有見到。我就根據這種原理考證他的年代如下：

例一.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趙襄子由是碁知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哀二十七年傳

由這個例子，知道作者見到趙魏韓三家滅智伯。（前四五三年）又見到魯悼公和趙襄子之死，所以稱他們二人的謚法。（魯悼公卒於前四三六，趙襄子卒於前四二五）

例二. 晉侯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君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閔二年傳

例三. 吳公子札來聘。……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襄二十九年傳

由這兩個例子看來，知到作者見到趙韓魏三家為諸侯。（在前四〇三年）

例四. 陳侯生敬仲……使筮之曰：『……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也。』莊公二十二年傳

例五. 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昭公八年傳

由這兩個例子，知道作者見到田氏篡齊（前三八六年）

例六. 吳公子札來聘……為歌鄭風，曰：『其細已甚，』

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襄二十九年傳

由這個例子,知道作者見到韓之滅鄭。事在周烈王元年。  
(前三七五)若考查他所能見到事情,在本書裏面找出的例子,  
以此爲最後。我們再考他所不能見到的事情:

例七.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天小輕重焉。

對曰:『……………成王定鼎於郊,卜世三十,卜年  
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周代共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可見作者沒有見到周朝  
之亡。

例八.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衛亡在秦二世時代,作者當然更不能見到了。所以卜辭也  
有錯誤。

例九.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  
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弁民。先王違世,猶  
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

秦國在春秋時代中衰,自從商鞅變法以後,國勢又強,又向東  
方侵伐各國。這也是作者不能見到的。

由以上各例子看來,知道左傳的作者,對於戰國的事情最後  
見到烈王元年(前三七五)却不能見到商鞅伐魏(周顯王二  
九年(前三四〇)沒有見到周自成王以來滿七百年(周顯王  
三七年前三二二)更沒有見到衛自遷于帝丘以來滿三百年(  
周顯王四〇年前三一九)總而言之,他沒有見到周顯王中葉以

後的事情。大概他死於周烈王末年或周顯王初年，前三六八年左右。

(六) 試錯 一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已不可知，但知道在許多單位的時間之中，牠有能適合的。我們拿那事情來都試驗一回，若其他單位時間，都發現錯誤的地方，那末剩下的一個，自然就是適合的了。例如桓譚的生年，已不可知。但御覽二百十五引桓譚新論說：『余年十七，爲奉車郎。』北堂書鈔一百二引桓譚仙賦說：『余少時爲奉車郎，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部先置華陰集靈宮，武帝所造門曰望仙，殿曰存仙，書壁爲之賦，以頌二仙之行。』所以知道他爲奉車郎是在成帝時代。再考後漢書桓譚傳載譚以起明堂之年出爲六安郡丞，道卒，年七十餘。後漢書禮志，立明堂是中元元年的事情可以知道桓譚死於中元元年。又考前漢書成帝紀，帝以綏和二年（成帝最末一年）祠甘泉河東，假設這個時候桓譚年十七歲爲奉車郎，他死的時候就已經七十九歲了。移前，年代就到了八十歲或過了八十歲。移後，便不能在成帝時候爲奉車郎了。只有定他在綏和二年，年十七歲最爲適宜。又如世說新語注引文章敘錄記載嵇康的事情道：『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拜中散大夫。』既說到遷，當然是由別的官職遷來。但他最初作什麼官職呢？晉書本傳却沒有記載。北堂書鈔一百引嵇康集道：『康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詞，問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爲潯陽長。』魏明帝末年，嵇康不過十五歲，移前年歲未免太小，移後便見不到明帝，定他在明帝末年爲潯陽長較爲適宜。中散大夫或者就由潯陽長遷來。

(七) 試錯轉證并用 試錯之運用，必須有一個條件是已經知道的，但這個條件，有時還不能直接知道。必須用旁的方法補

助。胡母子都在漢景帝的那一年爲博士,已經不能知道。漢書儒林傳說『胡母生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公孫宏傳說:『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胡母生是齊人,公孫宏也是齊人。所以弘受教必在胡母生年老歸齊以後。漢書載公孫宏死於元狩二年,年八十,所以他到景帝元年已經四十五歲,他受教至遲不能過景帝五年,過了此年,便到五十歲,和年四十餘的話不合了。胡母生歸齊,當然是作過幾年博士之後的事情,所以他初作博士,一定在景帝初年。

(八) 關鍵 一件事情,沒有確實年代可考。若能於這事裏邊舉出一個要點和當時的情形相對照,也可要略定出年代。如胡適之以孟勝傳鉅子於田襄子的時候會說:『田襄子賢者也,何憂墨者之絕世也』證明其時墨子已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又如韓非子初見秦篇的作者,很發生問題。胡適之梁任公根據國策,並且說出很充足的理由,認爲這決不是韓非的話而是張儀的話。王先慎等又根據本書,並且舉了許多篇裏面張儀死後的話,以爲決不會出於張儀之口,本書將這篇收入是不錯的。其實這兩種說法全是不對的。我看出裏面的關鍵,全在「大王」二字。本篇內連五次稱「大王」,可見是對秦王面說的話了。又考本篇內所載那「大王」的事,都是秦昭王時的事情,可以知道大王就是秦昭王。本篇最後提到邯鄲解圍,所以知道這篇是秦昭王晚年時候的作品,既非張儀,亦非韓非,乃是出於第三者之手。又如商君書徠民篇,載有商君死後長平之戰的話,所以胡適之疑爲後人僞造。我以為這篇不是商君所作,是毫無問題的,但也不是後人僞託商鞅而作。乃是一篇說客上秦王書,被編商君書的糊塗拉入。裏面的關鍵,全在『今三晉不勝秦四世矣』一句話,這完

全是叙當時情形的口氣。秦四世強盛，正在秦昭王時，所以荀子書中常有『秦四世強盛』的話。我們由此可以斷定這篇是秦昭王時的上書。又如晉書夏侯湛傳說湛『泰始中舉賢良中第。』沒有說明是泰始的那一年。但我們知道他和摯虞同時對策，又知道摯虞對策中有「頃日蝕正陽之語」考晉書天文志武帝泰始二年七月丙午及十月丙午俱日蝕。他們對策，當然在這年，他如七年八年九年十年，雖也有日蝕之事，但並非正陽，所以斷定是這年的事情。

(九) 遞推 A事的年代不可考，自然應當先找和A事有關的B事去考查，考得之後，再定A事的年代。已如前面所說。假如B事也不可考，就再找和B事有關的C事先去考查。如此遞推，以得到所考查的事情的年代為止。這種推法，雖不能得到正確年代，各事的先後次序是可以知道的。例如墨子居魯陽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墨子書中載他和魯陽文君談話時，說到孟伯常與季孫紹治魯國之政。我們就考這兩人的年代。知道魯國孟氏自敬子以前，並沒有叫作伯常的，所以他必在敬子之後。敬子的年代又不可考，不得不找和敬子有關的人物來考查。論語記載曾子將死的時候，敬子去看病，可見他死在曾子之後。曾子的死年又不可考。不得不考和曾子有關的事體，小戴記檀弓載曾子弔子夏失明，又說到當年設教西河的事。考史記前四〇七年魏文侯受經子夏，正是子夏設教西河的時候。所以斷定墨子居魯陽，必在前四〇七年之後。

又有A事情已經知道，由A可以推出B事情，又由B可以推出C事情，例如史記秦本紀載涇陽君為質於齊，正在秦昭王六年（前三〇一）齊世家却載湣王二十四年，（前三〇〇年）兩處

的記載，相差一年。田齊世家載湣王二十五年孟嘗君薛文入秦，正在前二九九年，秦本紀載昭王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正在前二九八年，前後也相差一年。我們由當時的地勢看來，知道由秦到齊當中須經過幾個月的工夫。可以推出：由那一國起身，那一國就記他們出發的日子，到了那一國，那一國就記他們到的日子。中間既經過幾個月的工夫，兩端的事情，自然有時分在兩年。所以齊秦的記載不同。更推出司馬遷是直鈔兩史的原文。更推出當時各國的史記，雖然經過秦火，雖沒有完全消滅。

(十) 線索遞推並用 線索的方法，是先立下起點，然後再找和這些起點有關係的事物漸漸附着在上面。或是空間的繼續，或是時間的繼續，都是見諸明文的，但有時這種繼續，並不見明文，須用推論得來。必須用這種方法，例如王勃遊蜀的事情，新唐書本傳只載有『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嶺山，』幾句話，當然沒有法子知道詳細情形。不過他有許多遊蜀的詩文還流傳下來，我們可由此整理出他遊蜀的事情來。我們先就所知道的立下兩個起點，第一入蜀紀行詩序載：『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於蜀。……迨彌月而臻焉。』這是起身的時候。第二，春思賦說：『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九隴河東柳太易，英達君子也，僕從遊焉。』這是到了九隴的時候。先就第一個起點來說，按陳垣二十史朔閏表檢查，癸卯是五月二十六日。再加一個月，就是六月二十六日，已經距七月很近。到了巴蜀，自然先經過劍州，所以有普安建陰題壁之作。再向西南前進，經過許多路程，就到玄武，所以梓州玄武縣福會寺碑有總章二年的話。又有遊玄武山廟序，山廟賦。序說：『吾之生二十載矣』（王勃之生卒，非依舊說，余別有考證）賦說：『秋蔭方積，松柏羣吟，』知道是這年

秋天的事情。再就第二個起點來說，春思賦載『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九隴河東柳太易，英達君子也。僕從遊焉。』知道他這年春天在九隴縣。（今四川彭縣）又按永豐鄉人雜著續編引有夏日仙居歡宴序，是咸亨二年四月的事情，知道他四月還在九隴。九隴的東北是緜州（今緜陽縣）他有緜州北亭羣公宴序說：『既而登臨惜別，驟駕少留。……惆悵北梁……徘徊東道。』可見是北歸時辭行的情形。緜州東北是梓潼，他有梓潼南江汎舟序說：『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韋君……駕舟於江潭。』這也是歸途經過的事情。九隴南邊不遠，就是成都，他一定是由成都來到九隴。所以他有晚秋遊武擔山序（按元和郡縣志，武擔山在成都縣北百二十步）又有九月九日登望鄉台詩（按太平寰宇記，望鄉台在成都縣北九里。）所以他到成都一定在去年九月或九月以前。成都的東北是德陽。德陽的東邊是玄武。但王子安在總章二年已經到了玄武，何以隔了一年的時間才到德陽來？看王子安集知道他到過飛鳥（今中江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梓州（今三台縣）通泉（今射洪縣東南七十里）等處。這些地方，必在此一年遊歷。按由玄武向南的次序看來。知道先到飛鳥，再東到梓州，再南到通泉，再回來由玄武西去。這兩根線索合起來，便得到王勃在巴蜀遊歷的次序如下：至普安，至玄武，至飛鳥，至梓州，至通泉，回玄武，至德陽，至城都，至九隴，至緜州，至梓潼。

（十一）假定 我們考證一件事情，所搜集的各種材料，都已證明是實在的。但有不能講通的地方，只好立下一種假定以求各方面都能完滿解釋，例如老子的年代，很發生問題，先秦的書，多記老子孔子問答的話，史記也記孔子問禮於老子的事，又載李耳

的兒子爲魏將。兩方的記載,都能證明是實在的。但那難講通的地方,就是在中間相隔一百多年,我們只好先假定老子和李耳是兩人,然後用這種假定解釋各方,若各方都能適合,這假定便有存在的價值了。(詳見余所著周秦諸子考)這種方法,用的時候,有三個步驟,第一,要詳看疑點的所在。第二,要精審史料,看看有沒有僞的材料在內。第三,要合理的解釋。沒有第一步,不免把可疑的地方忽略過去,把可靠的地方返倒懷疑起來。事情的真相,從此更不容易明白。如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說:

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吾儕即從漢書本文可以證此事之僞。景十三王傳云:魯恭王以孝景前二年立……廿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則恭王應薨於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則末年安得有恭王?

我以爲孔壁出書的事情,既經劉歆在朝廷中引證,反對他的博士們,也對於此事沒有懷疑的話,可見是來歷分明的。所以我覺得雖可以懷疑此處記載有錯誤,却不應該完全否認此事。我就留心此處的疑點,是在「武帝」二字,先假定武帝爲景帝之訛。覺得各方面都能完滿解釋。後來又發見論衡正說篇載:『孝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知道得書的時候是景帝末,進書的時候是武帝初。這種假定,才有在存的價值。不懷疑這一字的錯誤而懷疑全段,豈不危險!沒有第二步,不免把假的材料攙入,若在真假混雜的材料中設假定,是越鬧越糊塗的。如論語孟子同載陽貨欲見孔子一段事,孟子比論語多了『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幾句話,崔東壁覺得不合,就



假定陽貨和陽虎是兩人。以爲亂魯的是陽虎，爲大夫的是陽貨。但看墨子非儒載『陽貨亂乎魯』可見陽貨陽虎是一人，毫無可疑的，崔氏不肯懷疑孟子的話是順口發出，而輕下假定，所以致誤，沒有第三步，就不免牽強附會，淹沒真情。如老子一事，我們假定他活了二百多歲，也是一種假定，但這是不合理的。

假定是預先想出結果的情形是怎樣，但我們還須尋求各方的事實，以作證明。找得各種事實之後，再推論牠們的原因，看看是否與我們的假定有關，這種關係，可分兩種，一是「必然，」二是「必不然，」必然是有此原因一定有此結果，必不是，有此原因一定無此結果。例如阮籍的鳩賦，我們假定他是爲曹爽兄弟而發，有三方面，可以解釋明白，第一，賦序說：『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因爲曹爽兄弟是嘉平時被殺，所以賦中以嘉平立時，第二，古來有爽鳩氏，所以賦中以「鳩」字影「爽」字。第三，曹爽聞見桓範的話，躊躇一夜終就不能聽從，竟還洛陽，被司馬懿所殺。所以賦中說：『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必不是有此原因一定無此結果。我們把必不然的事情提出，雖不能一定得到必然總可以使研究範圍縮小。如胡適論韓非子初見秦篇說道：

初見秦篇乃是張儀說秦王的話，所以勸秦王攻韓，韓非是韓國的王族，豈有如此不愛國的道理？況且第二篇是存韓，既勸秦王攻韓，又勸他存韓，是決無之事。

這雖不能證明初見秦篇是張儀的話，但否認這篇是韓非所作的理由很充足，所以能使研究的範圍縮小。

#### 第四 思想史料整理法

事實的史料，雖是需要整理，但這種史料，有許多是片斷的，我

們要組織他的系統,也不過是找出時間空間的連續性罷了。惟有思想史的前後因果,却是一個整個的,須要高明的見解去分析組織。證據固然要緊,但推論尤其要緊,所不得不有一種特別組織的方法。

(一) 探原 一派學術的興起,決不是憑空自天上掉下來。無論怎樣天才特出的人,總不能不受社會的影響,不承前人的餘緒,憑空創出一派學術。我們細細考查,一定可以考出這是一層一層的湊合,一步一步的演進而成的。取成的時候,是一人獨享大名,造因的時候,不知道要絞過多少埋名英雄的腦汁哩。分兩段叙明如下:

(一) 大環境 我們考查一個學者的大環境,就是想要充分了解他所處的時代的社會情形。因為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生存,言語行動,都是受之於社會的。研究學術,當然也不能不受環境的影響。這種環境,包函社會的風尚,政治的變遷。但我們觀察的時候,切不要為歷史家瞞過。歷史家所記載的,不過是表面的變化而已,我們須要細細的分析才可以看出一時代的情形,有的是軀殼的,有的是實質的。實質是不斷的變化,軀殼却很不容易一時變動的。例如春秋時代魯國的政治,實質上早已完全操在三家的手中。軀殼上仍是魯君在位。所以實際有關社會的,是三家的魯國,並不是魯君的魯國。我們再看漢宣帝的提倡儒術,招集學者討論經的異同,多立博士,增加博士弟子員。似乎是很提倡儒術了。但看實質是怎樣呢,漢書元帝紀說:

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輝蓋寬饒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又如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等不能合作。現在的人，都以為是思想新舊的不同。其實也不過是地域觀念封建思想而已。試看那些變新法的人物。

王安石（江西臨川人）曾布（江西南豐人）王韶（江西德安人）陳升之（福建建陽人）章惇（福建浦城人）呂惠卿（福建晉江人）蔡京（福建仙遊人）蔡確（福建晉江人）

再看：

陳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何云？』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再看：

治平中，邵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至，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數年當有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也。』

可以看出當時南北人相忌的心理了。我們不明白當時的確實環境，而專就軀殼來批評學術發生的關係，是很難正確的。大環境之中，影響學術思想最利害的，共有兩種。

（a）風尚 各時代都有特殊的風尚。很顯然的對於一種學問，特別有興趣。例如宋代學者，對於宇宙問題的研究，特別有

興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是無論怎樣天才特出的人，提出問題，是可以的。至於根本解決問題，却非時代允許不可。哲學的問題是這樣，科學的問題，更是這樣。在前代天文學的精妙理論，是可以提出的。但想根本解決，却非待望遠鏡發明不可了。宋代朱熹講格物致知，主張格盡天地萬物之理。我們且看他怎樣格法，他說：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

又說：

常見高山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士，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看他觀察何常不敏銳，提出的問題，何常不切要，但是格盡天地萬物之理，談何容易。所以終為環境所限，不能達到目的，只好將範圍縮小，改為讀盡天下之書了。因為同在一個大環境限制之下，所以各派的思想，色彩雖然不同，氣象却是一樣的。例如儒墨兩家思想雖然根本不同，但看他們的氣象：論語子張篇子貢形容孔子道：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淮南子秦族訓說：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可以知道春秋末戰國初時的一般學者，是想用人格的感化

力以感化世人的。但是到了戰國中葉以後就不然了。孟子滕文公下載：

公孫丑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謂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

其餘如同時的惠施告子談天衍雕龍詭都是很喜歡和人家辯難的。可以知道戰國自中葉以後的學者，都是喜歡用學術的理解力以曉喻世人的。至於初期的孔子，即便遇着辯難的機會，也不過罵幾聲『是故惡夫佞者；』或是『以杖叩其脛』或是『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以表示其憤慨罷了。又如孔墨對於政治的主張雖然不同，但看他們的氣象，確是一個時代的。如韓非子難三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政夫子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又如墨子魯問載：

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烹音湛洏，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

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學者，對於政治是沒有具體計畫的。他們對於政治的改革，也不過觀察現代的弊病而加以修正罷了。到了下一期的學者就不然了。他們對於政治是有確實目的的，他們有具體的計劃去作成一個理想的國。如商鞅申不害都按照自己的理想作成一個強國。孟子所到的國，無論那國家情形怎樣，總是勸他們行仁政。

(b) 地域 研究一派學術，更應當研究牠的策源地和發展最盛的區域。例如我們研究漢代的思想，便應當注意西漢人才何以多出於東海一帶；東漢人才何以多出於南陽汝南一帶。這便不得不在地域方面着意了。東海一帶，是鄒魯的舊地。鄒魯是儒家思想的策源地，東海蘭陵，又是荀卿的歸宿之鄉。先賢的流風遺澤，容易引起後人的模仿，近水樓台，自然是先受影響了。況且戰國時代的戰爭，最激烈的地方，是在河南一帶。山東南部，很少見到兵戈。到了戰國末年，別國人民，都是成千成萬的死傷，而齊國却守局外中立四十餘年，所以現在的山東一帶的文化，不受摧殘，得以從容發展。根深蒂固，雖有短時間的禁學，影響並不甚大。到了天下太平，自然就會發展出來。所以西漢一帶的經學大師，多出在齊魯一帶。而東海是雙層的關係，人才也因此特別多。後漢光武中興，起自南陽。建都洛陽，以南陽爲南都。南陽本是漢朝的五大都市之一，五大都市就是長安，洛陽，宛，一即南陽，臨淄，邯鄲，居南北交通的要衝，又經東漢朝廷加意經營，所以物產豐富，（觀張平子南都賦可知）人口殷盛。當時位於河南南部互相毗連的南陽汝南兩郡的人口，竟可以當三國時代的魏蜀兩國。（據永和年間的調查，南陽戶五十四萬有餘，汝南戶四十四萬四千有餘。而據三國末景元年間的調查，魏蜀兩國的人民，也

不過九十餘萬戶。)所以東漢的人才,多集中於此地。

(2) 小環境 小環境對於一個學者的出發點,是很有關係的。往往一個學者的大有成就,在大環境中實在找不出原因。一般人就要驚爲突然而起。其實若將他的小環境一查,覺得毫不足奇的。我們知道當全國混亂的時候,人民流離轉徙,似乎沒有求學的機會。但當時儘可有一片安樂土,利於學者研究學問。國家的教育儘可不良,但他也許有良好的家庭。使他立下很好的根基。日後就是受着大的惡環境的薰陶。也很難使他轉移方向。當時的文物,儘可缺乏,但他的小環境,也許有豐富的圖書。例如魏朝王弼,不過活了二十四歲,但他的成就,他的影響,很可以在中國學術史上,占一個重要的位置。我們一定要驚訝,這是天才特出的人,非平常的人力可以達到的。其實那有這樣一回事呢?我們試考他學問所以成熟之早的原因。魏志王粲傳說:

王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邕曰  
『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  
之。』

鍾會傳注說:

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魏諷  
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王弼之父。)

列子序說:

正宗(王宏)輔嗣(王弼)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  
宣(王粲)家書,幾將萬卷」

他生在這樣圖書豐富的家庭中,無怪乎學問成熟要早。這是大環境所不能解釋的。

(3) 師承 環境方面的研究,是爲一件事求一個理性的

因。但問題的提出,和進行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是由於歷史的積因,而不是理性所能解決的。例如六朝時代的佛教盛行,我們求當時理性的因,只能說:因為六朝人感覺人生艱苦太大,所以佛教很應時代的需要。但當時的佛教輸入不輸入是很有關係的,假使佛教不輸入,一定不會有佛教的種種問題提出。所以研究一件事情的起因,更應當就事情本身推究。這就是研究他的師承。

(a) 間接 一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必是由一個人提出,往往是由許多人討論,到後來才有一個出來集其大成。例如公孫龍的「白馬非馬」本是戰國時代共同討論的問題,經過許多的演進而來,不只公孫龍一人的思想。戰國趙策二載:

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

可見白馬非馬是刑名之家共同討論的問題不能指定是那一個人的思想。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又說: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藉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這種話在當時不過是一種寓言,本沒有一定的主人翁,此處用兒說的名子代表。到漢代就歸到公孫龍身上。桓譚新論引前人的記載道,

公孫龍常爭辯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此處雖歸到公孫龍身上,不過借此說明虛言難以奪實,仍是寓言的體裁,到後來更演為:



公孫龍度關，關吏禁曰：「馬不得過。」公孫龍曰：「我馬白非馬。」遂過。

劉向別錄也載：

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

於是由寓言變爲實事，乘白馬過關一事，儼然成了白馬論的序文。公孫龍作白馬論的傳說，竟坐實了？我們由此可以知道研究一個問題，細細推求牠的來源，一定可以得到許多的埋名英雄。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是經學的一大判案。但我們要詳細考查他的師承，才知道自宋代的吳棫已開其端，以後經過朱熹蔡沈吳澄梅騫郝敬諸人的討論，到了閻百詩不過集其大成罷了。又如清朝的學者，很對於宋學加以攻擊，自稱爲漢學，但他們受影響最深的還是宋學。章學誠說：

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

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爲勉齋（黃幹）九峰（蔡沈），再傳而爲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爲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四傳而爲潛溪（宋濂），五傳而爲寧人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之流也。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流，又嗣其音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歷而貶羲和也。

(b) 直接 以上所說間接的影響,不過是繼續前人的著述而發揮的。還有直接的影響,就是師生的關係。讀了顏習齋的言論,不曉得他和吳洞雲的關係,必要驚為崛起。但平常人對於一個學者的先進,往往不甚注意。即便注意,也不過漫不經意的說一句受教於某人罷了。不知道我們若僅求知道他受教於某人還不要緊,若是想知道他怎樣受教,先進何以這樣教他,那就非研究這位先進的身世不可了。例如我們研究孔門弟子,知道冉有子路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張等人都曾受教於孔子。若不研究他們學問的成就,便無須再推求。若再研究他們的成就何以這樣,那就非研究孔子的身世不可了。研究之後,才知道孔子早年和晚年,教授的目的不同,方法也兩樣。早年是有志用世的,所以教授弟子注意身心的修養,治國的才能。養成政治經的人才。子路冉有子貢等人,都是這時期的弟子。周遊列國之後,對於國事很灰心,所以專以講學為事,教授弟子,注意典章的考究,學理的研討,所以養成一般學者,子游子夏曾子,都是這時期的弟子。(詳見周秦諸子考)若是僅僅知道他們受教於聖人,有什麼用處呢?

(二) 分流 一派學術的出世,決不能一成不變的。有的外貌雖然不同,而實在是由于一個系統下來。有的外貌雖然沒有改動,內容早已變化。研究思想史的,最應當注意這個前後轉變的過程。

(1) 本派之轉變, 我們研究學術,須要注意,不但一派學術是轉變不息的。即便一個人的思想,也是時常變化。因為時常變化,所以前後的先解,有時不能一致,朱子若死在中年,也不過是一個陸象山而已。我們因此可以知道,因為一派思想前後衝突而定真偽下褒貶,是大錯的。且舉莊子書中所討論的「無用之用」

一個問題爲例。人間世載：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匠石曰：『……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樞，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這段極力形容木材的無用，因爲無用，人類對牠沒有需要，所以不加採伐，才能長很大。借此作哲學的立腳點，立論是很粗淺的。再看外篇山木，就比較精密。這篇首段用「木」和「雁」作比喻，說明「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和人間世所說的一樣。又添出一段「雁以不材死」以作故意問難。弟子問他對這兩種事情的意見，他是處於才還是處於不才。他答道：

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

這段提出的問題，若用前段的意思來解釋，本可以說：「雁雖不材，他的肉還有用。不免於死，仍是爲材所累。」但這種說法，終是淺陋的。此處却以爲木和雁無論有用無用，都是生殺之權操之人手，還不能完全免除外物的加害。所以不用那種粗淺的解釋，而由被動的變爲主動的。由「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進到「物物而不物於物」很可以看出思想發展的程序。再看雜篇外物說：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

則側足而墊之至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

到此便有哲學的意味了。我們知道因爲時代不同,應時需要的學術,也就隨之轉變。即便十分篤信先生,也不能不受潮流的影響,變更原先的主張。例如孟子是篤信孔子的,但孔子主張尊周室,到了孟子時代,不得不改爲王天下。李燾是信從顏元的,但顏不主張著書,李因爲時代較後,交際較廣,很染上漢學家的風氣,所以著書很多。

2 本派之分裂 我們前面已經研究過,即便一派學術的創始者,繼續研究下去,也不能保持常態。若是傳到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當然更不必說了。各人所攻進的方向,必不能一致,所以學派就要分裂了。所以孔子死後,『儒分爲八』墨子死後,『墨離爲三。』他們走的路程所以不一樣的原因,可以分兩層說明如下:

a) 性格 各人的性格,很難一致。所以雖然同時聽到一種學說,領悟的程度,也不能一樣。研究的結果,自然是分道揚騾了。章學誠文史通義朱陸篇說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沈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書夜,知其意者交相爲功,不知其意交相爲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無之同異也。未流無識,爭相詬訾,與夫勉爲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

這是說各人的性格不同,講學不能不分。但分了之後,還可以互相爲用,更不要互相攻擊。

b) 遭遇 同是一個先生的弟子,他們在外面所接觸的人

物,必不能一樣。他們的先生死後,也許又從旁的先生,各人的方向,不免要轉變了。例如孟子載:『陳良之徒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這是『師死而遂背之。』劉子心隱載:『少正卯講學,孔門的弟子三盈三虛。更是先生未死,就要想叛去了。又有和先生分手以後,各人所處的環境不一樣,他們所走的方向,自然也不能一致了。

### (三) 表解

用文字敘述學術的派別,有時因為頭緒太繁,不容易敘述清楚。並且文字用的太多,容易使人誤解。表解的用處,就是幫助文字的能力所不及,簡省字數,並且可以使讀者一目了然。分五類敘述如下:

(1) 年表 一類事情,並不在同一時間發現,又不在同一地方記載,我們最好是將他們分別考證,排成年表。以便讀者閱覽,以便史料的蒐集。

(a) 事情 我們若想研究學術上的事情,將牠們排成年表,應當先分出類別,然後依類蒐集,現在舉顧頡剛先生的中國學術年表及說明為例:

#### 學術年表格紙

類別	
年月	
引書 卷葉	
摘	
要	

雜	
記	

標題

公元

表一

類別 古物的發見

年 月	晉武帝太康二年辛丑
引書卷頁	晉書卷五十一,頁十七,東晉傳,汲古閣本。
	<p>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家, (或云安釐王家。) 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 (13篇) 易經 (2) 公孫段 (2) 師春 (1) 預語 (1) 穆天子傳 (5) …… 武帝, 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 尋考指歸, 而以今文寫之。</p>
	<p>按晉書武帝本紀作『咸寧五年 (279) 十月戊寅荀勗傳又以為『咸寧初 (275)』, 而東晉傳乃云太康二年 (281) 相距三年至七年, 何也? 以東晉傳記載較詳, 故依之。</p>

標 題 汲冢竹書之發現

公元 282

表二

類別	雕刻
----	----

年月	
引書卷頁	<u>瞿兌之大同雲岡石窟詳記</u> 鈔本
摘要	<u>興安二年始鑿雲岡石窟山西大同城西30里之武州山</u> ,建築人為 <u>釋曇曜</u> ,以帝命總持其事,而胡僧 <u>難提</u> 等數人助其成。佛像高者70尺次60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今存38洞
雜記	據 <u>魏書釋老志</u> 等

標題	雲岡造像
----	------

公元	453—499
----	---------

(b) 個人 蒐集個人的事蹟,類別不必注重。最好將他一生所作的事情,各個年代考清,再按先後的次序,排在一起,便成了一個人的年表。蒐集史料,與前表大致相同,(但標題則不需要)表格如下:

人物	
----	--

年月	
引書卷頁	

事蹟	
備考	

公元	
----	--

舉例如下:

人物	<u>王充</u>
----	-----------

年月	<u>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年甲辰</u>
引書	<u>後漢書王充傳</u>
事蹟	<u>王充</u> 到 <u>洛陽</u> ,受業太學,師事 <u>班彪</u> ……………家貧無書,常游 <u>洛陽</u> 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備考	按 <u>後漢書班固傳</u> 注載“ <u>固</u> 年十三, <u>充</u> 見之,附其背謂 <u>彪</u> 曰……………” <u>班固</u> 至此年爲十三歲,則 <u>王充</u> 此年當在 <u>洛陽</u> 也。

公元	44
----	----

以上舉的例子,不過爲蒐集的時候便利起見。到了蒐集完了的時候,可以照下面的樣子一直寫下去。

東漢光武建武二十年甲辰 (四四)

王充到洛陽……………

……………後漢書王充傳



## 按後漢書……

不過學術史上的材料,不一定都有年代可考。並且有許多材料,雖然很有疑問,但是關係非常重要,並且會引起過許多人的討論,又沒有再確實的材料可以代替。若不載入,不但讀者疑心我們疏略,並且把一時代的重大問題,因為體例的限制,輕輕放過,也不是盡善盡美的法子,所不得不另設一個制表的格式,下面舉例說明。

紀元		學者事蹟				出處	備考	史事
朝代	西元	確定者	約略者	假定者	待證者			

## 用法說明

一,此表分爲紀元,學者事蹟,出處,備考,史事五欄。

一,紀元欄分爲朝代紀元和西元兩項。但遇割據時代,(如東周南北朝五代之類)得臨時加入地方君主的紀元一項。

一,學者事蹟欄裏面可分爲確定者,約略者,假定者,待證者,四項。凡一種事蹟,古書已有記載而毫無疑點,或本人事蹟雖無有明文記載,而由旁的事蹟裏面可以證明是很確實的,(如由轉證考察而得者)都放在第一項。一種事情,不能考出確實的年代,但可約略考出在最小年代範圍之中(如由剩餘或範圍法考證而得者)都放在第二項。一種事情,證據不十分充足,但按情理推來,覺得放在某一年於各方面都能完滿解釋的,(如由假定法考証而得者)都歸入第三項。一種事情,詳細年代,古書雖有明文記載,但裏面頗有疑難,或者出于很後人的追記,確否不可知,都放在第四項。

一，各項事蹟的原文，取材於何種書籍，都在出處欄內注明。又用 (a) (b) (c) (d) 四個字母以代表上面四項。

一，學者事蹟欄內的各項事蹟，有由考證而得的，或各書記載不同的，都在備考欄內注明。也用(a) (b) (c) (d)四個字母代替那四項。但有時須引原文而原文過長的，可以寫在表的後面。

一，凡有關於本欄人物的考查或有關於當時時局的事蹟，都放在史事欄裏面。

例如

紀元		學者事蹟				出處	備考	史事
朝代	西元	確定者	約略者	假定者	待證者			
漢高祖五年	前二二〇			田何徙關中		(c) 漢書儒林傳	(c) 是年徙諸侯王子關中，則何之徙，亦當在此年	是歲漢初統一
六年	前二〇一	劉交為王，申至楚	伏生尚教齊之間			(a) 漢書楚元王傳 (b) 漢書儒林傳	(b) 是年初定天下，則伏生授書，當在此年	
武帝元鼎二年	前一五							起柏梁臺城始通西域
元封三年	前一〇八				武帝及羣臣方等柏梁詩	(d) 三輔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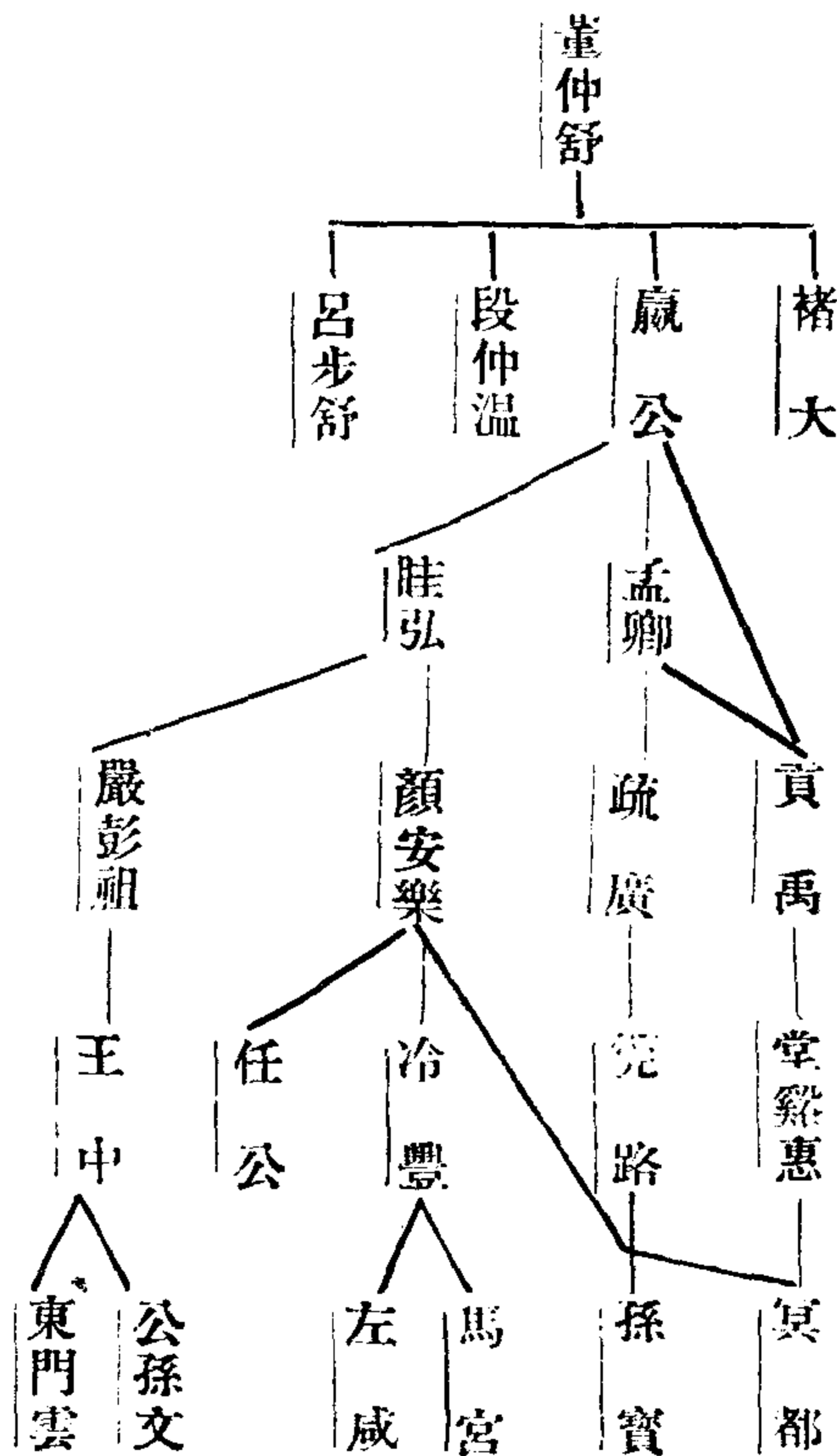
(2) 學者傳授表 此表可以說明學者傳授的次第，書法與家世系統表很相像。制表的時候有三條規則如下：

- 一，有直接師生關係的都用實綫（——）連接起來。
- 一，當中傳授人物有缺略者，都用虛綫（……）連接起來。
- 一，僅知道 B 學者在 A 學者之後而傳授系統不明的，就將 B 放在 A 的下面當中不用綫連接。 假設知道 A B 同時，就將二者並排。

例一

春秋傳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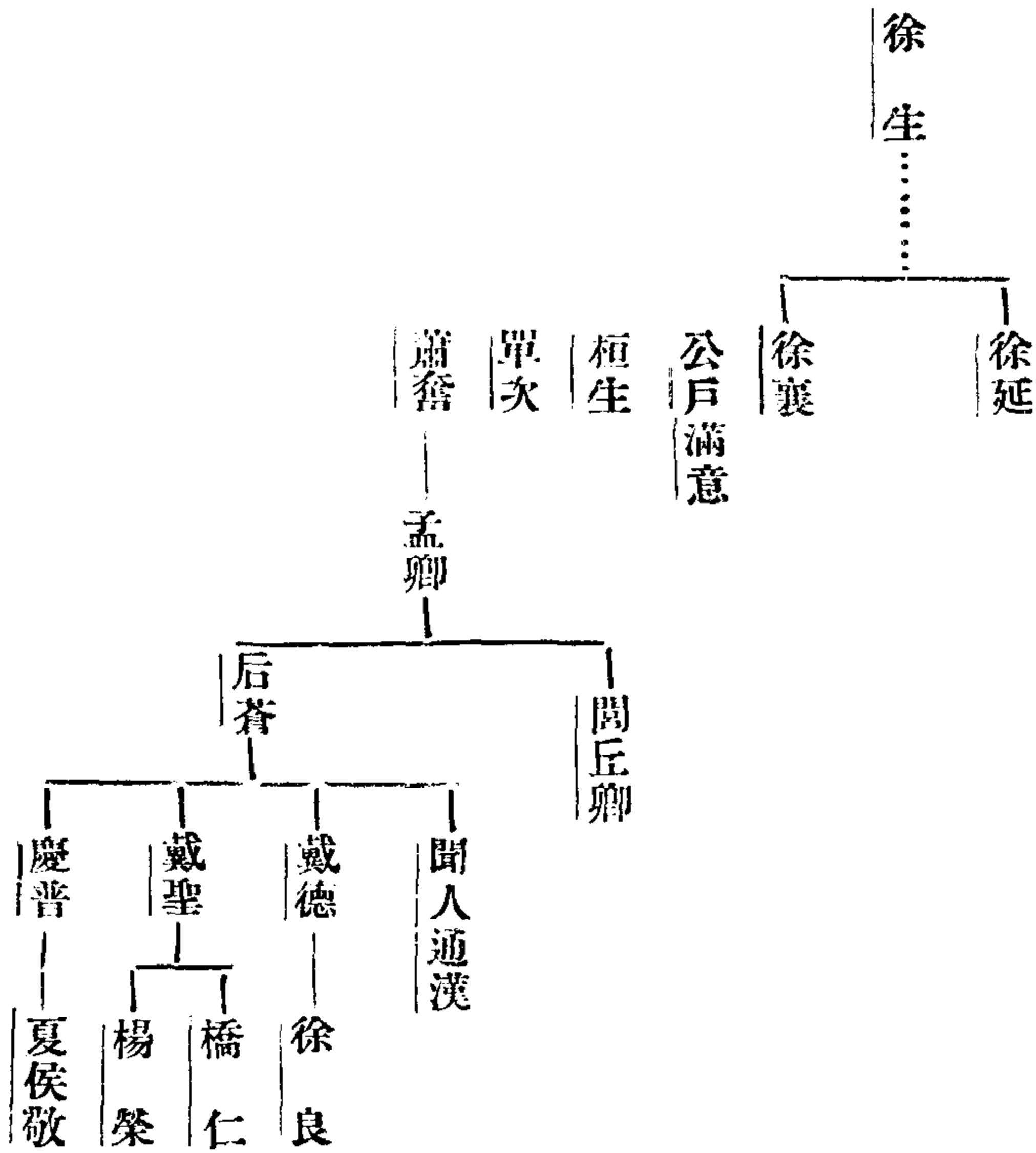
公羊氏 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敢——公羊壽  
 ——胡母子都



胡母子都——公孫宏

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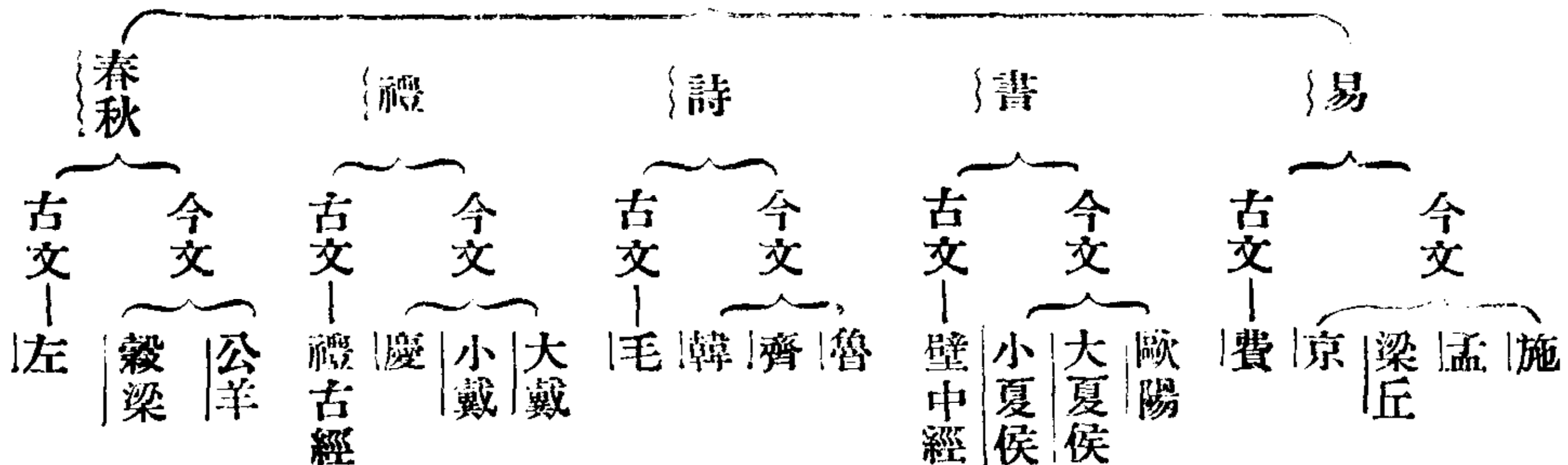
禮傳授表



(a) 學術系統表 此表乃是將一時代或一派學術總合在一起。可以幫助觀者對於學術的情形得個大概的觀念。

西漢經學分類表

經學



(4) 學術說明表 此表在分析一派學術的內容,所以各部分的特點,必須提出來列在表裏面,表式如下:

	一 種 學 術				
	A 部 分	B 部 分	C 部 分	D 部 分	.....
性 質					

舉例如下:

	墨家思想分析表			
	政治方面	社會方面	宗教方面	.....
性 質	尚賢尚同	非樂節用	明鬼非命	

(5) 學術異同表 此表在將兩派或兩派以上的學術特點舉出來,用表排列出他們的優劣異同點來。

問 題	A 派主張	B 派主張	C 派主張	.....	異 同

舉例如下:

儒墨道三家異同表

問 題	儒家主張	道家主張	墨家主張	異 同
命之有無	有命	命定	非命	道儒同墨異
家庭問題	愛有等差	無親戚上下	兼愛	三家各異
政治問題	賢人政治	無爲而治	尚賢	儒墨同道異

#### (四) 估價

把一派學術的事蹟，已經考察清楚，我們便要開始批評牠在學術史上的地位，牠的缺點，牠的劣點，可以使人充分明瞭。這便是估價。

(1) 地位 一個學者，在當時學術界的地位，未必和後人設想得一樣。有時一個學者在當時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後人覺得他似乎不足輕重。一個人在當時的地位非常低，但後人覺得他非常的聲勢喧赫。所以我們要知道一個學者在歷史上的價值如何，必須知道他在當時的地位。例如戰國時代的公孫龍，後人稱他為名家大師，覺得他的地位，在當時非常重要。但我要考證他在當時確實的地位，莊子天下篇說：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中，麻物之意，（以下列舉十五事）……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以下列舉二十一事）……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祇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看曉辯者的話，可知惠施是這些辯者中間的先覺，所以惠施『自以為最賢』。惠施以十五事曉辯者，辯者以二十一事和惠施應對。公孫龍就是辯者中間的人物。他的地位，並不如惠施重要。所以戰國時人批評名家，也以惠施為目標。荀子是反對名家最力的。儒效篇說：

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耻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

其官，萬物得其直，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

不苟篇說：

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鈎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非十二子篇：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不用，多事而寡功。不可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

荀卿反對辯者，全對惠施鄧析而發。沒有一句話說到公孫龍，可見他的地位，不如惠施重要了。到秦漢之間，公孫龍的地位，漸漸升高，一切辯者所討論的問題，都由惠施移到公孫龍身上。戰國時惠施『以堅白鳴』（見莊子德充符）漢代集公孫龍的書，就有堅白論。公孫龍子一書，竟代替了惠子的五車書，結束了辯者所討論的一切問題。此時的人，只曉得公孫龍爲名家大師，提不到惠施了。淮南子詮言訓說：

公孫龍榮於辭而賈名，鄧析巧變而亂法。

齊俗訓說：

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

王充論衡案書篇說：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折言剖辭，務曲折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

可以看出他們兩個人的地位昇降的情形了。一個學者在學術上的地位，須要經過這樣考察，才算正確。

1)優點及劣點 批評一派學術的優劣點，很容易陷入主

---

觀的錯誤。我們爲審慎起見，提出三個標準點。第一，看牠是否能夠認清時代。第二，看牠是否對於學術上有貢獻。二，看牠是否有論理上的錯誤。



# 北音入聲演變考

## 白滌洲

### 目 錄

- (一) 緒論
- (二) 北音區域與入聲定義
- (三) 用書釋略
- (四) 現代北音入聲情形
- (五) 北音入聲之演變

### (一)

歷來中國研究聲韻的人常有一種偏見，就是喜歡考求古音，忽略近代方音。考求古音本來自有其價值，原不可隨便疵議；但（一）考求古音而忽略了“空間”“時間”的觀念，把“地方千里”“時逾百載”的材料冶爲一爐，考訂成一組音韻；（二）考求古音而輕視近代音，以爲唐宋以後的語音全無價值，不必注意，只著眼在古韻的分部；這就是偏見了。譬如根據詩經的叶韻來考求周音，方法是不错的；但論地域則十五國風東起齊魯，西迄秦隴，南達荆楚，北至燕晉，方圓有幾千里；論時間則自商頌迄陳風（依今文家說）至少是三四百年；這樣大的區域，這樣長的時間，若說語言沒有區別，聲音未生變化，那是一定不會的。據這麼龐雜的材料，考訂成一組音韻，其可靠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論到輕

---

視近代音，尤其可笑。一般聲韻學家，只注意研究周秦古音，把廣韻集韻，都不過看作證明古音的參攷，並沒認牠們是記載唐宋聲音的，從而考訂一下唐宋的聲音。等而下之，到了中原音韻，竟收到四庫提要的集部詞曲類，連與其他韻書一同收入經部小學類，都不配，簡直不承認牠是韻書了。我們翻一翻討論聲韻問題的書籍，只見古韻分部的言論，不見近代聲韻的研究，就可證明這種可笑的偏見。然而這種偏見我們也不便過于責備，因為彼此的態度根本不同。從前研究聲韻的人是以研究聲韻為手段，目的在藉以研究經書；我們現在研究聲韻的目的却在考求出某個時代某處地方的聲韻真像。目標既然不同，觀點自有差異，我們不應遵守前人的成規，汲汲于古韻分部的推敲，我們應當轉換方向，把各時期，各區域的聲韻，分別考究一番，一一弄個清楚。

不過，談何容易！考求周秦漢魏的聲音，只有些韻文材料可作根據，研究上固感困難，而考求隋唐以後的各時代的聲音，也不見得容易。有人以為有了韻書以後，研究的材料方便多多；如同依據廣韻來研究隋唐音，依據集韻來研究宋音，依據洪武正韻來研究明音，都有了一定的對象——即使更取韻文作參攷也豐富得多了。殊不知事實上不然。第一，自從切韻廣韻集韻……以迄洪武正韻，沒有一部是單純記下了某一時代，某一區域的聲音，表出了“空間”“時間”的階段。他們都是沿襲修正的；把前一代的韻書作根據，修正些過于“不合時宜”的聲音，增入些“當時通行”的俗字。惟其增補，便難一致；既是修正，便不澈底。由他們的始祖切韻，就包括了“古今方國”之音，等而下之，雖由二百〇六韻變成一百〇六韻，（洪武正韻更減為七十六韻）形式上修正甚多，然而細究起來，總是拖泥帶水，既有時音，也有古音；既採

南音，也取北音，終不是純粹有時間空間階段的材料。就中只有洪武正韻，號稱“壹以中原雅音爲定”，韻學家也認爲他不是廣韻集韻的同一系統，然而最近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劉文錦君的研究，知道他的聲紐三十一個，也有兼採南北聲音的嫌疑，終不是一地方音的材料。（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第一卷第四期第十九頁。）所以依據這幾部正統的韻書，終難求一時一地的真像。第二，唐宋以降，詩詞流行，韻文的材料誠然加多，然而文化進展，交通方便，語音也因之混雜，文學家所作詩詞，到底用的是某處方言，很難考定。加之有了韻書以後，他們受了多少影響，也就難說。所以材料雖多，選擇辨別上也極須注意。真想把一個時代，一個區域的聲韻真像，研究個清清楚楚，簡直不是一件容易事。

話雖如此，研究聲韻的人，究竟應當一點一滴的作起來，逐漸研求各時期各區域的聲韻真像。多方面找材料，多方面想辦法，一直到完全清楚了爲止。我現在就想作一種嘗試，把北音中入聲研究一番。地域只限北音，時間只限近代，（元明清）材料只限入聲，而目的在看出他六百年來的演變。這樣界限分明，對象單純，攷求起來比較容易一點。

### （一）

所謂北音的區域如何，這是首先應當說明的。依現在情形而論，北音就可以說是國語，一向稱之爲官話。他的勢力，可以通行全國，他的範圍可說是包括遼吉黑冀晉豫魯陝甘諸省。他的區域既佔了這樣大，因地理關係，當然彼此之間有了不少的差異，然而大體上是一致的。若需要舉出一種地方音作代表，則可以舉出北平音。從現在推上六百年，北平音依然有作代表的資格。他的區域，或者要把關外三省除去，只佔有黃河流域幾省。所以

本文裏所謂北音，就是指着黃河流域各省的聲音而言，若要代表，那就是北平音。

當然，所謂北音是“古已有之”的，絕不會自元以後纔有。或者聲韻學家孜孜考求的周秦古音，就正是佔在現在北音的區域。但是我們不把周秦古音包括在內，因為他是隨着時代的遞嬗而南遷的；到了北地聲音有了變化時，他早已往南走去了。我們就把存留在北地的已經生過變化的聲音，叫做北音。

這生過變化的北音自然也不見得從元時開始，漢魏以來也許就在那裡逐漸變化的。但材料不容易得，變化的蹤跡看不出，只好存而不論。所以本文裏所謂北音，不但區域是指着黃河流域而言，時間也只限自元迄現代這六百年間。

也許有人疑惑，在第一段裏我曾對於據詩經研求周音之不分地域與時間表示不滿，何以現在自己研究北音就可以用同樣區域，反把時間延長到六百年？這我自有解釋：（一）我雖把時間延到六百年，却是要看一看他在這麼長時間裏所生的變化，不照古聲韻學家只求出一組聲音。（二）在區域上縱使相同，我們也不妨承認在近代是有統一的可能。因為：（甲）文化發達，交通方便，語言劃一比較容易。（乙）政治統一，不似春秋戰國時的各自為政，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何況情形也微有不同。近代的北音乃是以北平音為標準，逐漸擴充而統一的，並不是北方各地的方音。若問北平音在近六百年來何以有作標準音的資格而能統一北方，乃至於統一全國，其原因大概有二：（一）在政治上，北平自元迄清，地位總是首都，（只明朝洪武有一時都南京，言語上不會有影響）各省人士麇集於此，一方固足以使北平方音容易發生變化，一方北平音也容易流傳到各地；各省官吏士紳，再紛紛以能

說“京話”爲榮，於是無形中牠就養成了標準的資格了。（二）在文學上，元曲盛行，一依北音押韻。其後白話小說流行，又有幾部不朽的小說。這兩種都是普及于民衆的，於是北平音統一了北方，以致于說統一了全國。

入聲就是韻後附有塞聲 P, T, K 的，在古音裏他與陰陽兩聲鼎足而三。我的朋友魏建功先生作古陰陽入三聲攷，（北大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二期）解釋得很明白。這類聲音逐漸演變，便走了三條路。一是保存着原來的面目，如現在閩廣語的入聲。二是把三個聲尾變成一個只附聲門阻的“ʔ”，如現在江浙的入聲。三是聲尾完全消失，分別轉到各聲調中去，如現在北方語。（西南則轉入陽平。）

北音中的入聲聲尾是那個時代消失的？這問題很難答覆。唐代胡曾，戲妻族語不正，作詩一首，（見全唐詩第十二函第八冊諧謔二第六頁）曰：

呼“十”却爲“石”，                喚“針”將作“真”。

忽然雲雨至，                        總道是天“因”。

這分明是在嘲笑陽聲 m, 和 n, 入聲 p, 和 k, 系統之混亂。“十”“石”是入聲，前者聲尾是 p, 後者聲尾是 k; “針”“真”“因”“陰”是陽聲，“針”“陰”聲尾附 m, “真”“因”附 n。彼此讀成一個，可見是混亂了。陽聲之混亂與否，不在本文討論之內，可以不論。入聲聲尾“p”“k”之混，可以證明唐代入聲已有變化。再考胡曾係邵陽人，（今湖南寶慶）作官多在西蜀，可知長江流域的入聲已亂，則北方更不難推測。不過入聲在北音中究竟從那個時代起了變化，到了何時聲尾完全消失，我們一時都無法解決。本文的使命，只在就着已有的材料，把已消失聲尾轉入各聲後的入聲，說明

其又有如何的演變而已。

### (三)

我所採來據爲材料的是些什麼書，現在先一一舉出，加以說明：

一. 中原音韻 元周德清著。書成于元泰定甲子（西一三二四）距今約六百年。原書本爲製曲而作，但確是一部有價值的韻書，因牠完全根據實際的當時語音，不似其他韻書的不免彼此沿襲。共分十九韻，每韻再分陰陽上去四聲，入聲則分派在陽上去三聲裏，隨每聲之後，分別標明“入聲作平聲”“入聲作上聲”“入聲作去聲。”十九韻中有入聲派入的，計“支思”“齊微”“魚模”“皆來”“蕭豪”“歌戈”“家麻”“車遮”“尤候”九韻。我所根據的，就是這一部分材料。用的書，是瞿氏鐵琴銅劍樓影印元本。

二. 中州音韻 元卓從之著。書成年代無考，但必在中原音韻之後。分韻和中原音韻全同，只是平聲不分陰陽，入聲分派也有些差異，而且每音首字之下添了反切，每字之下添了簡單註解。我仍認牠爲元代材料，只是年代靠後些，可以觀其第一步變遷的痕跡。用的書是北京大學石印嘯餘譜本。

這部書的著者和究否是一部獨立的書頗有人疑惑，現在姑舉一說并略爲解釋：

日本人金井保三于其論中原音韻一文中（見東洋學報第三卷第三號）論“中原音韻之本”段，說“中原音韻又稱中州音韻”。他舉的證據凡三：

1. 虞道園序文中稱中州音韻。其說曰：“中原音韻又稱中州音韻，這不但見于虞道園的序文中，明代論詞

的沒有不這樣說的；然而王氏曲錄引錢曾也是園書目認爲是元卓從之作的，這是大有考慮之餘地的。”

2. 中原音韻起例中有云：“逐一字解註中州音韻，見行刊雕。”明明是“州”字。

3. 據起例，既云“逐一字解註中州音韻見行刊雕”而中州音韻恰好是“同音首字記有反切”“每字下註其意義”，所以他推斷就是這本子。不過下邊接着這樣說：“然而從他的字數大增一點來觀察，我相信已失了原形。或者這就是卓從之所作的嗎？”

其實這三點都可以解釋：

1. 虞伯生序文稱中州音韻可認爲誤刊。考元史，虞集謝病歸江西故鄉事在文宗至順三年（西一三三二），序文中有“余昔在朝，以文字爲職。”“余還山中，眊且廢矣。”等句，明是在謝病歸鄉以後之作。中原音韻成書于泰定甲子。（西一三二四）作序時，至少已成書八年，萬不會名稱還有歧異。（周德清自序中明明說“葺成一帙，分爲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韻”）日本人石山福治在攷定中原音韻解說中第二章第五節說“著者周德清初以中州音韻之名先求其前輩虞集爲序，付刻板公諸同好，於此定名爲中原音韻。”這更是隔膜之談。

2. 起例中語，鐵琴銅劍樓本明作“原”字，金井氏所見之本，也是誤刊。

3. 逐一字解註中原音韻既沒出板，我們不能因中州音韻有註解就用來頂替。焉知不是卓從之看見這句話才來作中州音韻的呢！中州音韻本和中原音韻內容差不多，不妨說是抄襲中原音韻而成，但不能說就是中原音韻。金井氏自己也這樣疑惑。

至於何以知道中州音韻不是中原音韻，而且著者是卓從之？這也有三項證據：

1. 王國維曲錄六：“中州音韻一卷，嘯餘譜本，元卓從之撰。嘯餘譜凡例云：‘中州韻，宋太祖時所編，’其說無稽，茲從也是園書目定為卓從之撰。”我更查明趙琦美脉壘館書目有“卓從之中州音韻一本”。兩種書目都說是卓從之撰，自然靠得住些。

2. 考清錢曾也是園藏書目，尚有“卓周合併韻一本”足見中原中州原是周卓分著的兩部書。

3. 中州音韻有反切，有解註，平聲不分陰陽，字的排列也不同，顯然和中原音韻不同。

我認為成書在中原音韻之後，也可舉三項證據：（當然，這三項也可以作為二書絕非一書的證據。）

1. 增加了許多字。我曾把兩書所收的字數數過，其結果如下表：

韻目	中原	中州	相差
東鍾	265	377	112
江陽	362	479	117
支思	171	209	38
齊微	816	1175	359
魚模	624	893	269
皆來	255	379	124
真文	323	485	162
寒山	210	273	63
桓歡	130	169	39



先	天	331	484	153
蕭	豪	579	776	197
歌	戈	259	347	88
家	麻	217	364	147
車	遮	188	315	127
庚	青	402	455	53
尤	侯	322	443	121
侵	諄	132	139	7
監	咸	164	211	47
廉	纖	120	170	50
共	計	5870	8143	2273

中原音韻雖是一部革命的韻書，但和他同系統的書確又在沿襲着他，據牠爲藍本加以修訂了。中原音韻本來只選了些普通字，難免遺漏，中州就替牠增補，共補入二千二百七十三字，佔原書三分之一以上。足見他是在中原之後。

2. 中州音韻雖不注明陰陽，實際上却分清濁；不但平聲，連去聲也如此。如東鍾韻中，平聲前半清聲，中部濁聲，後部清聲，大體上和中原音韻的次序相同。中後部次序稍亂，但清濁絕不相混；如“同”字一系爲“徒龍切”，絕不與通字一系“他隆切”相混，“馮”字系“扶崩切”，絕不與“風”字系“夫崩切”相混。我們知道中原音韻的陽平都是濁平字，可知中州音韻表面上雖不分陰陽平，實質上仍是分的。尤奇者，中原音韻去聲不分陰陽，即不分清濁，中州音韻却把牠分開；如東鍾韻去聲“凍”“動”在中原音韻同讀一音，中州音韻却分爲“多弄切”，“徒弄切”二系；支

思韻去聲“恣”“自”在中原同讀一音，中州却分爲“資四切”，“慈四切”二系。其餘例證甚多，茲不備舉。中原音韻本是一部革命的韻書，純採當時一地的活語音，但中州據牠來修訂增補，却又把南音籬入少許，硬把去聲也分別清濁了。到了明朝的中州全韻，清朝的韻學驪珠，更把上聲也分了陰陽，足徵那時的韻學潮流是兼採古今南北之音，只有中原音韻是一部特出的韻書，大胆的專採一地活語音；但他的晚輩却慢慢的又把牠復古。因此可以知道，中州之把平去分了清濁，正是出在中原之後的證據。

3. 中州支思韻入聲作平聲中，有一“蟲”字，註云叶“詩。”查中原入作平，都是陽平，從沒有陰平；據我下一段的研究，入作陰平乃是後起的趨勢。“蟲”是審母，在中原應與“澁”“瑟”同在上聲，現在歸在陰平，可證中州是在中原之後。

近來，友朋討論，頗疑嘯餘譜本中州音韻並非卓氏的原本。趙蔭棠先生據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發見卓從之著的書名叫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原文見晨報北晨學園廿年一月七日中州音韻源流考）也疑惑嘯餘譜本非卓氏的本（見晨報北晨學園一四〇號答杜憬先生文）因他從註解中發見有抄襲洪武正韻的痕跡。杜憬先生據王驥德曲律中有“余家藏得元燕山卓從之中原音韻類編”之語，也發生兩項疑問：（北晨學園一三七號）

（1）究竟卓韻的原來名稱是什麼？

（2）中州音韻是否卓從之之作？

我想，卓從之之作中州音韻，大約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名稱也許原名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後來把牠減省了幾個字，就成中州音韻了。至於嘯餘譜本是不是卓氏原書的本來面目，我們無從懸揣。好在鐵琴銅劍樓書目中存有此書，現在已經託人設法去抄寫，不

久可以水落石出吧。

### 三. 袁斐軒詞林韻釋 又名詞林要韻。無著者姓名。

共分十九韻，入聲分派三聲，和前兩書情形差不多。相傳是宋詞韻。秦恩夫跋阮元家藏本疑牠是“出于元明之季，謬托南宋初年刊本。”唐肇黃先生再論入聲演化文中（中國史的新頁一百七十四頁）認為出于中原音韻以後。他舉了兩項證據：（1）中原韻目多沿廣韻舊稱，此書則多新造；“音韻較古，故多沿舊目；韻釋新出，故多製新名。”（2）“斥叱敕赤等字，音韻照本書通例，派入上聲；韻釋派入去聲，與書中通例不合，與李氏音鑑所載北音及現代北京音反相合，可見作書者的時代較周氏去現代近得多。趙蔭棠先生袁斐軒詞韻時代考（晨報北晨學園十九年十二月十七十八兩日）認牠為明代洪武正韻以後的東西。也舉了四項證據：（1）書前有校正詩韻韻目，如此書是紹興二年所刊，至少比平水韻在前八九十年兩種韻目，怎能同時並刻？（2）“仁”字下註中用了朱熹的話，若此書果為宋紹興二年刊本，那時朱熹才三歲。（3）註中有抄洪武正韻的地方。（4）韻目換了字面，是明朝的風氣。後來趙先生又考出牠是明陳鐸著，成書於成化年間。（見晨報北晨學園二十年四月一日）

好了，有了這些證據，足證此書是在中原中州兩書之後了。但我還可以補充一項證據：統計此書的入聲字，共是一千五百三十三。比中州多二百五十字，（中州有一千二百八十三字）比中原多七百九十八字，（中原共七百三十五字）增加在一倍以上。歷來韻書，大抵後書抄襲前書，增字，改音，加註。這中原中州詞林韻釋也正如此。故我用牠來代表明代。用的書是粵雅堂叢書本。

四. 等切元聲 清熊士伯著。熊字西牧,江西南昌人,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壬子拔貢生。是書成于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凡十卷。卷六有“雅音入聲訂”將廣韻入聲三十四韻,分成六紐,標列紐等,註明改讀之音。如見紐“穀”“谷”等字之下註“音古”,匣紐“穀”“斛”等字之下註“火模切音胡。”我依據這些材料,看當時入聲分派三聲的情形。原書是我的朋友魏建功先生的,缺前四卷,板本不詳。

五. 音韻清濁鑑 清王祚禎著。成書於康熙六十年(西一七二一。)全書略仿中原音韻,也是將入聲叶作三聲。他是很恭維周德清的。原序云:“偶檢案頭,有周德清中原雅(音字之誤)韻一編,繙閱之下,不覺恍然曰:聲韻之傳,幸不盡墜,賴有此耳。”不過他不滿意周書的“平聲既判陰陽,而上去入聲又皆雜處,且出切取音,亦多舛誤。”所以他“爲之攷得失,別乖陋。”把“齊微析爲機祺,歸微二韻,魚模析爲沽模,居魚二韻,餘皆悉沿周韻。”四庫全書提要對這部書很不敬,批評他是“以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鑑切字玉鑰匙,與周德清中原音韻合爲一書,而以己意竄改之。”又罵他“狃於方音,併四聲爲三,混淆古法,而乃屑屑然區分門目,辨別等次,非今非古,非曲譜,非等韻,莫喻其意將安取。”但我們研究入聲的演變却非常歡迎他“狃於方音,併四聲爲三。”原書自稱析津洛浦居士王祚禎作。析津是舊京兆地方,四庫全書提要則公然說他是大興人。這正是我們最需要的方音。書成於康熙六十年,比等切元聲晚出廿六年,可以說是同一時期的作品。但他比等切元聲中的雅音入聲訂價值大。第一他是北京人,比熊士伯對於讀音上少些隔闕。第二他是大胆地把齊微魚模兩韻各析爲二,確合當地的讀音,很有革新的精神。——等

切元聲凡例云：“舊音用京話，不本等韻，韻既混淆，母亦錯誤。茲據中原音韻等書，一歸等韻，雖無漢字，亦可讀音。”在我們研究北音入聲演變的立場上，是不贊成這種辦法的。我們希望他們盡量採取方音。可惜除中原音韻和李氏音鑑中北音入聲論以外，都不是徹底採取一地方的讀音，總不免拖泥帶水。就連這部音韻清濁鑑，雖然採取方音的胆量，已然很可佩服，我疑心他還不免受歷來韻書的影響，未必純採客觀態度。即如他把影紐讀作上聲，即是翻閱中原音韻等書，略事歸納，便定出“凡入之重濁者叶平，輕清者叶上，半清濁者叶去”（見原書自序）的條例，不知自中原音韻以來，入聲讀作平上去三聲的規則雖是如此，但影紐却是例外，於是他便上了當了。不過究竟他是顧及方音的，多少可以看出一點演變的痕跡，所以我用他和等切元聲，同作清初入聲叶讀三聲的代表。用的書是善樂堂刻本。清華圖書館藏。

六. 韻學驪珠 清沈乘慶著。沈字苑賓，乾隆時人。書前有周昂乾隆五十七年序。（西一七九二）當成于乾隆五十年間。凡例中自云：“專為歌曲者而作，故每韻標明收音，每圈下標明五音及出音，”目的在“向來曲韻，必南從洪武，北問中原，今合南北為一書，且切註明白，易於檢閱。”下卷有入聲十韻：“屋讀”“恤律”“質直”“拍陌”“約略”“曷跋”“豁達”“屑轍。”每系字下注明北叶何音，如“屋”下云：“北叶五，”“谷”下云：“北叶古，”“哭”下云：“北叶苦。”我所依據的，就是這些材料。用的書是嘉慶元年，枕流居鐫本。也是魏建功先生的。

書中凡例又云：“此書以中州韻為底本，而參之以中原韻，洪武韻，更探討於詩韻輯略，佩文韻府，五車韻瑞，韻府羣玉，五音篇海，南北音辨，五方元音，五音指歸，康熙字典，正字通，字彙等書，”這在

我的工作上是不需要的;我只希望他能把當時入聲變讀各聲的實際情形記載下來就夠了。不幸的是他們都喜歡依據韻書參訂修正,不顧實際的情形。所以詞林韻釋代表明代,等切元聲代表清初,韻學驪珠代表清代中葉,本是很好的材料,只因他們不是紀實的,所以反不如李氏音鑑有用些。

七. 李氏音鑑 清李汝珍著。李字松石,大興人,書成于嘉慶庚午。(西一八一〇)卷四第二十五問北音入聲論,列舉入聲八百餘字,註明反切音讀,并分別說明“此以入爲平,此以入爲上,此以入爲去”等等。不受韻書拘束,專記實際讀音,是一部最可寶貴的材料。用的書是掃葉山房刻本。

#### (四)

入聲在現代北音中是一種什麼情形?這是首先應當解決的問題。據我所知道,大抵讀書音都念作去聲,甚至於還故意念得短一點,企圖能合於所謂入聲。口語裡則陰陽上去都有;如“郭”讀陰平,“菊”讀陽平,“尺”讀上聲,“若”讀去聲,是很紛歧的。但這紛歧的情形只限于日常慣用的少數字。若集得字多一點,一一照口語來念,則不但可以看出入聲變讀各聲本有一定的規則,就是常用字的聲調之所以紛歧,也是有其理由的。

爲集合多數字,我曾把廣韻入聲三十四韻中所有音切的字,——即每個聲音的代表字,計六百九十三——按照現在音讀,分成陰,陽,上,去四類。再把每個字原屬某紐,依照陳澧切韻考一一註明。然後把四十一聲類(明微我也分開了)之下,陰陽上去各有若干字,記明數目,列成一表:

聲 紐	聲 調		陰	陽	上	去	共
	數	目					
見	9	25	9	25	9	3	46
溪	7	1	7	1	2	29	39
群		15		15		1	16
疑	1	1	1	1		29	31
端	1	9	1	9	1	2	13
透	3		3		1	10	14
定		9		9		3	12
泥						10	10
知	1	11	1	11		7	19
徹						17	17
澄	2	10	2	10		1	13
娘						15	15
幫	5	3	5	3	3	9	20
滂	5	1	5	1		9	15
並	1	12	1	12		6	19
明						18	18
非	1	3	1	3	2		6
敷		1		1		4	5
奉		5		5			5
微						2	2
照	2	10	2	10			12
穿	1		1		1	10	12

神		4		2	6
審	3	2		6	11
禪	1	5	1		7
莊	1	10	1	2	14
初	1			11	12
床		11			11
山	3			13	16
精	4	16		3	23
清	4			16	20
從	1	18		1	20
心	3	3	2	14	22
邪		4			4
影	7		1	33	41
曉	7	1		36	44
匣		17		10	27
喻				14	14
云				8	8
來	2			23	25
日			1	8	9
共 計	75	207	26	385	693

就表看來,在總數六百九十三字中,去聲佔三百八十五,超過全數二分之一。(佔百分之七十五弱)陽平佔二百零七,也近於全數三分之一的樣子。(佔百分之三十弱)因此,我們知道,現代北音中入聲的分化是走的兩條路:一是陽平,一是去聲。



再把陽平去聲兩欄的數目字依照四十一聲類分析：

佔各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是在陽平的，有：——

見，羣，端，定，知，澄，並，非，奉，照，神，禪，莊，牀，精，從，邪，匣。

佔各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是在去聲的，有：——

溪，疑，透，泥，徹，娘，滂，明，敷，微，穿，審，初，山，清，心，影，曉，喻，云，來，日。

只有幫紐去聲比較佔多數，但尚不及總數二分之一。

茲將各紐的發音狀況，列如下表：

受阻方法	塞聲		塞擦聲		擦聲		鼻聲	邊聲				
清濁	清	濁	清	濁	清	濁	濁	濁	清	濁		
流音	不送氣	送氣		不送氣	送氣							
聲	見	溪	群					疑				
	端	透	定					泥	來			
	知	徹	澄					娘				
	幫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精	清	從	心	邪				
				照	穿	神	審	禪	(日)			
				莊	初	床	山					
紐						曉	匣			影	喻云	
變讀調	陽	去	陽	陽	去	陽	去	陽	去	去	去	
清濁舊稱	正清紐	次清紐	正濁紐	正清紐	次清紐	正濁紐	正清紐	正濁紐	次濁紐	次濁紐	正清紐	次濁紐

據表歸納，可以假設出兩條規則，即

(一) 屬于塞聲和塞擦聲的清聲不送氣各紐或塞聲，塞擦聲和擦

聲的濁聲各紐的入聲字,現在北音中讀陽平。(幫紐暫作例外)

(二)屬于塞聲,塞擦聲的清聲送氣各紐,或擦聲的清紐,鼻聲,邊聲和影喻云各紐的入聲字,現在北音中讀去聲。

用舊清濁之稱簡言之,即

(一)凡屬正清紐正濁紐之入聲字,除擦聲正清紐及影紐外,均讀陽平。

(二)凡屬次清紐次濁紐及正清紐擦聲與影紐之入聲字,均讀去聲。

以上假設的兩條規則,想要確定,就須把由上表看出來的兩條疑問解決:

- 1, 幫紐這例外,究竟是隨着送氣歸到去聲了呢,還是可以不成例外呢?
- 2, 除全濁“羣”“定”等紐歸陽平,次濁“疑”“泥”及正清擦聲“心”“審”等和“影”紐歸去聲,是比較規則,殆無疑義外,其“見”“溪”“端”“透”等紐,或四聲分配得都有,或兩聲的數目字差不多,(如知紐陽平十一字,去聲七字)應當怎樣解釋呢?

爲解決這兩個問題,我曾想把廣韻中所有的入聲字,一一照現在音讀,按聲分類。用意在于字數增多,結果易見。但仔細一想,覺得不妥。廣韻中冷僻難識的字太多。我們對於不認識的字向來有兩種辦法:(一)糶糊一點就依着偏旁讀,(二)認真一點就查查牠的反切,按聲韻變遷的條例讀。這結果也許對於我假設的規則增加一點力量,但實際上却沒什麼用處。翻檢了上述諸韻書,認爲中原音韻和李氏音鑑中北音入聲論所列的入聲

字最爲合用,因爲那些都是普通常用的字,一見就讀得出來,沒有念偏旁或查反切的毛病。把這兩書中的字合在一起,相同的合併,依現在讀音,仍用上述方法,按聲分類。(只把四十一聲類併爲三十六,即把“莊”“初”“床”“山”併入“照”“穿”“神”“審”“禪,”“但“神”仍依習慣用“床”)逐紐記數,就成了下表。(濁紐無問題,從略)

聲 數 調	聲 紐 目																共		
	見	溪	端	透	知	徹	幫	滂	非	敷	照	穿	審	精	清	心		影	曉
陰	19	9	4	6	2	1	12	6	1		8	4	12	10	9	13	11	9	136
陽	57	3	11	1	11		14	3	6		25	2		22	1	6	1	1	164
上	11	3	3	3			7	5	1		3	1	2	1		4	1	4	49
去	5	21	1	12	6	5	15	7	6	3	7	17	36	7	10	30	28	14	230
共	92	36	19	22	19	6	48	21	14	3	43	24	50	40	20	53	41	28	579

細看這表,再把第一表互相參照,可知“見,”“端,”“知,”“照,”“精”各紐的字多讀陽平,“溪,”“透,”“徹,”“敷,”“穿,”“審,”“心,”“影,”“曉”各紐的字多讀去聲,已無疑義。“滂,”“清”兩紐,去聲佔最多數,但陰平只比去聲少一個,也應注意;不過按第一表“滂”“清”都是去聲佔多數,而且此處也是陰平和去聲抗衡,一定是另有原因,(解釋詳後)故仍承認他是歸去聲。至于“幫”“非”兩紐,一個是陽平去聲只差一字,(幫)一個是陽平去聲相等,(非)這也須要注意。不過按第一表上,“非”紐本不成問題,“幫”紐呢,在前表本要視爲例外承認牠是歸去聲的;(總數二十中,陽平佔三,去聲佔九)到此處反不那麼嚴重了。(總數四

十八字中,陽佔十四,去佔十五)所以我認為這兩紐變化的路徑,仍屬陽平,不過幫紐的例外字較多罷了。

幫紐何以例外字多?還是如上文所舉一般人讀字的通病,不認得的字喜歡照偏旁讀的緣故。如“必”讀去聲,於是從必聲的字如泌苾秘等都讀去聲了,此外從敝的弊幣等字,從畢的萑萑韡等字都是這樣。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確定以前假設的兩條規則了。即

- (一)屬于塞聲和塞擦聲的清聲不送氣各紐,或塞聲,塞擦聲,和擦聲的濁聲各紐的入聲字,現在北音讀陽平。
- (二)屬于塞聲和塞擦聲的清聲送氣各紐,或擦聲的清紐,或鼻聲,邊聲和影喻各紐的入聲字,現在北音讀去聲。

倘能記牢這兩條規則,於辨別北音入聲應歸入某個聲調上,很有幫助。為便於讀者計,我更用注音符號來說明。

且先把廣韻六百九十三音切字,用今讀依注音符號聲母分析計數,列為下表:

變聲	讀調	卅六聲紐	今	讀	何	聲	總數	備	註
陽	平	見	ㄍ	18	ㄑ	27	韻 1	46	
去	聲	溪	ㄅ	14	ㄑ	25		39	
陽	平	羣	ㄍ	1	ㄑ	15		16	
去	聲	疑	ㄅ	4			韻 27	31	今讀兀广均消失
陽	平	端	ㄉ	13				13	
去	聲	透	ㄉ	14				14	
陽	平	定	ㄉ	11	ㄉ	1		12	
去	聲	泥	ㄉ	10				10	

陽平	知	ㄓ 19				19	
去聲	徹	ㄒ 17				17	
陽平	澄	ㄓ 13				13	
去聲	娘	ㄒ 15				15	
陽平	幫	ㄅ 20				20	
去聲	滂	ㄆ 15				15	
陽平	並	ㄆ 19				19	
去聲	明	ㄇ 18				18	
陽平	非	ㄈ 6				6	
去聲	敷	ㄈ 5				5	
陽平	奉	ㄈ 5				5	
去聲	微				韻 2	2	
陽平	照	ㄓ 21	ㄒ 4	ㄓ 1		26	莊併入
去聲	穿	ㄒ 20	ㄆ 3	ㄑ 1		24	初併入
陽平	床	ㄓ 7	ㄒ 5	ㄓ 1	ㄆ 4	17	神併入
去聲	審	ㄆ 20	ㄑ 6		韻 1	27	山併入
陽平	禪	ㄓ 1	ㄆ 6			7	
陽平	精	ㄐ 12	ㄓ 11			23	精齊撮今讀ㄓ
去聲	清	ㄑ 10	ㄑ 10			20	清齊撮今讀ㄑ
陽平	從	ㄐ 10	ㄓ 10			20	
去聲	心	ㄑ 10	ㄒ 12			22	心齊撮今讀ㄒ
陽平	邪	ㄒ 4				4	
去聲	曉	ㄒ 16	ㄒ 28			44	

陽平	匣	尸18	丁9			27	
去聲	影	ㄅ1			韻40	41	
去聲	喻				韻22	22	
去聲	來	ㄌ25				25	
去聲	日	日8	ㄗ1			9	共 693

據表,除一二例外外,可得下述三規則:

1. 屬聲母ㄅ,ㄆ,ㄍ,ㄎ,ㄉ,ㄊ之入聲字讀陽平。
2. 屬聲母ㄆ,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及不用聲母之入聲字讀去聲。
3. 屬聲母ㄇ,ㄏ,ㄏ,ㄏ,ㄏ之入聲字,分讀陽平或去聲。(原屬非,奉,匣,床,禪,邪等紐讀陽平,屬敷,曉,心,審,等紐讀去聲)

### (五)

現在進一步討論北音入聲六百年來演變的歷史。

我用的仍是統計方法,把前述幾部韻書中的入聲字,依照原書派入聲調,分聲計算,共得下列七表。先看中原音韻:

中原音韻入聲變讀三聲分紐統計表

聲紐 \ 聲調數目	陽	上	去	共
見	2	53		55
溪		24		24
羣	6		1	7
疑		1	32	33
端		13		13
透	1	18		19

北 音 入 聲 演 變 攷

定	33	1		34
泥			7	7
知		11		11
徹		4		4
澄	23	2		25
娘			5	5
幫	3	27		30
滂		12		12
並	15	1		16
明		1	32	33
非		10		10
敷		1		1
奉	13			13
微			3	3
照		30		30
穿		18		18
牀	14			14
審		33		33
禪	11	1		12
精	6	21		27
清		10		10
從	7			7
心		30		30

邪	9			9
影	1	3	19	23
曉		19		19
匣	35	2	3	40
喻			33	33
來			55	55
日			14	14
共	179	346	204	729

據表,可知初期入聲的變化,非常整齊,三十六紐中只有十二紐有例外,而最多的例外字也不過六個。(有七紐只有一個例外字)變化的路徑,也和現在不一樣。牠是:——

陽平 羣定澄並奉牀禪從邪匣十濁紐

上聲 見溪端透知徹幫滂非敷照穿審精清心曉十七清紐

去聲 疑泥娘明微喻來日八濁紐及影紐

可知那時入聲變化的規則是:一

(一) 清紐除影紐外均讀上聲

(二) 正濁紐讀陽平

(三) 次濁紐及影紐讀去聲

戈順卿詞林正韻發凡中說:“周德清中原音韻列東鍾江陽等十九部,入聲則以之配隸三聲。……………以予推之,入爲瘖音,欲調曼聲,必諧三聲,故凡入聲之正次清音轉上聲,正濁作平,次濁作去,隨音轉協,始有所歸耳。高安雖未明言其理,以予測其大略如此。”可見這推測是對的。

此外有一點應當注意,就是那時入聲沒有變入陰平的。



我們依着時代順序,再看中州音韻的統計結果:

中州音韻入聲變讀三聲分組統計表

數目聲紐 聲調	平	上	去	共
見	8	97		105
溪		58		58
羣	16	3	2	21
疑	5	3	32	40
端	5	27		32
透	3	40		43
定	50	1		51
泥			15	15
知	4	16	1	21
徹	1	8		9
澄	29			29
娘			6	6
幫	11	34	1	46
滂		25	2	27
並	31	2		33
明		1	55	56
非		14		14
敷		2		2
奉	19			19
微			4	4

照	6	43		49
穿	1	27		28
床	19	1		20
審	4	54		58
禪	11	2		13
精	11	41		52
清	1	25		26
從	17	2		19
心	1	57		58
邪	12			12
影	4	31	24	59
曉	7	39		46
匣	54	4	3	61
喻	3		44	47
來			83	83
日			17	17
共	333	657	289	1279

一看就明瞭,牠的入聲分配路徑和中原音韻的一樣;不過時代靠後,字數又加多,便不如中原的變化整齊。如端知照諸紐有變讀陽平的字,已開近來正清讀陽平的先聲;又如澄床從等紐有變讀上聲的字,穿審清心喻等紐有變讀陽平的字,足見變化之逐漸不能規整。試再看詞林韻釋,等切元聲,音韻清濁鑑,韻學驪珠四書中入聲字變讀三聲的統計結果:

詞林韻釋入聲變讀三聲分紐統計表

聲紐 \ 聲調 目	平	上	去	共
見	20	130		150
溪	1	55	2	58
群	12	5	2	19
疑	1	5	48	54
端	11	27		38
透	6	43		49
定	57	3	1	61
泥			11	11
知	2	29		31
徹		13		13
澄	32			32
娘	1		7	8
幫	9	47		56
滂		27		27
並	44	8		52
明			63	63
非		11		11
敷	4	2		6
奉	24	1		25
微			3	3
照	6	53		59

穿		29	5	34
床	18	1		19
審	6	60	2	68
禪	16	3		19
精	26	35		61
清	3	27		30
從	17	4		21
心	17	67		84
邪	12	1		13
影	2	22	42	66
曉	6	32	2	40
匣	63	4	3	70
喻	1	5	54	60
來	1	1	101	103
日			19	19
共	418	750	365	1533

等切元聲入聲讀變三聲分紐統計表

聲紐	聲調數目			
	平	上	去	共
見		207		207
溪	10	83		93
羣	40		3	43
疑	4		91	95
端	7	38		45

透		61		61
定(同)	84			84
泥(娘)	3	8	42	53
照(知)	5	138		143
穿(徹)		72	5	77
牀(澄)	67	9		76
審		65	17	82
禪(誰)	32	1		33
幫	12	69		81
滂		46		46
並(旁)	74			74
明			83	83
非				
敷	14	27		41
奉	30			30
微			7	7
精	4	66		70
清	2	43	12	57
從	50	1		51
心	3	88		91
影	9	51	63	123
曉	14	108	2	124
匣	99	5		104

喻			112	112
來			138	138
日		3	22	25
共	563	1189	597	2349

音 韵 清 濁 鑑 入 聲 變 讀 三 聲 分 紐 統 計 表

聲 紐 \ 聲 調 目	平	上	去	共
見		185		185
溪		87		87
羣	39			39
疑			76	76
端		47		47
透		65		65
定	82			82
泥			18	18
知		45		45
徹		15		15
澄	51			51
娘			9	9
幫		87		87
滂	4	44		48
並	64			64

明			117	117
非		27		27
敷		7		7
奉	33			33
微			8	8
照		82		82
穿		31		31
床	21			21
審	1	91	8	100
禪	39			39
精		59		59
清		43		43
從	39			39
心	1	56	21	78
邪	24			24
影	3	78	5	86
曉	7	78		85
匣	97			97
喻	5		96	101
來			129	129
日			35	35
共	510	1127	522	2159

韻學 珠入聲變讀三聲分紐統計表

聲紐 \ 聲調數目	平	上	去	共
見	8	159	1	168
溪		73		73
羣	23	4	4	31
疑	2	5	56	63
端		43		43
透	6	68		74
定	73	8	1	82
泥	2		22	24
知		39		39
徹	3	15		18
澄	35	2	1	38
娘			12	12
幫	5	65	4	74
滂	2	34	1	37
並	45	8	12	65
明			73	73
非		24		24
敷		4		4
奉	23	1		24
微			4	4



照	2	74	1	77
穿		42		42
床	20	3		23
審		62		62
禪	18	4		22
精	8	61	1	70
清		28		28
從	25	2		27
心		87		87
邪	13	1		14
影	1	79	21	101
曉	3	73		76
匣	70	20	6	96
喻	1	1	78	80
來	1		119	120
日			20	20
共	389	1089	437	1915

統觀四表,可知截至韻學驪珠時代爲止,(約五百年間)入聲的變讀仍是陽平,上聲,去聲三條路,沒有什麼大變動。等切元聲卷七全韻定例,關於入聲讀如平上去的規則是這樣分配:

讀如平 羣匣同(定)旁(並)奉從象(邪)澄(床)誰  
(禪)等紐

讀如上 見溪曉影端透幫敷精清心照穿審等紐

讀如去 疑喻泥明微來日等紐

這宛然是元時的現象。不過中原音韻以下的韻書，都是據前書修正，很少重視實際情形，韻學驪珠中的入聲變化，反比詞林韻釋還規則，便是極好的例子，所以這情形不盡可靠。等切元聲音韻清濁鑑兩書影紐讀上，也不是實際情形，因為前後都讀去聲，單單在清初讀上聲，萬無此理。大約是上了自定條例的當。不過音韻清濁鑑審心兩紐讀去，足徵次清紐改讀去聲，清初已有此趨勢，並不自李氏音鑑始。可惜王氏不見得是純依客觀記錄，使我們不敢盡信。但我們相信，入聲在明清間，依然不斷的在變化，不過情形既不太顯著，韻書上又沒忠實的記載，所以只能在幾部韻書中所謂“字裏行間”看出一點消息。一直到李氏音鑑北音入聲論，纔看出第二次的大變動，知道入聲變讀平上去三聲以後，又生了變動了。且看統計李氏音鑑的結果：

李氏音鑑入聲變讀三聲分紐統計表

聲調 數目 聲紐	陰	陽	上	去	共
見	18	46	11	3	78
溪	11	1	3	15	30
羣	1	11		1	13
疑	2	1		18	21
端	3	8	2	1	14
透	6	2	3	5	16
定	1	27		5	33
泥	1			6	7
知	2	11		1	14

徹	1			3	4
澄	2	19		1	22
娘				5	5
幫	9	14	8	9	40
滂	6	3	5	6	20
並	3	12		4	19
明	1	1		27	29
非	1	7	1	5	14
敷				3	3
奉		13			13
微				3	3
照	9	15	2	3	29
穿	7	3	1	7	18
床		11		4	15
審	12	3		26	41
禪		12			12
精	8	20	1	3	32
清	8	1		6	15
從		10		1	11
心	11	8	3	20	42
邪		5		3	8
影	15	3		14	32
曉	10	2	3	9	24

匣		26	2	13	41
喻	2			38	40
來	2			46	48
日				9	9
共	152	295	45	323	815

據表,可知五百年來,濁紐簡直毫無變動,依然是“羣”“定”等紐讀陽平,“疑”“泥”等紐讀去聲。清紐却大大的起了變化,幾乎全由上聲裏跑出來,分別走到陰平陽平去聲三條路裏去。那情形,和現在一樣,“見”“端”“知”等不送氣各紐讀陽平,“溪”“透”“徹”等送氣各紐讀去聲。至于陰平,則各紐都有,是一種新興的趨勢,在李氏音鑑以前沒有的。爲一目瞭然計,再把七表中的清紐提出來,彙爲一表:

看表可知中原音韻時代清紐入聲均讀上聲,自中州音韻以下便有了改讀陽平去聲的醞釀,到了李氏音鑑,公然改爲陽平去聲兩讀,而且又加了讀爲陰平的一種趨勢。李氏音鑑仍有讀爲上聲的,(一直到現在也有)自然是殘留的遺跡了。

爲比較正確,我更把六部書中清紐共有的字,挑檢出來,按原記聲調,分紐彙列一表,依現在讀音,附列“今讀”一欄,算一算六百年來入聲變化的總賬。可惜字數太少(只有二百三十五字)未必十分可靠,但大致情形,是可以看得出的。

「附言」音韻清濁鑑是我的朋友羅莘田先生介紹給我的。我看到這部書時,全文已經在付印了。旁的文字修改還容易,單是這張表修改起來牽動全體數目,要費幾天功夫,不但我自己一時沒有這麼充裕的時間,印刷方面也不允許。所以下邊這張表仍列六部書,暫把音韻清濁鑑不列入了。



前五部書代表第一期,清紐入聲全讀上聲。間有一二紐中有三兩個讀陽平或去聲的字,那便是第二期變化的醞釀。李氏音鑑代表第二期,清紐入聲全由上聲走到陽平去聲兩讀,而且添了讀陰平一種新趨勢。現代可稱爲第三期,距李氏音鑑已有一百年。雖不及第一第二兩期的距離遠,畢竟也有些變化。所以應當把李氏音鑑中的字,和現代讀音比較比較。爲顧及第一期,也用中原音韻作個代表。檢出兩書中共有的字,排列“元”“清”“民國”三種讀音,按聲計數,表列出來。參攷已有的變化,推測未來的趨勢。提出假設,留待事實證明。且先看表:

聲調 聲紐 時代	陰			陽			上			去			共		
	元	清	民	元	清	民	元	清	民	元	清	民	元	清	民
見		9	10		21	20	41	10	9		1	2	41	41	41
溪		8	7			1	18	3	3		7	7	18	18	18
羣				6	6	6							6	6	6
疑		1	1				1			14	14	14	15	15	15
端		2	3		5	4	8				1	1	8	8	8
透		6	6		1	1	12	3	3		2	2	12	12	12
定		1		23	19	23					3		23	23	23
泥										4	4	4	4	4	4
知		1	1		5	4	6					1	6	6	6
徹		1	1				2				1	1	2	2	2
澄		1	1	14	13	11						2	14	14	14

娘										4	4	4	4	4	4
幫	5	8	1	6	3	21	5	4		6	7	22	22	22	22
滂	5	5				11	1	1		5	5	11	11	11	11
並			10	8	8					2	2	10	10	10	10
明										22	22	22	22	22	22
非	1	1		4	2	9	1	1		3	5	9	9	9	9
敷						1				1	1	1	1	1	1
奉		2	8	8	5						1	8	8	8	8
微										3	3	3	3	3	3
照	7	6		5	5	16	1	1		3	4	16	16	16	16
穿	5	4		2	1	12	1	1		4	6	12	12	12	12
床			12	9	10					3	2	12	12	12	12
審	9	8		2		24		1	1	14	16	25	25	25	25
禪			9	9	6			2			1	9	9	9	9
精	6	5	1	11	10	18	1	1		1	3	19	19	19	19
清	6	6				10				4	4	10	10	10	10
從			7	6	5					1	2	7	7	7	7
心	7	5		5	5	18	2	2		4	6	18	18	18	18
邪			6	4	4					2	2	6	6	6	6
影	8	7	1	1	1	2		1	12	6	6	15	15	15	15
曉	7	6				10	1	1		2	3	10	10	10	10
匣			21	15	15	1	2	2	2	7	7	24	24	24	24
喻										23	23	23	23	23	23



來		1	2							38	37	36	38	38	38
日										8	8	8	8	8	8
		99	95	119	165	150	241	31	33	131	198	213	491	491	491

由表可知濁紐六百年來沒有多少變動。上聲是歷史上的遺跡也屬顯而易見。陰平是後起的趨勢也是由清到現在共有的現象。現在要仔細比較的，是李氏音鑑和現在讀音不盡相同的幾紐。先看陰平：

聲紐	見	溪	端	幫	照	穿	審	精	心	影	曉	來
清	9	8	2	5	7	5	9	6	7	8	7	1
民	10	7	3	8	6	4	8	5	5	7	6	2
民較清	多	1		1	3							1
	少		1			1	1	1	1	2	1	1
備註	由陽轉來	變陽平	由陽轉來	由陽轉來	變去聲	變去聲	變去聲	變去聲	變去聲	變上聲	變去聲	由去轉來

再看陽平：

聲紐	見	溪	端	定	知	澄	幫	非	奉	穿	床	審	禪	精	從
清	21	0	5	19	5	13	6	4	8	2	9	2	9	11	6
民	20	1	4	23	4	11	3	2	5	1	10	0	6	10	5
民較清	多		1	4							1				
	少	1		1		1	2	3	2	3	1		2	3	1
備註	變陰平	由陰轉來	變陰平	民清變又回元上	變去聲	變去聲	變陰平	變去聲	變去聲	變去聲	由去轉來	變去聲	變去聲	變去聲	變去聲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幾樁事實：

1. 陰平又有轉去聲之勢。
2. 陽平中有幾個字，或轉陰平，或轉去聲。
3. 濁紐的字也有漸變為不甚規則的趨勢。
4. 由平變去，或由去變平的也有。

因為統計的字數太少，變動的情形不太顯著，很難根據這一點事實說什麼確定的話。不過有一點可以說，就是此後入聲的變化，恐怕是愈加不規則。

何以此後愈加不規則？事實上，淺見以為有兩項原因：

(一) 正濁聲在北音中已不存在，依濁紐而存在的區別，當然有逐漸混淆的可能。

(二) 從前讀經書作詩賦都講究平仄。北方雖實際上讀不出入聲，但為記牢平仄和對入聲“心嚮往之”起見，總要讀成短促的去聲；縱使極普通的字，口語上已不習慣再讀得短促，而在讀書時也必須用另一種讀法。黎劭西先生京音入聲字譜中有許多陽平字都有去聲的又讀，就因為他所根據的書籍都是記載十五年前的現象的原故。上表中字有由陰陽平轉去聲的，其理由也就在此。現在不然了。學校興，讀經廢，平仄的講求，已大不似從前。入聲既沒人注意，讀音時一隨口語而變遷，演變的路徑一定也就不能規則了。

總結起來，六百年來北音入聲的演變，第一期是正濁讀陽平，次濁讀去聲，清紐讀上聲。第二期是正濁次濁仍舊，清紐依送氣不送氣或擦聲的關係，改讀陽平與去聲。有幾個仍讀上聲的，那是歷史的遺跡。有一部分要讀陰平，那是新興的趨勢。第三期現在的情形也還如此；不過此後的變化，恐怕是逐漸演成完全不規則。

一九三一年八月改正稿。

# 敦煌唐寫本切韻殘卷跋

方國瑜

法國巴黎國民圖書館藏敦煌所出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民國十年秋，王國維先生得伯希和寄此書影照本，仿寫印行，並附跋文。去歲，董作賓先生亦爲跋文，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說與王先生有出入。余讀二人所論，意有未盡同者，故爲此跋。

王先生引日本源順，信瑞，狩谷諸人書證切韻作者陸法言名詞，法言乃其字，知兩唐志所載「陸慈切韻五卷」，「慈」乃「詞」之譌。並曰「中土書籍，多云法言，罕有曰陸詞者；惟集韻二冬冬字注引陸詞曰苜冬冬生，」云云。按韓道昇五音集韻序曰：「嘗聞古者陸詞瓶本，劉臻等八人，隋朝進韻，抱賞歸家，人皆稱歎，流傳於世，豈不重歟！」道昇金人，作序於崇慶元年，（一二一二）則陸詞與劉臻等八人定韻，猶有傳聞也，——此可以足王說者。

此三種切韻殘卷，王先生定第一種爲陸法言原本，第二種爲長孫訥言箋本，第三種爲長孫訥言箋注之刪本。董先生於第一第二兩種，與王無異說；惟謂第三種非長孫訥言箋注之刪本。按：第一種之韻字少而注訓簡，定爲切韻原本，近是；第二種首載訥言序，亦當爲長孫本，今所欲言者，亦爲第三種，

王先生以第三種與第二種有注訓不同處，而謂第三種爲第二種之刪本，說已難通；至此二種韻字之有多寡，如董先生所舉，豈有刪注而並削去韻字之理？此誠「疏於校勘」，「近於武斷」也。第三種之不應屬長孫氏，董先生反復辯難，其說甚是，故余不具論；此可從董說定第三種非長孫訥言箋注之刪本者也。

然董先生以第三種屬郭知玄朱箋本，則又難言也；以余所疑，略爲陳之：

董先生謂：「廣韻前叙錄，於長孫訥言叙文後，附郭知玄一則，有『更以朱箋三百字』之語；此語不無小疵，驟視之，一若郭氏於長孫箋注本之外，『更』以三百字加之者；其實郭氏所箋之本，乃久經傳鈔之陸氏切韻，非長孫氏箋注之本也。」按：第一種爲陸法言原書，此董先生與王說同也；若郭知玄箋於陸氏切韻，則郭書除注明「新加」者外，其韻字與陸書相同，此所當假定者也；然第一種殘存約二百韻字，而於採，慘，勝，引，劓，獮，竄，敵，罕，板，覓諸紐下，第三種較第一種並多一字，悉未注「新加」字樣，若認第三種爲郭知玄箋陸氏切韻，當不至差異若此。故董先生後又謂：「郭知玄所據之原本，亦曾經加字之切韻也；」然郭知玄箋於何人加字之切韻？何以知箋於已加字之切韻？董先生未言之。又四庫提要曰：「長孫訥言爲之注後，郭之玄，關亮，薛，王仁煦，祝尙邱，遞有增加。」此蓋於文意推之；董先生則以爲郭知玄未箋於長孫訥言書，亦無的說，惟以已定第三種爲郭知玄書，而此種韻字不與第二種同，故謂郭氏未據長孫氏書而已；此種強詞，已難置信；卽所以第三種爲郭知玄書之論據，亦未可靠也；茲更言之：

董先生又謂：「廣韻序列『前費州多田縣丞郭知玄，捨遺緒正，更以朱箋三百字；其新加，無反語，皆同上音也；』末句不啻爲郭本寫照，今殘卷第三種注有『新加』之字凡十六，而皆附紐末，又無反語，與此正合。」按：第三種今存下平，上聲全卷，上平缺首，入聲缺尾，合計約缺十韻，又缺去聲全卷；則殘存當全書韻字約十之七，而此十之七中，所見「新加」者僅十六字，以此推之，全書「新加」當不過二十四五字；則廣韻序所謂「郭知玄……更以朱箋三百字」

之數，尙未十一也，而謂第三種「新加」爲郭本與廣韻序合者，非所宜也。至新加字無反語，附於紐末，皆上同音，此諸家增加字所同，未爲郭氏特例，而即以此爲「郭本寫照」亦非所宜。况細審廣韻序：郭知玄新加字，當有附於紐末，與上同音者，亦當有注明反語而立切紐不與上同音者，故特言「其新加無反語，皆上同音。」以別於已注反語不與上同音者；若無注反語立切紐之新加字，則附紐末，與上同音，爲諸家通例，何至大書特書？然第三種之「注有新加之字凡十六而『皆』附於紐末，又無反語」不見新加注反語之字者，更不能謂爲郭知玄書也。

又董先生以第三種於注有補正之語，合於「拾遺緒正」，此各本韻書咸有之，又第三種與第二種體例不同，以爲郭氏體例，然各本韻書體例亦各不同，凡此補正字訓，體例有異，乃各家韻書所共有，豈能爲郭知玄一人之特具，亦豈能爲第三種校第二種所特有，而認第三爲郭氏書也。

郭知玄之年代，董先生以廣韻首載諸人序，郭知玄次於長孫訥言與孫緬之間，故定知玄生於訥言之後孫緬之前；又以郭知運之旁證，定爲開元中人；此說近信。（宋濂廣韻後題「唐儀鳳末郭知玄……」云云，則誤讀廣韻序也。）按：廣韻載長孫訥言序後，有「前費州多田縣丞郭知玄……」云云一條，審其文意，似爲知玄尙生存時知者所記，故有「前」字，而所記者，疑爲孫緬作唐韻時；則天寶十載，（七五一）離儀鳳二年，（六七七）已八十四年，郭知玄生長孫訥言後，似無疑意也，孫緬修唐韻，蓋用郭知玄朱箋長孫氏本，故記此條；非然，則日本國見在書目有「郭知玄切韻五卷」，汗簡，倭名類聚鈔，淨土三部經音義集諸書，引郭知玄說，則郭氏固有本書，所謂「朱箋」，當箋於他人所作之書，於廣韻序文意觀之，惟

以箋長孫氏書爲允也。則知郭知玄生於長孫後不應未見長孫書，以至其所作韻字較納言書爲少；又疑孫緬即參用郭知玄所朱箋之長孫氏本，則較長孫氏書爲少之第三種，不應歸知玄也。

董先生蓋不信王說，而必欲覓第三種之舊主，見廣韻首載諸人增加字，於郭知玄言之較詳。故委之耳；所言未可爲的據，此吾人所不敢苟同也。

然則，第三種之作者，既不信爲長孫訥言箋注之刪本，又不信爲郭知玄朱箋本，究爲何所屬也？姑待余說之：

一，由韻字考之：自切韻以迄集韻，時愈後而韻字愈多，則韻字少者先出，多者後出，此於韻書演變之大體可得而言者。今試略舉第三種與其他二種韻字之比較：

(a) 第一種與第三種韻字不同之各紐，如下：

韻目	紐	第一種韻字	第三種韻字	備考
海	探	四	五	第一種字數見注
軫	軫	八	九	同前
	膳	二	三	第一種當蝕蝨字
	引	二	三	
混	割	三	四	
	獮	二	三	
旱	亶	一	二	
	散	二	三	
	罕	二	三	第一種當蝕罕字
	板	一	二	
	覓	一	二	

計十一紐,第三種比第一種並多一字,惟悉未注「加」字。又兩種可校之各紐韻字,其數不同者,惟第三種多於第一種;而第一種多於第三種者,未之見。

(b) 第三種與第二種校,有韻字不同,而注有「加」字之各紐,如下:

韻 目	紐	第三種韻字	第二種韻字	備 考
鍾	蚤	六	六加一	第三種當蝕蚤字
江	窗	三	三加一	第二種「三」字誤為「二」字
支	移	十	十加一	第三種當蝕「移」字
	透	五	五加一	第三種注「五」字樣未見惟多一「倭」字
	糜	四	四加一	
	提	四	四加一	第三種「四」字原誤為「三」字
脂	鄴	三	三加一	
	墀	六	六加一	
	私	二	二加一	
	梨	七	七加二	
	糲	三	三加一	
	綏	六	六加一	
	邳	三	四加一	
	鎚	三	三加一	
之	飴	十二	十二加二	
	其	十八	十八加二	第二種誤「加二」為「加一」
	釐	七	七加二	
	茲	九	九加三	第二種誤「加三」為「加一」
魚	居	六	六加一	

	渠	十三	十三加一
	鋤	一	一加一

計二十一紐,第二種比第三種多二十七字;除去所加之數外,則兩本全同,僅一「邳」紐爲例外。

(c) 第三種與第二種校,有韻字不同,而不注「加」字之各紐如下:

韻目	紐	第三種韻字	第二種韻字	備考
支	又	九	十	
	敝	四	五	第三種當蝕「敝」字
	睡	一	二	
脂	姨	十一	十二	
	毗	十二	十三	
	詞	四	五	
	畱	七	九	第三種「七」字誤作「八」字
微	微	四	五	第二種「五」字誤作六
	輝	七	十	
	韓	七	十三	
	霏	六	七	
	肥	五	八	
	威	五	七	
	祈	九	十一	
	機	十一	十四	
	希	六	八	
	依	五	六	



	魏	一	二	
魚	摠	二	三	

計十九紐，第二比第三種多三十四字，而悉未注「加」字。又兩種可校之各紐韻字，其數不同者，惟第二種多於第三種；而第三種多於第二種者，未之見。

由上三項之比較觀之，知此三種韻字，第一種爲最少，第三種較多，第二種爲最多。又第一種所有韻字，第三種悉有之；第三種所有韻字，第二種亦悉有之。

此三種韻字多寡之比較，既如上述，則以時愈後而韻書之韻字愈增之例推之，此三種之時代，當以第一種爲最早，第三種次之，第二種又次之；今已知第一種爲陸法言原本，第二種爲長孫訥言箋注本，則第三種出於法言之後訥言之前，可得而言者也。

第三種之韻字，有多於第一種者，悉未注「加」字；則第三種之可與第二種相校之數韻，其韻字亦有多於於第一種而未注明加字，當是事實；今以第二第三兩種校之，有第二種已注「加」字者，除去所加之數外，兩種之數相同；則第二種箋注時加字，未據第一種之原數，而據近於第三種之數可知也。若謂長孫氏箋注時全據陸生原書，則第二種與第三種校，除去已注「加」字之數外，當有較第三種爲少者；（因第三種已加字於第一種，而未注加字，）今未見少數，則長孫已用增加字於切韻之書；而陸生與長孫之間當有增字切韻；今第三種韻字多於陸而少於長孫，出於陸生與長孫之間，又何疑意。

至第二種韻字有多於第三種而未注「加」字者，則第二種亦未悉據第三種之數，乃據再經增加之本也。總之韻書之韻字，時愈後而愈增，由第一種而第三種，由第三種而更增益，由此增益

本而第二種陸法言寫定切韻以迄長孫訥言箋注時，凡七十六年其間增加字，當有人在；第三種之出於陸生長孫之間，必爲事實所許也。（長孫之後，孫緬之前，亦經郭知玄等諸人增加字；此固唐人修韻書之通例，亦可以爲旁證。）

二、以全書之字數考之。封氏聞見記曰：「陸法言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式古堂書畫彙考載元和九年（八一四）寫本孫緬唐韻序曰：「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總一萬五千文，其注訓解不在此數；」（廣韻所載唐韻序削去此二十三字）王國維先生以爲陸氏切韻原本，止萬一千五百字，封氏併長孫氏所加六百字計之：（見國學季刊一卷四號）此說近是。按第二種長孫訥言序有「又加六百字」之語，（廣韻所載長孫氏序亦削去此五字）又於陸法言序前有「伯加千一字」之語，（廣韻序亦無此款）則長孫訥言以前已有「加千一字」，故訥言序曰「又加六百字」，前後共加「千七百字」，陸氏原書應祇一萬零五百字也。孫緬加三千五百字，總舊爲一萬五千文，則舊本應一萬一千五百文，乃於陸生原書已加千一字之數；（封氏聞見記曰：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當以孫緬所見舊本爲李登書，故又以長孫本爲陸法言書也。）封氏所謂陸法言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則於孫緬所見舊本又加長孫氏之六百字之數也，孫緬所見之舊本，當即長孫氏本所記「伯加千一字」之本；此本作者已不可考，惟陸法言之後，長孫訥言之前，有增字本，則斷斷可信也。

今見第一種殘存約二百字，而以此數與第三種校，第三種已多十一字；則與全書一萬零五百字之數比例計之，全書之多者可得五百字，則第三種之字數爲一萬一千字許。

又第三種殘存，可與第二種校者，約六百字，而第二種之不注「加」字而多出者三十四字；（此數當爲長孫以前所加，至第二種已注「加」字者，則爲長孫所加，故不計。）以全書一萬一千字之數比例計之，全書之多者，可六百字許。兩次所增多之數，約千一百字，疑此即長孫書所記「伯加千一字」之數也。長孫氏既得見陸氏原書，又見已加千一百字之書，據增加本而箋之，猶記增加本所加之數也。至「伯加千一字」疑爲「加千一百字」之譌；蓋經傳鈔，一誤爲「加千一佰字」，再誤爲「加千一伯字」，三誤爲「伯加千一字」也。其兩次所加，究何人所爲，已不可知；然第三種之出長孫前，亦可爲一證。自陸氏以迄長孫氏，各本韻書之先後，可得如下表：（所舉韻字爲約數）

韻	書	增加字	全書韻字數
第一種	（陸法言原本）		一萬〇五百字
第三種	（？）	五百字	一萬一千字
？	（訥言所據，孫緬所謂舊本，封演所謂聲類，卽此書。）	六百字	一萬一千六百字
第二種	（長孫訥言箋本）	六百字	一萬二千二百字

三，以註訓考之。第二種長孫訥言序曰：「並爲訓解；但稱案者，俱非舊說；」（廣韻所載長孫序，無後八字，）則長孫本所稱「案」之語，爲訥言所加，前此所無也。今取第二種與第三種兩存之韻字校之，其第二種於韻字下稱「案」之語，卽爲第三種注訓所無；如三鍾之「烽」字下，四江之「窗」字下，五支之「支」「移」「糜」「垂」「軋」「宜」「髭」諸字下，六脂之「脂」「彝」「寅」「夷」「泰」「資」「遲」「璽」

「雖」「夔」「佳」「崔」「挹」諸字下，七之之「儼」「其」「祗」「碁」「留」諸字下，九魚之「初」「居」「歟」「昇」「好」「肯」「直」「狙」「鋤」「裯」諸字下，第二種悉有「案」語，而此案語，第三種於每韻字注悉無之。又第二種於韻字下所注稱「案」以上之語，則第三種每有之；如「烽」字下，第三種注曰「火。」第二種注曰「火，按說文作此，逢疑烽字火。」「窗」字下第三種注曰「楚江反，三。」第二種注曰「楚江反，二，三字之誤加一，按說文作此，囟穴作此窗；」「裯」字下第三種注曰「易曰衣有裯，女余反，三。」第二種注曰「易曰衣有裯，女余反，三，按說文又作此絮；」諸如此類，第二種不稱按者，第三種大都有之；其第二種稱案者，悉非第三種說；則第三種所注即長孫氏之所謂舊說，第三種出於第二種前，可爲有力之証。至偶有第二種未稱「案」而爲第三種所無者，則爲第三種後，長孫之前所增加六百字本之遺說，亦長孫氏所謂舊說也。於此事稍可爲例外者，惟見二字，五支「義」字下第三種注曰「氣。」第二種注曰「按說文氣也，從考聲；」又七之「怡」字下第三種注曰「悅。」第二種注曰「按說文又有此嬰，悅樂也；」然「義」之爲「氣，」「怡」之爲「悅，」乃常語，不能謂長孫氏以前無之。蓋長孫氏以「義」字下釋「考聲」引說文，而連帶及「氣也，」舊說本注曰「氣」以其重而刪去原說；又「怡」下釋重文「嬰」引說文，而連帶及「悅樂也，」舊說本注曰「悅，」以其重而刪去原說耳；此不足爲異也。即字訓脫譌，亦所不免，不能即引爲反証。且所見三十八字中，惟二字稍有例外，不得謂長孫氏稱第三種之注訓爲舊說之假定，不能成立也。

由上三項之考訂：以韻字之多寡言，以全書字數之增加言，以注訓言，在在足以證明第三種出於第二種之先，則第三種爲長孫

訥言以前，可定論也。

王先生以此第三種爲長孫訥言箋注之刪本，董先生又以爲郭知玄朱箋本；二說雖不同，而並以爲第三種出長孫訥言之後；王說之不可信，董先生言之甚當，董說之不可信，余已爲說之；則此二說之不能成立，由於不細審其內容，而時代先後之錯誤，有以致之也。

二十年一月十五日



# 科 斗 說 音

## 魏 建 功

嚙鄉裏，清明時節向後，天氣一天暖似一天。過了穀雨，就是立夏；立夏一交，莊稼人家赤脚爬天的忙蒔秧。蒔秧第一斷不了車水。水車溝裏打河下車上許多細魚小蝦，看牛採草的小孩們便喜歡用破籬篩，舊畚箕，竹籬子，蓆片兒之類的東西攔撈起來。魚蝦以外，若碰見一個小龜，膽小的倒不敢去捉，頑皮的自拿家去特別養饑。水田邊偏生有幾件東西，等閑小孩不去理它，便是田螺、河蚌、田雞、癩寶，單有搨籠的叫化，扳罾的漁夫三不四的檢拾釣逮。單表這田雞、癩寶兩樣東西，乃是鼃和蝦蟆的土名兒。田雞是喫得的，癩寶却喫不得，起初一樣兒都是打小黑子兒發育起來。那黑子兒土名兒“蝦蟆烏兒” hama-wuəɿ。蝦蟆烏兒是個大疙瘡頭細尾巴兒。我也曾訪過河南歸德話叫“蝦蟆 𠂇𠂇𠂇子” hama Khə te tə，北平叫“蝦蟆 𠂇𠂇𠂇兒” hama Ku tuəɿ。歸德有一種麵食叫“蝦蟆”，模樣兒像蝦蟆子得名，是夏天喫的涼食。北平却有喫真蝦蟆子的風俗。說是小兒喫啦清內熱，只喝七個；大人喫啦明目，個數不拘。嚙家鄉有一種類似“祝由科”的醫術叫“窠蝦蟆烏兒”；“窠”者圈也，那一些頸兒頸長疙瘡或是隨身生瘡的才紅腫的時候，給會“窠蝦蟆烏兒”的人取一管墨筆去牆壁上圈圈子，一面口裏念動“真言”（未考何語）湊巧也能消了。所以也有人給寫上個“消”字加上一道圈兒，形如①。那圈子不寫消字的就塗成一大塊黑，倒像一個“蝦蟆烏兒”，因此道做“窠蝦蟆烏兒”；——至於是不是先寫了“消”字兒再

塌黑了,還或是在患處窠了再去牆上窠或寫,在下不甚曉的,得存起疑來也!

這“窠蝦蟆烏兒”一句土語,我想掉起文來就該是“圈蝌蚪”,也是“畫科斗”,按著歸德北平兩地的話,更是“科斗”二字無疑。雖然文字上“科斗”二字連寫已經成了蝦蟆子的專名,口語裏又必須加上“蝦蟆”二字去形容才是指它。這事實告訴我們:“科斗”只是聲音的寫注,原來不是蝦蟆子的專名,而是凡滴溜圓的疙疸兒物事的形容語。這形容語的表示,從古至今還是一個系統的聲音,說起語言學上的行話來:——

“科斗”的聲音是滴溜圓的疙疸兒物事形容語的語根。

這要緊的音素:——

前一音的聲母是在舌根阻的爆發音,如《ㄎ (K Kh) 以及 ㄎ' (qk,) 或 《ㄎ (Kj Kh) 以及 ㄎ' (qjR)。

後一音的聲母是在舌尖阻的爆發音,如 ㄊ (t th) 以及 ㄊ' (dR) 或轉 ㄊ (1)

前後兩音的韻母的主音有相同之點,不一定疊韻。

用舊詞兒說明:

前後兩聲的紐類可以有下例各組:

見端,	見透,	見定,	見來;
溪端,	溪透,	溪定,	溪來;
羣端,	羣透,	羣定,	羣來。

前後兩韻的部類或同或異,但主韻相同,乃成下列各樣式:

全同的,(1)都是陰聲,(2)都是陽聲,(3)都是入聲,——必為疊韻,入聲附-t。

不全同,(4)上陰下陰,(5)上入下入,——非疊韻,而有相同



音素。

全不同，(6)上陰下入，(7)上入下陽，——上一式必能對轉，下一式入聲必附-t者。

蝦蟆子壓根兒沒有專名，取了這“科斗”二字原就未曾從起“虫”“蝮”傍兒來。爾雅釋魚裏寫道：

科斗，活東。

郭璞注它做「蝦蟆子」。晉家時候兒還是這樣，所以在先漢家的許慎寫說文解字更無“虫”“蝮”傍兒的踪跡了。等宋家修了一部廣韻，這裏才添出許多字兒來，如今抄在下面：

八戈苦禾切	蝌蚪	蝌蚪蟲名爾雅曰科斗活東蝦蟆子也字林從虫
四十五厚當口切	蚪	蚪蚪蟲也
十三末苦括切	蝮	蝦蟆子名
一東德紅切	蝮	蝮蝮科斗蟲也案爾雅曰科斗活東郭璞云蝦蟆子也字俗從蝮

隋唐間的切韻存留在今日的，我見過兩種，一是故宮藏的女仙吳彩鸞寫本唐王仁昫刊繆補缺切韻，一是王國維寫印燬唐寫本切韻三殘卷。內中能考見科斗都已加了“虫”傍。廣韻說字林蚪字从“虫”，字林若是呂忱的著作，這加“虫”傍的“蚪”晉時已是俗用，不過郭璞沒給提明罷了。“活東”直待廣韻才正式收入，切韻殘卷，王仁昫切韻以及蔣氏藏唐寫唐韻殘卷都還沒有；不過梁顧野玉篇裏“蚪”字注却有“蝮蝮”二字，但不曾列入正文。總之文字在漢晉之交是變化百出的時候，“科斗”“活東”變同音段借為形聲面孔的開端許是在那時候兒哩。

現在往下來說“科斗”與“活東”是一個音，兩般寫法的

字。廣韻的音與今音固然有出入，廣韻與切韻聲音也有出入。

這四個字裏“活”字是有了變遷的了：

王寫切韻殘卷第三本入聲十一末

活戶括反

王仁陶切韻入聲十二末

活戶括反

唐寫本唐韻殘卷入聲十三末

活戶括反 不死又水流貞

廣韻入聲十三末

活古活切 水流聲

活戶括切 不死也亦水流聲

蛞苦括切 蝦蟆子名

爾雅時代，“活”字“科”字音該雙聲，郝懿行義疏就說過：

釋文引樊孫云，科斗，蟾諸子也。活東，舍人本作穎東，與釋草莢

莢同名。活有括音，穎活聲近，活東科斗俱雙聲字也。

“科”字的聲母是溪紐；活字在各本切韻和唐韻裏只有匣紐的聲，廣韻好像爲了“活東”的“蛞”特別放在“苦括切”的溪紐聲下與“科”恰合。我們知道聲母衍化的歷史；見紐後於溪紐，溪紐後於羣紐，匣曉紐與羣溪見紐聲音可以通轉。金韓道昭

五音集韻入聲八末：

見一 活古活切 水流聲 滌滌滌 並同上

又戶括切

蛞古活切 蛞蟻蟲名 蟻蛞一曰科斗

溪一 蛞苦括切 蝦蟆子名

匣一 活戶括切 不死也又水流聲 滌 同上

蛞戶括切 蟲名 蟲斗也通作活

廣韻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成書，五音集韻是金衛紹王崇慶元年（南宋寧宗，嘉定五年，一二一二）成書，二百年間一個“蛞”字又起了變化。就上面的材料說，我們至少可以認為：

爾雅時代前，“科”“活”聲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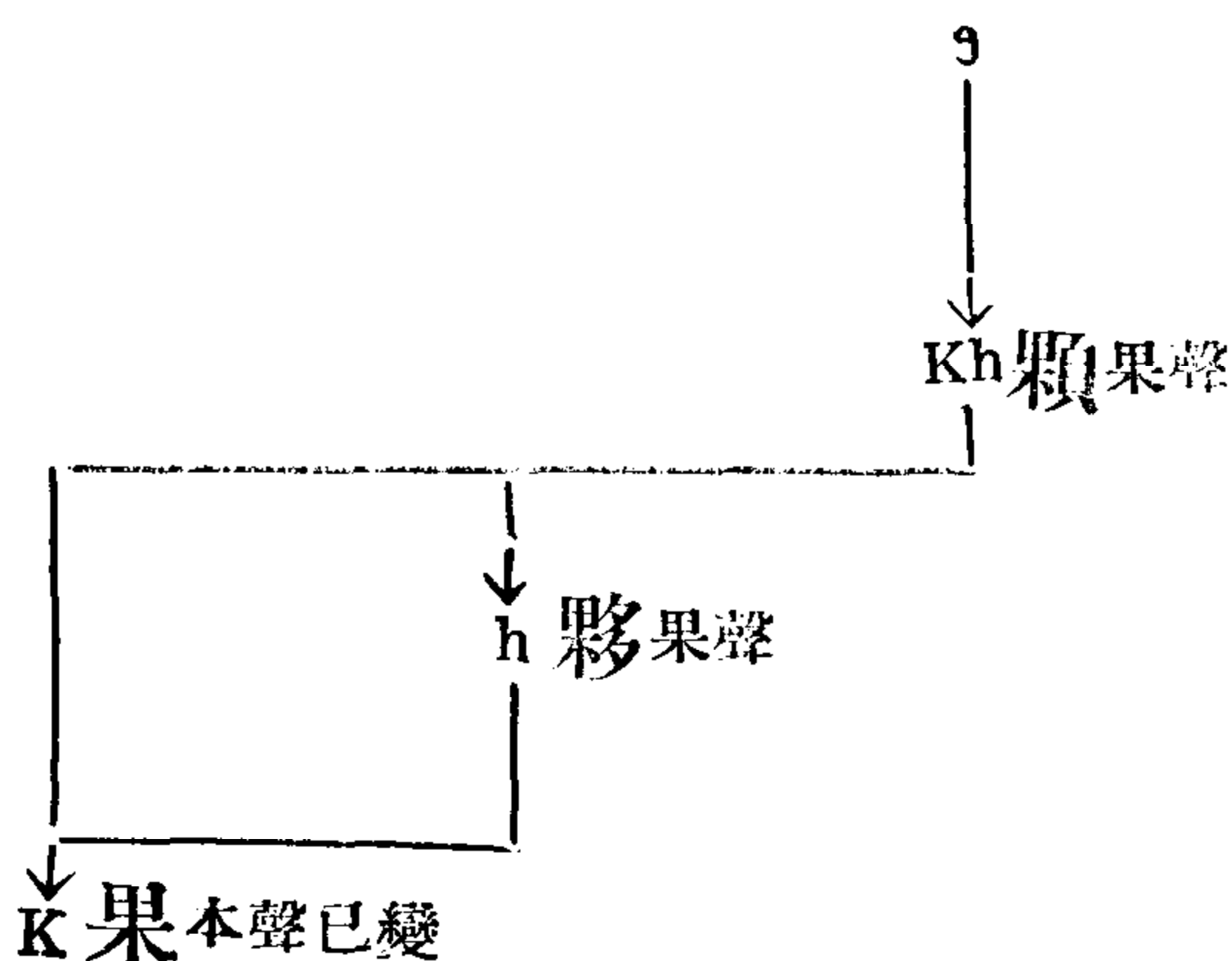
爾雅時代，“科”“活”聲可通。

爾雅時代後，“科”“活”聲異。

“科”“活”聲同，便是“科”“活”聲可通逆推出來的，KKh h 發音部位相同，叫做“塞通相轉”。廣東話讀“科”字像“夥”便是由Kho轉ho，又由ho轉Fo。日本讀“河”字爲Kha，便是由ha轉Kha。爾雅時代“科”“活”二字的聲音可通，又是“科”“活”聲異裏看出，即廣韻“活”“蛞”分寫的爻象：歸德話的Khete正是這“蛞”的聲；北平話的Kutu正是那“活”的“古活切”的聲。五音集韻的音該是兼取並蓄的痕跡。照這情形，它的沿革約略是：



這個變化，請拿“夥”“顆”“果”三字來看，當知相通有理也！（“果”原當音“顆”。）



“科” “活” 緣何是一個音？戈韻中古音是  $u^a$  複韻。末韻中古音是對桓韻的入聲，主韻為  $u^a$  而附  $t$ 。這正是歌（戈合口與歌合）寒（桓合口與寒合）曷（末合口與曷合）陰陽入三聲對轉的證據！我在古陰陽入三聲攷的至祭月三部對純韻說中定的月部便包括末韻在內。（參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二卷二號頁三五五。）我們古人用方塊漢字注寫聲音極有精密的方法，大抵前一音綴與後一音綴之間決不容有別的紛歧的音濶雜進去；所以一個字的首尾音是非常吻合的，例如譯經中的“三摩地” “三”與“摩”前後都有  $m$ ，「南無」也是。這“科斗”的“斗”字聲是端紐  $t$ ，“科”  $Khu^a$  下接“斗”，正成了  $Khu^at$ 。原來科斗只是平平淡淡  $Khu^atu$  的聲音；爾雅時代一定還有人在  $t$  聲上讀得重些，著者爲了與口音切合就別取附  $t$  的入聲字“活”字與下“東”的  $t$  聲相接，成了  $Khu^attung$ ，兩個  $t$  的音還等於一個。此理至明，都因爲方塊字不便寫音；那注音的文字用力塊字形式寫的朝鮮“諺文”，可以證明。朝鮮語的“風”是  $Phalam$ ，寫式

有：——

ㅂ ㅅ, Pha lam,

ㅂ ㄹ ㅁ, Pha la mi, 附加文法上的語尾,拆“ㅁ”下來和它合成ㅁ。然而若寫做

ㅂ ㅅ Pha lam,

按著朝鮮讀音條例與一個 l 無異,因為它與法文的 liaison 讀法一樣的。宋孫穆記高麗方言,“天曰漢捺。”朝鮮語的天是하늘

(今作하늘) hana1,

照“漢捺”寫,便成了

한늘 han na1,

兩個 n 其實一音。那麼科斗之與活東,頭一音綴和第二音綴的頭上是相同的了,因此上才說“科”“活”是對的一個音,却是兩般寫法的字。

“科”“活”是這般說,倒還罷了;“斗”“東”便怎生恁地講來? 這更是在下曾做得一篇陰陽橋(北大學生第一號)的文字說那陰聲和陽聲的通轉的道理。這便可恁說:它那原來聲音不是陰聲,也不是陽聲;寫成陰聲,便是感覺他是陰聲,放將入陰聲裏去;寫成陽聲,便是感覺他是陽聲,放將入陽聲裏去了也。好比這“東”“斗,”講對轉的便還可使一句“東侯對轉”的法語了此公案。如今要說何以它們對轉,就是要說東未轉侯侯未轉東的當兒,還有個可轉東可轉侯,或東可轉侯可轉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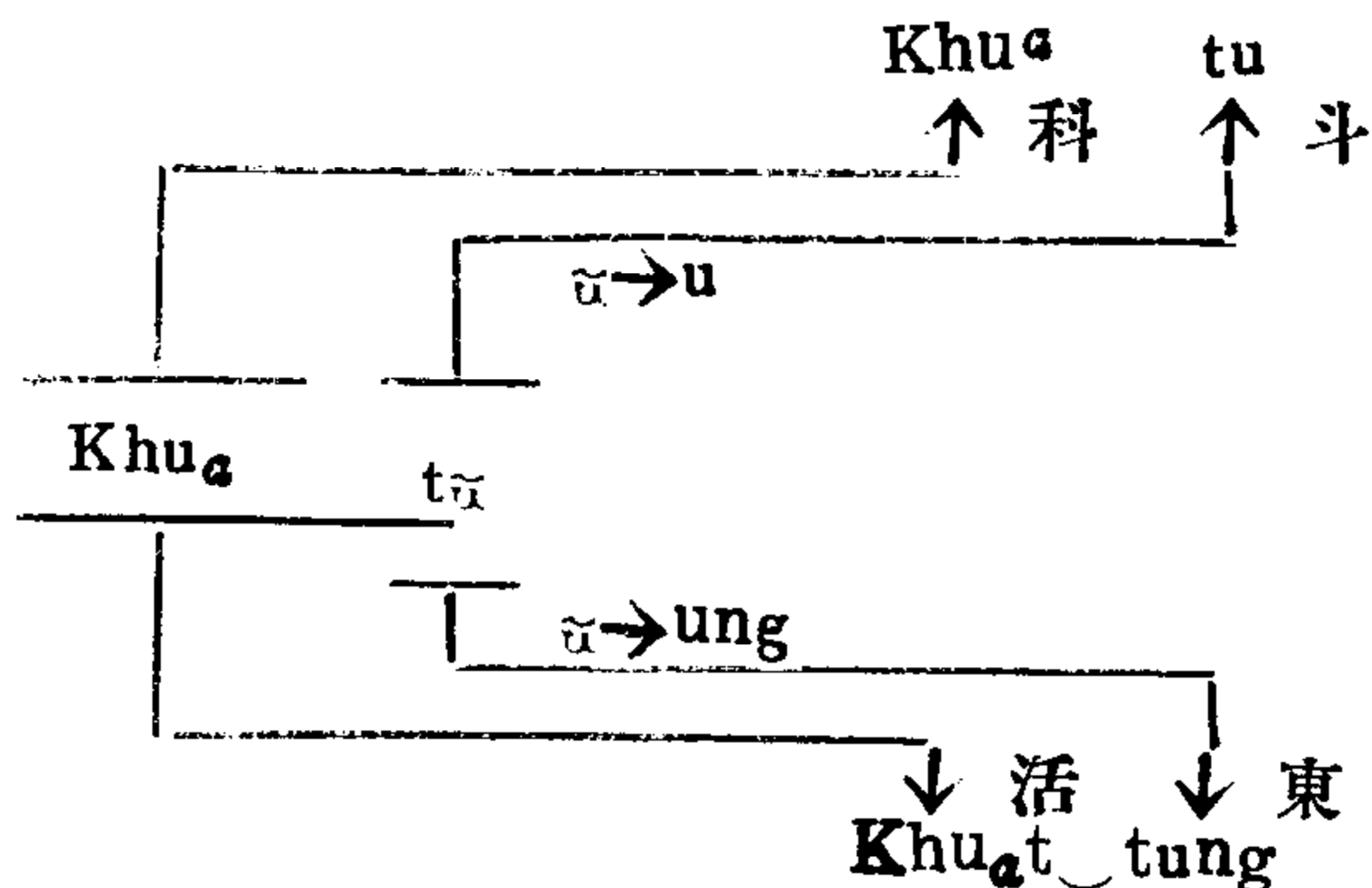
東侯主的是 u。

東有聲隨,ung。

侯無聲隨,(舊說,鄙有新說暫不用。)

東侯可轉,可轉東侯的是 ü。

ɿ 的 u 與侯同, ~ 是鼻韻與東的 ng 混。“斗”字今音 tou, 中古以上應是 tu, 或 thu, du。科斗活東的遠音也許有好多形式, 不過到了這兩個詞的時代可以假定是 Khuatɿ 的兩讀。



有何憑實要說爾雅時代“科”“活”聲通？

急就章：

水蟲科斗蠅蝦蟇。

顏師古注：

科斗一名活東，亦曰活師，即蝦蟇所生子也。 郝懿行爾雅義疏

引山海經東山經道：

東山經云，藟山，湖水出焉，其中多活師。 郭注，科斗也。是活師即活東。

原文是：

藟山，湖水出焉，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

郭注：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

這叫做“一客不煩二主”，郭璞注了活東，又注了活師；我因了“師”“斗”的聲母關係，確信“科”“活”可通。“師”字，廣韻在六脂，疏夷切，“疏”本是審紐，審古與端透定合，它所以分的也因為“塞通相轉。”舌頭音塞通相轉的例子在科斗的音的沿革上既得

一證,那舌根音的相轉可不更能成立了?脂韻中古已變了,更早的音,我在古陰陽入三聲攷裏假定是U,與侯之 u 位置極近。若最初“師”聲是塞聲,和“斗”正相似。聲母一變通聲,起了摩擦,就像日本語讀 thu Su 成 tse so 一樣,“師”去“斗”便遠了。我們自字音的變遞,可以知道山海經的時代當早於爾雅。我們這才知道:“活師”早於“活東,”“活師”也早於“科斗,”所以科斗的“科”與活東的“活”在先音同,後來音通。我們可以說;山海經時代“活”與“科”同聲,“師”與“斗”同聲,爾雅時代“活”“科”聲通,“師”“斗”聲異;切韻廣韻時代“活”“科”聲異“斗”“東”聲同。於是世代蟬聯,得說本音;引線上下,應明宗支:

(表 見 後)

“科斗”這個形容語既有如此衍化,啮簡直可以循著條理寫出一部 kh ʉ tou 語根的詞典來;這裏不是多寫的地方,只好按下不表。

誰來細繡死央錦? 我作穿針引線人!

十九年十二月三日晨四時寫就。



# 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

王 桐 齡

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登載劉盼遂先生論文一篇，列舉證據七條，推定李唐爲蕃姓。鄙意楊隋，李唐俱非純粹漢族，正史中尙有其他證據，茲特引而伸之，列舉於左，以爲劉先生論文補遺。

一. 隋唐先世家於武川，其地爲匈奴，鮮卑人雜居地也。周書卷十九楊忠傳，隋書卷一高祖本紀皆言隋室之先家於武川；舊唐書卷一高祖本紀，新唐書卷一高祖本紀亦言唐室之先家於武川。武川爲後魏北邊六鎮之一，在今綏遠東部。秦漢以先屬匈奴，蒙恬，衛青兩次收復之，始隸中國。東漢爲南匈奴雜居地，三國，兩晉以來爲匈奴遺民與鮮卑雜居地，後魏始建代國，盛樂爲其發祥地。（即今綏遠省城歸綏縣之歸化城）武川爲畿內重鎮，其地人民多拓跋氏舊部，由漠北從龍南下者。西魏佐命宇文泰，賀拔勝，獨孤信，侯莫陳崇，若干惠，賀蘭祥，宇文虬等皆此地英雄，與楊忠，李虎爲同僚。（看周書文帝本紀及賀拔勝等各人本傳）忠，虎，先世皆家於武川，或者即拓跋氏豐沛子弟之後？未可知也。

二. 隋室自謂系出弘農，唐室自謂系出隴西，其證據不充分也。

周書楊忠傳曰：「楊忠，弘農華陰人也。…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焉」

隋書高祖本紀曰：「高祖文皇帝……弘農郡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

魏代爲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

舊唐書高祖本紀曰：「高祖神堯……皇帝……其先隴西狄道人，涼武昭王 暈七代孫也。暈生歆，歆生重耳，仕魏爲弘農太守。重耳生熙，爲金門鎮將，領豪傑鎮武川，因家焉。」

新唐書高祖本紀亦曰：「高祖神堯……皇帝……隴西成紀人也。其七世祖暈，當晉末，據秦涼以自王；是爲涼武昭王。暈生歆，……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鎮將；戍於武川，因留家焉。」

玩其文義，似乎隋之先世本弘農人，因官於武川，故留居武川；唐之先世本隴西人，因戍於武川，故留居武川耳。實則隨宇文泰起兵之豪傑，其原籍武川者，其先世皆係拓跋氏本部之鮮卑人；即宇文泰本身爲武川人，其先世亦鮮卑人也。

周書卷一文帝本紀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代武川人也。其先……遷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世爲大人。其後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因號宇文國，並以爲氏焉。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至侯豆歸，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魏道武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

周書卷十四賀拔勝傳曰：「賀拔勝字破胡，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爲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卷十六獨孤信傳曰：「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

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侯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

同卷侯莫陳崇傳曰：「侯莫陳崇字尙樂，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真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後世爲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

卷十七若干惠傳曰：「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

卷二十賀蘭祥傳曰：「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紇伏者，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因家焉。」

凡此諸人，其先皆鮮卑各部酋長，隨拓跋氏南遷而家於武川者。其與隋唐家世稍異者，不過隋唐君主皆自己承認其先世爲中國人，彼等則自己承認其先世爲鮮卑人耳。然一攷隋唐本姓，知隋唐先世亦未必即中國人也。

三. 隋室之先賜姓普六茹，唐室之先賜姓大野。楊、李二字或者非本姓也。

周書楊忠傳言：「魏恭帝初，忠以功賜姓普六如氏；隋書高祖本紀亦言：「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

新、舊唐書高祖本紀皆言：皇祖虎，西魏時以功參佐命，賜姓大野氏。

玩其文義，似乎忠本漢族，姓楊，普六茹乃賜姓；虎本漢族，姓李，大野氏乃賜姓。實則魏自孝文帝太和二十年正月，下詔皇室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拓跋氏舊臣民皆改爲漢姓。（看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八）西魏文帝大統十

五年五月，詔代人復其舊姓。恭帝 廓元年，皇室復姓拓跋氏。（看綱目卷三十三）是時宇文泰當國，李虎，楊忠皆西魏功臣，虎爲八柱國之一，忠爲十二大將軍之一。（看周書卷八侯莫陳崇傳）然則所謂賜姓普六茹氏，賜姓大野氏者，律以代人復舊姓之例，似即復姓，非賜姓。

隋書高祖本紀曰：「武帝聘高祖長女爲皇太子妃，益加禮重。齊王 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內史 王軌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貌有反相。』」

舊唐書高祖本紀曰：「皇祖 諱 虎……周受禪，追封唐國公。……至隋文帝作相，還復本姓。」

新唐書高祖本紀亦曰：「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

據此推測，知周室末年，隋文帝尙姓普六茹，至將篡時始改姓楊；唐高祖之父李昞仍姓大野，亦至隋文帝將篡時始改姓李氏耳。顧史書不稱爲改姓而稱爲復姓者，意者隋室既自認爲漢太尉震之後，唐室既自認爲漢前將軍廣之後，史臣有所避忌，不敢明言；故爲此惘惘迷離之說，以存其真相，未可知也。

四. 隋室與漢太尉震血統關係，唐室與涼武昭王及漢前將軍廣之血統關係，中間尙欠明瞭也。

隋書高祖本紀曰：「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 堅，……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爲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元壽生太原太守惠，惠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

據以上所載觀察；知由鉉至文帝，中間系統明瞭；由鉉上溯震，只言八代，既無名字，更無事蹟；則鉉是否爲震苗裔，殊有研究餘地

也。

新舊唐書高祖本紀皆言唐爲涼武昭王嵩之後，嵩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賜，仕魏爲幢主。天賜生虎，後魏左僕射，封隴西郡公。與宇文泰、李弼等同爲西魏佐命，稱爲八柱國。虎生昞，周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封唐國公。昞生淵，是爲高祖。似乎武昭王與高祖之血統關係極爲明瞭確鑿。然據魏書研究，知西涼亡後，嵩之孫寶入魏，封燧煌公，仕至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子孫世其業，爲魏世臣，閱閱之盛在北朝當首屈一指。魏書卷三十九李寶傳中具載李氏名臣，備極褒崇，而獨不及李虎；似乎未嘗承認李虎爲武昭王裔孫。然猶可曰北齊與北周世仇，北齊人魏收所撰之書，不載西魏佐命大臣，未嘗不近情理。然李寶傳中有名昞者，爲寶之曾孫，龍驤將軍、滎陽太守、姑臧侯、承之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平男、虔之子，爲高陽王、雍、太尉、錄事參軍，死河陰之難，與唐書高祖本紀所載皇考隋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唐仁公同名。仁公爲嵩六代孫，參軍爲嵩五代孫，族子與族父同名，繩以南北朝時避家諱之慣例，似乎無此情理。李虎、李昞在魏書、周書、隋書、北史皆無傳，僅附見於唐書高祖本紀及同時其他各名人傳中，是否爲武昭王子孫，似乎尙有研究餘地。至於武昭王家世，據魏書卷九十九李嵩傳，謂嵩爲漢前將軍廣之後；晉書卷八十七涼武昭王傳，謂嵩爲廣十六世孫。魏書爲北齊魏收所撰，脫稿在先，只知嵩爲廣後，而未詳其世次。晉書爲唐太宗御撰，脫稿在後，知廣與嵩中間之世次，而未載其人名與事蹟。竊意魏書所載當係根據當時傳聞，晉書所載多少加以人工點綴，然則武昭王與李將軍廣之血統關係，亦似乎尙有研究餘地也。

五. 隋、唐皇室女系血統確爲鮮卑人也。

周書卷十六獨孤信傳曰：「信第四女，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

隋書卷三十六文獻獨孤皇后傳曰：「文獻獨孤皇后，……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

卷四十五文四子傳曰：「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舊唐書高祖本紀曰：「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襲唐國公。……文帝獨孤皇后，即高祖從母也；由是特見親愛。」

新唐書高祖本紀曰：「仁公生高祖於長安，……襲封唐公。隋文帝獨孤皇后，高祖之從母也；以故文帝與高祖相親愛。」

據以上各條觀察：知獨孤信第四女適唐仁公李昞，生高祖淵，後追尊為元貞皇后；第七女適隋文帝堅，生太子勇，煬帝廣，秦王俊，王秀，漢王諒，諡曰文獻皇后。獨孤信先世為魏初三十六部大人之一，係拓跋氏嫡系鮮卑人，然則隋煬帝，唐高祖皆鮮卑婦人所生，實混血兒也。

周書卷三十竇熾傳曰：「熾兄子毅……尙太祖第五女襄陽公主。毅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

舊唐書卷五十一后妃傳上曰：「高祖太穆皇后竇氏……隋定州總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

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傳上曰：「高祖太穆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尙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為定州

總管,神武公。

同卷七十六高祖諸子列傳曰:「高祖二十二子:竇皇后生建成,太宗皇帝,玄霸,元吉。

舊唐書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傳曰:「高祖二十二男:太穆皇后生隱太子建成及太宗,衛王玄霸,巢王元吉。」

據以上各條觀察:知高祖竇皇后爲周文帝宇文泰女外孫,亦鮮卑婦人所生。竇后生太子建成,太宗世民,齊王元吉。太宗父母皆鮮卑婦人所生,則太宗亦混血兒也。

舊唐書后妃傳上曰:「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

新唐書后妃傳上曰:「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其先魏拓跋氏,後爲宗室長,因號長孫。」

隋書卷五十五高勣傳曰:「高勣字敬德,渤海蓊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

北齊書卷十三清河王岳傳曰:「清河王岳……高祖從父弟也。」

舊唐書卷七十六太宗諸子傳曰:「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恒山王承乾,濮王泰。」

新唐書卷八十太宗諸子傳曰:「太宗十四子:文德皇后生承乾,又生第四子泰。高宗皇帝。」

據以上各條觀察:知太宗長孫皇后爲後魏宗室長孫晟女,其母高氏爲北齊清河王岳女孫,襲清河王勣女,父系母系皆鮮卑人。長孫皇后生太子承乾,魏王泰,高宗治。高宗之父太宗爲混血兒,母長孫皇后爲鮮卑婦人,則高宗本身承襲鮮卑血統者約四分之

三,承襲漢族血統者僅四分之一也。(附表一)

六. 隋室,唐室之家族關係,常與儒教道德倫理抵觸,而與西北民族風俗習慣暗合也。

史記匈奴傳曰:「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漢書匈奴傳同)

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曰:「烏孫國……與匈奴同俗。武帝即位,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欲使其孫岑陁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陁遂妻公主。」

後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傳曰:「烏桓者本東胡也。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其俗妻後母,報寡嫂。」

又曰:「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

同卷八十七西羌傳曰:「其俗……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故國無鰥寡。」

三國志魏志卷三十東夷傳曰:「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

晉書卷九十七西戎傳曰:「吐谷渾,……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

周書卷五十突厥傳曰:「父,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

隋書卷八十四突厥傳曰:「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



據以上各條觀察：知父死妻母，兄死妻嫂，爲西北民族之公共習慣；蒙族之匈奴，滿族之扶餘，滿蒙混血族之烏桓，鮮卑，回族之烏孫，突厥，藏族之西羌無不皆然。號稱爲例外者，獨有奉行儒教之東亞各國而已。中國爲儒教發祥地，家族道德倫理之觀念最重。亂倫之事，雖殘忍暴虐如桀，紂，幽，厲，驕奢淫佚如齊東昏侯，陳後主，亦有所避忌而不敢爲。其敢公然犯天下之大不韙者，只有鮮卑民族出身之北齊文宣帝高洋，武成帝高湛等數人而已。漢族出身之皇帝，惟隋煬帝，唐太宗，高宗爲例外：

史稱隋文帝晚年不克令終，係煬帝使私人張衡行大逆。文帝崩後，煬帝烝於文帝後宮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宮庭之間有慚德焉。（看隋書卷三十六后妃傳）

唐太宗殺其弟齊王元吉，而納其妃楊氏，有寵，生曹王明。長孫皇后崩，帝欲立楊氏爲后，納魏徵諫，乃止。後以明繼元吉後。（看唐書卷八十太宗諸子傳。）

廬江王瑗者魏隴西襄公虎之曾孫，周朔州總管蔚之孫，隋柱國哲之子，高祖之族子，太宗之族兄弟也。太子建成死後，瑗以平素黨於建成，懼罪，謀反，伏誅，有寵姬沒入宮，侍帝。帝以示王珪，納珪諫，乃出之。（看新唐書卷七十八宗室列傳，資治通鑑綱目卷三十九貞觀二年十一月以王珪爲侍中條。）

太宗崩，高宗即位，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旋納武氏讒，廢皇后王氏，淑妃蕭氏爲庶人而殺之，立武氏爲皇后。宰相長孫無忌，褚遂良等皆以反對廢立被害。（看新唐書卷七十六后妃傳上）

隋煬帝驕暴之主，無論矣。唐太宗，英主；高宗，仁君；何爲出此？意

者隋,唐皇室或係北方民族出身,其先天上之遺傳與後天上之習慣皆不以亂倫爲非,故有此種矛盾舉動也。

七. 隋,唐皇室好與外族通婚姻也。漢族富於自尊心,不好與外族通婚。除去西漢高帝對於匈奴冒頓單于,武帝對於烏孫昆莫,曾因不得已之原因,與之和親外,歷代漢族出身之皇室皆無此例也!獨隋,唐兩朝爲例外。隋室宮中:若文獻皇后獨孤氏,太子勇妃元氏,蜀王秀妃長孫氏,漢王諒妃豆盧氏; (附表二) 唐室宮中:若文德皇后長孫氏,貞懿皇后獨孤氏,高祖昭儀宇文氏,皆鮮卑人; 熒煌王承案妃毗伽公主,則回紇人也。(附表三) 隋室公主下嫁外族者:有皇妹,皇女,宗室女;其所嫁之駙馬:有鮮卑人,有突厥人;有前代歸化人,有外國君主。(附表四) 唐室公主下嫁外族者:有皇女,皇妹,親王女,宗室女,皇室甥女,宗室甥女;其所嫁之駙馬:有鮮卑人,有突厥人,有奚人,有契丹人,有吐蕃人,有南詔人;有前代歸化人,有本身歸化人,有外國君主,有外國親王,有外國大臣。(附表五,六,七,) 其所以不以「非我族類」爲嫌者,由側面觀察,知隋,唐皇室或者亦係北方民族之一,故絕無種族見解存於胸中也。

八. 唐室好以國姓賜與外族也。歷代國姓最重,絕不輕易授人;漢初婁敬賜姓劉,宋初李繼遷賜姓名趙保吉,北宋末李良嗣賜姓趙,明末鄭成功賜姓朱,蓋歷史上僅見而已。獨唐代國姓隨意授人,絕無種族界限。其賜國姓者:有靺鞨人,有契丹人,有奚人,有鐵勒人,有回紇人,有突厥人,有沙陀人,有黨項人,有安息人;有本身歸化人,有前代歸化人;有唐室大臣,有外國君主,有外國親王,有外國酋長;極千差萬別之致。唐室所以隨意以國姓授與外族者,由側面觀察,知唐室國姓亦得自倘來,故用推己及人方法,而公諸同類也。(附表八)

吾友李貽燕，福建閩侯人也。少年在家鄉時，曾見南宋宰相李忠定公時代所修之李氏家譜。自西漢前將軍廣至南宋忠定公綱，歷代李氏名人皆載其內，唐代之文士李太白，李陽冰等亦俱列入，獨闕有唐皇室及皇族。李忠定公卒於宋高宗紹興十年，（西歷紀元一一四〇年）上距李將軍廣沒世之歲（漢武帝元狩四年，西歷紀元前一一九年。）已一千二百五十九年，距唐亡之歲（昭宣帝天祐四年，西歷紀元九〇七年。）僅二百三十三年耳。此表係忠定公在世時所修，至晚當在西歷一千一百四十年以前脫稿。忠定公非排唐者，所載當有根據，最切近之根據當為忠定公先人所保存之李氏家譜。既有此赫赫光榮之三百年一統天子本家，豈有不列入之理，然則唐室與李將軍廣不發生血統關係，在李忠定公時固早已確定矣。李忠定公為有宋一代名臣，道德，學問，功業，文章俱足千古，非肯消極說假話者。公修家譜時既不敢高攀唐室作本家，我輩二十世紀之後生小子，自不便專信官書一面之辭，而代李將軍廣妄認子孫，並代李忠定公妄認聯宗也。

（二十年三月十七日脫稿）



隋 室 外 族 女 子 入 宮 表

附 表 二

諡號及姓氏	原籍及父兄	宮中原 來位置	所生子女	何族	見於何書
文獻皇后 獨孤氏	中雲大國公 太保衛國公 羅太衛國公 伽周伯衛國 人宗伯衛國 諱宗伯衛國 信第七女	文帝皇后	房陵王勇，楊 帝廣，秦孝王 俊，庶人秀， 庶人諒。	鮮卑	北史后妃傳下 隋書后妃傳
房陵元 妃王氏	國洵女 柱國洵女 人刺史矩 洛陽州公 涇陽公	太子勇妃 元妃	無	同	隋書房陵王勇 傳元孝矩傳
蜀長 王孫妃 氏	柱國公覽女 上刺史覽 人州公覽 洛陽州公 國涇州公 薛國公	蜀王秀妃		同	隋書長孫覽傳
漢豆 王盧妃 氏	昌柱楚 人上管 慕容人總 容河州總 徒河州總 本姓慕容 黎徒河州 國夏州公 國公勣女	漢王諒妃		同	隋書豆盧勣傳

## 唐室外族女子入宮表

附表三

諡號及姓氏	原籍及父兄	宮中原來位置	所生子女	逝去年	何族	見於何書
文德皇后長孫氏	隋左驍衛將軍晟女	太宗皇后	廢太子乾，濮王泰，高宗治	太宗貞觀十年六月崩	鮮卑	唐書后妃上太宗諸子傳
貞懿皇后獨孤氏	左威衛錄事參軍顯女	代宗貴妃	韓王迥，陽公主。	代宗大曆十年薨	同	唐書后妃傳下
宇文昭儀	中書令郛國公士及妹	高祖妾	韓王元嘉，魯王靈夔。	未詳	同	唐書高祖子傳及諸文士傳
毗伽公主	回紇葛勒可汗磨延啜，爲葛勒可敦養女	燉煌郡王承案妃			突厥	唐書回紇傳上

隋 室 公 主 下 嫁 外 族 表

附 表 四

封 號	父或兄弟	下嫁何人	家 世	何族	見於何書
昌樂長公主	文帝妹	豆盧通	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後周大司寇楚國公寧之子，上柱國夏州總管勣之兄。仕至洪州總管，封南陳郡公。	鮮卑	隋書豆盧勣傳
廣平公主	文帝女	宇文靜禮	上柱國涼州總管汝南郡公慶之子，仕至熊州刺史，封安德縣公。	同	隋書宇文慶傳
光化公主	宗室女	慕容伏	吐谷渾可汗	同	隋書吐谷渾傳
同	同	慕容伏允	吐谷渾可汗。伏弟。	同	同
安義公主	同	阿史那染干	突厥啟民可汗。沙鉢略可汗之子。	突厥	隋書突厥傳
義成公主	同	同	同	同	同
信義公主		阿史那達漫	西突厥處羅可汗。泥利可汗之子，其母向氏本中國人也。	同	隋書西突厥傳
南陽公主	煬帝長女	宇文士及	右衛大將軍述子，篡賊化及之弟。	鮮卑	隋書列女傳宇文文化及傳
華容公主	宗室女	麴伯雅	原籍金城榆中，本漢族，世為高昌王。	漢	北史西域傳

## 唐室公主下嫁外族表

附表五

封號	何帝女	下嫁何人	家世	何時歸化	何部人	見於何書
長沙公主	高祖女	豆盧懷讓	隋相州刺史通之孫，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寬之子，武后宰相欽望諸父。	後魏	鮮卑	唐書豆盧欽望傳
房陵公主	同	賀蘭僧伽	據通志氏族略，賀蘭氏魏孝文帝時改賀氏。	同	同	唐書公主傳
九江公主	同	執失思力	突厥酋長，降唐授左領軍將軍。	唐初	突厥	同
衡陽公主	同	阿失那社爾	西突厥處羅可汗次子，降唐授右衛大將軍。	隋	同	同
長樂公主	太宗女	長孫冲	太尉趙公無忌子，仕至秘書監。無忌得罪流嶺南而卒。	後魏	鮮卑	唐書長孫無忌傳
東陽公主	同	高履行	侍中右僕射申公士廉子。	同	同	唐書高儉傳
安康公主	同	獨孤湛		同	同	唐書公主傳
新興公主	同	長孫曦		同	同	同
新城公主	同	長孫詮	陝州刺史操子，無忌從子，無忌得罪，流雋州被害。	同	同	唐書長孫無忌傳
衛國公主	玄宗女	豆盧建		同	同	唐書公主傳
貞陽公主	同	源清		同	同	同
信成公主	同	獨孤明		同	同	同
宿國公主	肅宗女	豆盧湛		同	同	同
寧國公主	同	回紇威遠	武可汗名磨延啜，懷仁可汗子。	獨立國	突厥	同



義章公主	德宗女	張茂宗	義武節度使孝忠次子。	肅宗時	奚	同
咸安公主	同	回紇武義成功可汗	名頡莫賀，登里可汗從父，後改封長壽天親毗可汗。	獨立國	突厥	唐書公主回鶻傳上
襄陽公主	順宗女	張克禮	義武節度使孝忠孫，茂昭子。	肅宗時	奚	唐書公主張孝忠傳
歸國公主	同	王承系	成德節度使武俊孫，士真子，承宗弟。	同	契丹	唐書公主王武俊傳
普寧公主	憲宗女	于季友	山南東道節度使頡子	後魏	鮮卑	唐書公主于頡傳
太和公主	同	回鶻崇德可汗	保義可汗子，姓跌跌氏。	獨立國	突厥	唐書公主回鶻傳下
廣德公主	宣宗女	于 琮	周太師謹之後，為右僕射，死黃巢之難，公主同殉國。	後魏	鮮卑	唐書公主于志寧傳

# 唐室宗女下嫁外族表

## 附表六

封號	其父何人	下嫁何人	家世	何時下嫁歸化	何部族	見於何書
未詳	未詳	宇文士及	隋右衛大將軍述子，本姓破野頭。	高祖時	鮮卑	唐書宇文士及傳
臨洮縣主	同	契苾何力	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葛勒特咄咄之子。	唐初	突厥	唐書契苾何力傳
壽安公主	絳王悟	王元逵	回紇阿布思之族，成德節度使王廷湊子，襲父職。	唐中葉	同	唐書王廷湊傳
榮義郡主	未詳	安慶宗	范陽節度使祿山子，為太僕卿。	玄宗時	胡	唐書安祿山傳
定襄縣主	未詳	阿史那忠	本名泥孰，突厥啟民可汗弟蘇尼失子。	太宗時	突厥	唐書阿史那社爾傳上 突厥傳上
金山公主	宋王器	突厥可汗默啜	頡利可汗族，骨咄祿之弟。	睿宗時	同	唐書突厥傳上
南和縣主	蜀王	楊我支特勤	默啜子	玄宗時	同	同
文成公主	未詳	棄宗弄讚	吐蕃贊普，論贊素之子。	太宗貞觀十五年	西藏	唐書吐蕃傳上
金城公主	齊王禮	棄隸踏贊	同，棄宗弄讚玄孫器弩悉弄之子。	中宗景龍三年	同	同
少寧國主	榮王琬	英武可汗延英義可汗移地健	回紇君主。磨延啜，懷仁可汗子；移地健，英武次子也。	肅宗時與寧國公主為媵	突厥	唐書回鶻傳上
弘化公主	未詳	河源郡王諾曷鉢	吐谷渾可汗。伏允孫，西平郡王順之子。	太宗貞觀十三年	鮮卑	唐書西域傳上
金城縣主	同	蘇度模末	諾曷鉢長子	高宗初	同	同
金明縣主	同	闕盧模末	諾曷鉢次子	未詳	同	同
安化長公主	同	南詔聖明文武帝法	景莊帝會龍子，襲王，僭偽號。	僖宗時	苗	唐書南蠻傳中

唐 氏 甥 女 下 嫁 外 族 表

附 表 七

姓名及封號	家 世	下嫁何人	家 世	何時下嫁	何部部	見於何書
未 詳	瓊邪公孫 主外孫	祿 東 贊	吐蕃宰相	太宗貞觀 十五年	西 藏	唐書吐蕃 傳上
永樂公主楊氏	東平王外 孫，楊元 嗣女。	松漠郡王 失活	契丹酋長 李盡忠弟。	玄宗開 元四年	滿 蒙 混 血	唐書契丹傳
同	同	松漠郡王 娑固	同，失 活弟。	同五年	同	同
燕郡公主慕容氏	宗室所出	松漠郡王 鬱干	同，娑固 從父弟。	五年以後	同	同
同	同	遼陽郡王 吐干	同，鬱 干弟。	同	同	同
東華公主陳氏	同	廣化郡王 邵固	同，盡 忠弟。	同	同	同
靜樂公主獨孤氏	同	崇順王懷秀	同	天寶四載	同	同
固安公主辛氏	同	饒樂郡王 李大酺	奚酋長	開元二年	同	唐書奚傳
東光公主韋氏	中宗外孫 成安公主 女。	饒樂郡王 魯蘇	同，大 酺弟。	開元間	同	同
宜芳公主楊氏	宗室出女	懷信王延寵	同，李 詩子。	同	同	同

## 唐代外族賜姓表

附表八

姓名	字	家世	本姓	何時歸化	官爵	何族	見於何書
李突地稽		靺鞨酋長	本詳	隋末唐初	燕州總管者國公 右衛將軍	滿洲	唐書李謹行傳
李謹行		突地稽子	同		營州都督積石道 經略大使燕國公	同	同
李多祚		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	同	未詳	右羽林大將軍遼陽郡王	同	唐書本傳
李楷洛		契丹酋長	大賀	武后時	左羽林大將軍薊郡公	滿蒙混血	唐書李光弼傳
李光弼		楷洛子	同		太尉侍中兵馬副 元帥臨淮郡王	同	同
李榮		光弼子	同		涇原節度使	同	同
李光進	太應	光弼弟	同		渭北邠寧節度使 武威郡王	同	同
李元諒		安息人，少為宦官駱奉先養子，冒駱姓，名元光。	安	未詳	隴右節度使武康郡王	阿利安	唐書本傳
李光進		鐵勒阿跌部酋長，世襲鷄田州刺史。	阿跌	唐初	靈武節度使	突厥	同
李光顏	光遠	光進弟	同	同	司徒侍中河東節 度使	同	唐書李光進傳
李寶臣	為輔	范陽內屬奚，為張鎮高養子，冒張姓，名忠志。	未詳	未詳	成德節度使	滿蒙混血	唐書藩鎮傳
李惟岳		寶臣子			寶臣卒，自稱留後以拒命，為將王武俊所殺。	同	附載李寶臣傳
李惟簡		惟岳弟			鳳翔節度使武安郡王	同	同
李茂勳		回鶻阿布思之裔，以功賜姓名。		開元初	盧龍節度使	突厥	唐書藩鎮傳

李可舉	茂 勳 子			同	同	同，附載李茂勳傳
李思摩	突厥頡利可汗族設人，父曰咄六。	阿史那	唐初	右武衛將軍	同	唐書突厥傳上
李思忠	回鶻王子，本名暹沒斯。	藥羅葛	武宗時	左監門衛上將軍懷化郡王	同	唐書回鶻傳下
李思貞	回鶻特勤，本名阿歷支。	同	同	左威衛大將軍寧邊郡公	同	同
李思義	同，本名習勿吸。	同	同	同，昌化郡公	同	同
李思禮	同，本名烏羅思。	同	同	同，寧朔郡公	同	同
李弘順	回鶻大會，本名愛邪勿。	同	同	右領軍大將軍寧塞郡公	同	同
李國昌	沙陀會長朱邪執宜子，本名赤心。	朱邪	唐初	大同振武節度使	同	唐書沙陀傳
李克用	國 昌 子	同		河東節度使晉王	同	同
李窟哥	契 丹 酋 長	大賀		松漠都督無極男	滿蒙混血	唐書契丹傳
李盡忠	窟 哥 孫	同		同	同	同
李失活	盡 忠 從 父 弟	同		同，松漠郡王	同	同
李娑固	失 活 弟	同		同 同	同	同
李鬱干	娑 固 從 父 弟	同		同 同	同	同
李吐干	鬱 干 弟	同		同 遼陽郡王	同	同
李邵固	盡 忠 弟	同		同 廣化郡王	同	同

李屈烈	爲部將可突干所擁立，叛唐。	同		同	同	同
李過折	斬可突干及屈烈，復來歸。	同		同	北平郡王	同
李懷秀	契丹大會	同		同	崇順王	同
李可度者	奚會長	未詳	唐初	同	饒樂都督樓煩縣公	同 唐書奚傳
李大酺	同	同		同	饒樂郡王	同
李魯蘇	大酺弟	同		同	奉誠郡王	同
李詩	奚會長	同		同	歸義王	同
李延寵	詩子	同		同	懷信王	同
李婆固	奚會長	同		同	昭信王	同
李日越	同	同		同		同
李梅落	同	同	元和元年	同	歸誠郡王	同
李索氏	梅落部長，賜姓。	同	同	同	檀薊州游奕兵馬使	同
李沒辱孤	同	同	同	同	平州游奕兵馬使	同
李獻誠	黑水靺鞨會長	未詳	開元十年	同	黑水都督	滿洲 唐書黑水靺鞨傳
李赤辭	黨項會長	拓拔	貞觀中	同	西戎州都督	西藏 唐書西域傳上
李思恭	黨項平夏部首領	同		同	定難節度使夏國公	同

李思諫		思 恭 弟	同		同	同	同
李思孝		同	同		保大節度使	同	同
李思敬		思 孝 弟	同		同	同	同





# 關於龜茲白姓之討論

馮承鈞

向覺明

- 一. 論龜茲白姓 (向覺明)
- 二. 再說龜茲白姓 (馮承鈞)
- 三. 論龜茲白姓答馮先生 (向覺明)
- 四. 論龜茲白姓答劉先生 (向覺明)

## 論龜茲白姓 (一)

向覺明

編者案本文曾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四八期,本刊承文副編者之雅意,將馮向二先生論龜茲白姓之文字三篇讓本刊發表,故復轉錄向先生之文如此,俾讀者既知其源委,且以省檢索之勞焉。

馮承鈞先生論「中亞新發現的五種語言與支白安康尉遲五姓之關係」一文(見大公報文學副刊一四一期,本刊第一卷第四期曾轉載其文)發表其焉耆語即月支語,鉢羅婆語即安息語之假定,並論及月支焉耆爲同一對音之理由,與夫支白安康尉

---

遲，五姓對音之追溯諸端，文中對於龜茲白姓尙未尋出對音，只謂其爲龜茲人所冠之姓，無疑義云云。今按龜茲白姓，是否亦如于闐王姓尉遲之出於 Uijaya 一辭之例，係由譯音而來，尙難確定。唯據余懸測，龜茲白姓，疑淵源於漢唐間古籍中時道及之『白山』而非譯音也。茲略陳鄙意如次，尙望馮先生及讀者諸君有以教之。

按龜茲白姓，或亦作帛。作白者似最先見於古籍。後漢書班超傳有龜茲侍子白霸之名。至於龜茲白姓之一作帛，則僅見於晉代。高僧傳之高座法師帛尸黎密多羅，據云乃龜茲王子。又有竺佛圖澄，原本姓帛，當亦爲龜茲人。晉書焉耆國傳言焉耆國王龍安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安子會雪父仇，遂襲滅白山。符堅遣呂光平西域，龜茲王白純爲所滅，別立純弟震爲龜茲王。白純，據晉書龜茲國傳作白純，載記呂光傳則作帛純。然按高僧傳鳩摩羅什傳，龜茲王爲白純白震；北史周書隋書兩唐書之龜茲國傳，俱云龜茲國王姓白，係呂光所立白震之後，並不作帛。是龜茲國姓，實應作白，作帛者爲載筆之誤；帛尸黎密多羅既爲龜茲王子，自應姓白，不煩言而喻也。

龜茲王室在西元前第一世紀以前之統系及其族姓，今不可得而知，至其改用白姓之始，疑起於西元前第一世紀末葉，龜茲王絳賓醉心華化以後之時也。龜茲王絳賓妻烏孫公主解憂長女弟，始於漢宣帝元康元年（西元前六五年）夫婦相階入漢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綺繡雜繪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漢書渠犂傳謂絳賓「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

所謂羸也。」形容絳賓之醉心於中國文明，可謂淋漓盡致。絳賓死，其子承德嗣位。絳賓一名，當係譯音，至於承德，便似漢名。以絳賓之如此醉心華化，妻又為漢公主之女，故承德二字，必為模擬漢人而取。至建初時，（西元後第一世紀中葉，）班超上疏，請攻滅龜茲，疏中始及龜茲侍子白霸之名。則龜將王室之改白姓，雖無確證以斷其為即自絳賓始，而起於絳賓醉心華化以後，西元前後數十年間，似約略可決也。自是若晉時之龜茲王白山白純白震，其姓其名，皆屬華風。隋唐之際，龜茲王室雖仍白姓，而名則詰屈繳繞，大異於前。如隋之蘇尼咥（北史作蘇尼噠，疑為形誤，）唐之蘇伐勃駛，蘇伐疊，訶黎布失畢，疑皆為龜茲原音，白姓則史臣依據舊史以冠其上耳。他如隋煬帝欲循曹妙達封王之例以寵之之樂正白明達，唐時安西番將白孝德，則原出龜茲，臣事中國，遂從華風者也。

龜茲王室以及龜茲國人東來中土，所以冠以白姓者，余意以為譯音，乃取義於龜茲國北之白山而言也。龜茲國北之白山，即今天山，亦即漢書西域傳中所指之北山。白山橫亙西域之中，往昔西域諸國，對此具有絕大之神密。太平御覽卷五十引西河舊事有云，一天山高，冬夏長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後漢書明帝紀引此拜下有焉字）在蒲（同上明帝紀及班超傳引此蒲下有類字）海東一百里。即漢貳師擊右賢王之處也。此處所指，大約在今巴里坤附近，實則天山不限於一地，東西數千里，俱為天山，是以周書隋書北史及焉耆疏勒龜茲地望，俱云在白山南若干里。而在天山羣峯之中，龜茲以北今稱為汗騰格里山者，尤為羣山之冠冕。龜茲盛時，稱霸西域，不惟姑墨溫宿尉頭，仰其鼻息，即焉耆疏勒，亦復甘心北面；巍然

爲北道一大國。故班超呂光之征西域，皆以先服龜茲爲急務。龜茲盛時疆域疑有白山南面諸國之大部分。白山爲其國中唯一之大山，重以汗騰格里山即在其境內，故龜茲對於白山，實無異於清朝之於長白山，爲其鎮國之神山。因即取白爲氏，蓋至爲近理之舉。徵之晉書載記赫運勃勃傳，勃勃自道其受姓始末，以爲「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運；今改姓曰赫連氏。」赫連氏之來源，是否如此，尙有待於語言學上之考究，唯龜茲百姓之爲竊取斯義，則大致或不相遠也。

余意龜茲之姓見於故籍，而待新發見之龜茲語爲之證合，或梵文之屬爲之溯源者尙復不少。隋書音樂志紀有龜茲人蘇祇婆傳習琵琶七調。隋書龜茲傳謂龜茲王白蘇尼咥，白係中國史官所加，蘇尼咥則其龜茲原來姓名。唐時龜茲王又有蘇代駛與蘇伐疊二人。蘇查蘇伐疑爲同音，而蘇祇婆一名還原，或爲 *Suvajiva*；蘇與蘇伐，或同爲 *Suva* 之異譯。唯所擬對音，是否相合，尙須在龜茲語及梵文找尋證據，不敢遽然決定也。唐書又紀有訶黎布失畢及葉護二人，俱謂爲龜茲王名。今按訶黎布失畢之對音，猶不之知，葉護則係突厥官名，彼時龜茲已淪於突厥，受其官封，史臣不察，乃誤以葉護爲王名耳。

# 再說龜茲白姓 三

馮承鈞

我發表了「中亞五種語言」一文以後，引出覺明先生的論「龜茲白姓」一文，引證詳贍，且喜且佩。既然遇見了一位「有本錢的同行」，便忍不住再談一談龜茲白姓。

我從前說白姓是龜茲人的姓，可是要將下面幾種姓白的撇開：

（一）中國的白姓，這一類姓，當然是與龜茲毫無關係，不能做白香山把白公勝白乙丙拉來通譜。

（二）若干沙門的白姓，「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道安以釋命氏，遂為後式，」（出三藏記集道安傳）則如白法祖一類的沙門，不可誤作龜茲。

（三）唐書之「其先為突厥人」的白元光，五代史之吐谷渾酋長白承福，這一類的姓白的，也要暫時撇開。

除開上列幾種，所餘下來的龜茲白姓，如果真是歷代相傳不絕的氏族，可以算得是世上的一個大世家閥閱，七百多年，姓白的龜茲國王，經載籍明著的有下面許多人，即後漢書的白霸，白英，晉書的白山，白純，白震，隋書的白蘇尼咥，唐書的蘇伐勃駛，蘇伐疊，訶梨布失畢，白素稽，延由跌，白莫苾，白多布，（後改名孝節）圓照撰悟空行紀的白環，等是也。

至若沙門要算帛尸黎蜜多羅 Srimitra 是最早的了，還有所謂三國時代的白延，其實是前涼時代的人，後別有說。

這白字究竟是音譯還是意譯？現在我可不敢斷定，覺明先生

「因白山而得姓」的話可備一說,然而我不敢完全贊同,因為新疆昔有兩座白山,一座是西河舊事「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改白山括地志曰,「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史記卷一〇九李廣傳正義引)則在今鎮西哈密之間,後漢書耿秉傳出白山擊車師,就是這個白山。一座是唐書龜茲傳「姓白氏,居伊邏廬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的白山,「初羅漫」不知出於何種語言,「阿羯」想是突厥語的Ak(此言白,田字或者是tagh(此言山)的變音。後一白山好像是晚見於唐書,魏書祇言其國西北有大山,山雖同是一山,可沒有說是白山,西域記屈支條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玄奘要是知有白山,必定有梵音「叔離勢羅」類的名稱,但是未見著錄,可見這白山的名目晚見,怕是突厥人傳過去的。至若東邊的白山與龜茲沒有瓜葛,龜茲國力未曾到過高昌,似不能取境外的山名,作為國王的姓氏。所以就目前說,以山為姓,尚無強健理由。不過在科學裏頭,話是很難說的,將來出土的史料,若更有發現,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釋藏,若仔細爬梳,類書的材料,像冊府元龜之類,若完全稟集,語言裏頭若別有對證,也許我是費話,別人有理。

隋唐時龜茲王幾個譯名,現在已有法還原,西域記說「近代有王,號曰金花,」又說,「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則可以從梵文裏頭去探尋了。考翻譯名義集七寶篇,「蘇伐羅,或云修跋羅此云金」還原則為Suvarna又百華篇,「布瑟波,此云華,」還原則為Puspa蘇伐勃駛應是Suvarnapuspa的節譯。覺明先生蘇伐二字還原不錯,不過被唐朝的譯人節譯所阻,不能盡其全功。我現在再進一步考證訶梨布失畢的梵名,更不難了。「布失畢」就是「布瑟波」「勃駛的同名異譯。至若「訶梨,」若把訶梨跋摩Hariv-

arman 傳序(出三藏記集卷八)看一看,就可以知道訶梨布失畢就是 Haripuspa 的對音,此言「獅子花」是已。若將金花獅子花等王號推想一下,好像龜茲王號常用「花」字。我又聯想到訶梨跋摩的「跋摩」來了,跋摩 Varman 背鎧,印度或印度化的王號,甚至到中國許多僧人的名稱常有這個尾巴。從前的譯人看見他們的名尾,都是一樣,所以將他當作姓,而譯其音曰「范。」史傳中林邑國王姓范,大概是這樣來的。所以 Bhadravarman 叫范胡達, Cambhuvarman 叫范梵志。拿這個例子來一推,我倒有點疑心這個「白」字是從 Puspa 來的。但我這也不過是聊備一說,不敢斷定說是。

## (二)

爲了一個龜茲白姓,費了許多筆墨,究竟值得嗎?我敢說關係很大,因爲他牽涉到佛教最初東被的歷史,這一件事是人所想不到的。我們研究經錄,在後漢魏吳西晉二秦諸錄中,除開一個白延外,沒見一本龜茲人的譯經,可是處處看見龜茲語的痕跡。Sylvain Levi 的龜茲語考說,對照漢梵,常見漢譯與龜茲語近,與梵語遠,譬如「沙門」「沙彌」「波逸提,」這些音譯,「出家」「外道」「滅」這些意譯,皆像是從龜茲語轉販來的。而且魏略後漢書中還有「桑門」「晨門」許多證據。可見最初譯經的,是些用龜茲語的人,不但說天竺人直譯的話靠不住,而且在安息康居月支種種語言未詳細研究之先,也祇好讓龜茲人專美於前了。

但是若將最初經錄中無龜茲人譯經的事實對證起來,又不相符,這件問題似乎麻煩了。有人問我說白延不是姓白嗎?歷代三寶紀大唐內典錄古今譯經圖紀開元釋教錄不皆說他是西域人嗎?西域姓白的不說是龜茲人嗎?何以說沒有龜茲人譯經呢?問

雖問得不錯,我却有我的理由,我從前費了好幾個月的功夫,想把古今存佚的譯經,和現在佛學研究的成績,整理一下,後來中輟了,中輟的原因,不是玄奘所說的「自量氣力不復辦此」實在是因爲這種研究太苦,一個人去硬幹,固然可以治學,可是不能治生。然而也把後漢魏吳的經錄整理得有點頭緒。片斷整理的結果,我覺經有僞,人亦有僞,現在祇把白延來說,高僧傳說不知爲何許人,僧祐著錄其譯經二部,長房錄六部,開元錄五部,開元錄中其本並闕,可是今日到有一本白延出的須賴經 *Surata Pariprccha* 不知從那裏來的。考開元錄卷十二,著錄須賴經一卷,前涼月支優婆塞支施崙譯註云,「出經後記,第三譯,前後四譯,三本闕,」我按著這線索去尋,祐錄以下都說白延出首楞嚴經,檢出二藏記集卷七首楞嚴後記云,「咸安(大正新修本作咸和誤)三年(紀元三七三)歲在辛酉,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出此首楞嚴經,於時有月支優婆塞支施崙手執胡本,」「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州內正聽堂湛露軒下集,時譯者歸慈王世子帛延,善晉胡音,延博解羣籍,內外兼綜,」云云,這樣看起來,明明是張冠李戴,這個帛延明是那個白延,不過把他提前了一百十五年了,拿前後証據來比較,當然祇有前涼的帛延是真的,按此倒推,道安錄(出三藏記集所引)以前的人和經,必須要詳細鑑別一下。

由前一說,佛教東被,龜茲人的介紹是無可疑的,試再舉一證據來說,宋高僧傳卷三彥綜論曰,「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 *Indika* 國者,因而譯之,若另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這明明證明龜茲爲佛教東行之一大站了。但由後一說,前涼以前並無一龜茲人譯經。然則這些留存龜茲語的古經文,是從那裏來的呢?我想祇有三種解決方法。



(一) 其他介紹佛教的西域語言,與龜茲語相近。

(二) 譯經和譯人「提前」像白延這個例子。

(三) 假造幾個人,假造幾部經,或闕譯人名,或派在從前有名的譯匠名下,安世高支謙死後比活的時候譯經加了幾倍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要解決這些問題,先要闡明西域的語言,這是現在一件很大的難事。復次要將釋藏完全整理,高楠順次郎等新修的大正大藏經,「量」的成分煞是可觀,可是他祇顧校對別人的板本,不管自己的錯字句讀。

(三)

還有幾句零零碎碎的話,拉雜寫在後面。

西域華化是間歇的,不是繼續的。所以除從前的高昌有點成績外,其他都不相干。絳賓這個例子,好像是現代的人出洋回來,穿西服吃大餐的心理,回到鄉間去,是行不通的,所以祇能曇花一現。

蘇祇婆的梵名是 Sujiva 此言「善壽」釋藏中有個善壽長者與他同名,這個善壽能力可不小,他是一個受了印度文化的龜茲人,跑到突厥,送新嫁娘到中國來,並傳播音樂,(可惜此人生不逢時,要是生在現在,縱不能被研究院聘來當語言研究所的研究員也可以有充「坐汽車的教授」的資格,再不然也可以當一個學院音樂系的主任。)

蘇伐壘的,龜茲語名是 Swarnate 也是梵文的 Suvarnate 此名從伯希和在庫車西北三十里所發現的符券上見之,我想蘇尼啞的對音,恐怕也是一樣,此二人時代輩分不同,好像不是一個人,可是從前譯人和史官的玩藝,是沒有準的,也許他們鬧錯了。

梁書中有位紀元五二一年入貢的龜茲王，名尼瑞摩珠那勝，無法還原，譯名怕有脫訛。

本篇中所舉的龜茲，歸慈，屈友，庫車，皆是一地，此外還有鳩茲，歸茲，丘茲，屈茲，屈茨，安西，拘夷，曲先，苦叉，許多同名異稱。

尉遲的對音是 Vijaya 前次被手民誤排，這是梵名，可不知于闐語如何寫法。（編者按尉遲在于闐語作 vi sa）

#### （四）

我希望有人把載籍中的龜茲史事，按年代的先後，註明所出書名卷數，用西歷哀輯，作成一篇「龜茲史料。」最要是拿各本對勘，附註異同於下，比方唐書的延田跌，冊府元龜卷九七〇作延縣拔，對勘起來，至少可以知道田字是由字之訛。這部史料，在現在的中國有供無求，或者無大價值，但在西方考古學界，必定大為歡迎，因為科學方法我不如他，校勘板本他不比我，我們中國人現在要在世界考古界見長，最好先走這條路。

# 論龜茲白姓兼答馮承鈞先生 三

## 向 明 覺

前爲論龜茲白姓一文，承馮承鈞先生爲再說龜茲白姓一文予以指教。我於馮先生的文章未發表以前蒙編者的好意，得以先爲拜讀。我對於馮先生殷勤指教的厚意很爲感激，尤其是對於馮先生所創獲的龜茲白姓是出於蘇伐勃駛 *Suvarnapuspa* 和訶黎布失畢 *Haripuspa* 兩名末尾的 *Puspa* 一字之說，極爲贊同。

龜茲白姓對音之還原，大約要以馮先生的假定爲最近真了。有了馮先生的這一個假定，不惟我的龜茲白姓原於白山之說可以放棄。即是王靜安先生高昌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中所云訶黎布失畢爲訶黎伐失畢之誤，以爲訶黎伐即是突厥官名舊史所稱爲侯利發頡利發音變之說亦可由馮先生之假定而知其不然。

我在未讀馮先生的再說龜茲白姓一文之先，曾檢水經注卷一所引支僧載外國事，中間有這樣的一段「菩薩于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半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所謂半達鉢愁，據日本藤田豐八在他所著的葉調斯調私訶條考（見日本史學雜誌三十八編第七號）一文中說以爲梵文還原起來，應是 *Punda-Vasu* 二字。我當時私揣以爲藤田博士還原的梵文之對與不對，且不去管，而龜茲的白山當突厥勢盛時既有一阿羯田山的突厥名稱，說不定在漢魏時代印度佛教的勢力，瀰漫西域之際，別有一梵文名稱，也許即是與半達鉢愁相類的聲音。因此我曾假定龜茲白姓原出白山，音與義兩者的成分兼而有之。不過這種假設既沒有極積的文獻以爲證明，又嫌過於

深文羅織，始終不敢自信。如今得讀馮先生的意見，始確然知道我自己的假設缺乏語學上同文獻上的根據，是不能成立的。

至於馮先生文中謂龜茲的白山好像是晚見於唐書，此言似不盡然。太平寰宇記四夷引隋西域圖記「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烟；即是山爛沙處。」這即是水經注卷一引道安西域記的「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恆充三十六國用。」的屈茨北二百里之山，也就是椿園氏西域記所記庫車「出礪沙之山在城北。山多石碕，春夏秋碕中皆火，夜望如萬點燈光，人不可近。」的山。龜茲白山名稱的起原，蓋遠在唐朝以前也。至於唐以前和唐時的龜茲白山是否有如馮先生所云梵音「叔離勢羅」類的名稱，固不敢定，但是史記李廣傳正義所引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的「初羅漫」山必有誤字。斯坦因在敦煌所得的光啟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第五十四行有時羅漫山，又第七十三行屬於柔遠縣的有「時羅漫山，縣北四十里，按西域傳，即天山也。綿亘數千里。」云云的一段，作時羅漫山不作初羅漫山。我疑心光啟寫本殘地志爲是，而史記李廣傳正義所引括地志文有誤。而此處之時羅漫山或即馮先生所謂梵音叔離勢羅，類的名稱，還原起來似乎是 *Cukia-mandara* 義爲白山者，亦未可知。（光啟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全文，日本小川博士還曆紀念史學地理學論叢羽田亨所作光啟元年寫本沙州伊州地志殘卷考曾爲轉錄可以參看。）苦於我不通梵學，不能爲馮先生一證之也。

(二)

馮先生文中又討論到龜茲人譯經和古經文中留存有龜茲語痕蹟的問題。這一個問題似乎太大了，不是我這樣淺學所能

贊一辭的。如今勉就所知來湊湊熱鬧。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七七須真天子經，是太始二年（西二六六）天竺菩薩曇摩羅察（竺法護）於長安青門內白馬寺中口授出之，始承遠張玄伯孫休達手受而傳言者却是安文惠同，帛元信兩人。帛元信，據同書卷八正法華經記第六所記爲龜茲居士，太康七年（西二八六）竺法護之譯正法華經二十七品，預於參校之役者，天竺沙門竺力（應作竺法力）而外也有帛元信的分兒在內。這雖不是龜茲人直接譯經，而譯場中却也有龜茲人在內。

而要說到龜茲語的痕跡滲入古經文中，其最大的介紹人，自然要數鳩摩羅什了。鳩摩羅什的母親是龜茲王女，鳩摩羅什生於龜茲，於七歲時在龜茲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凡三萬二千言，其後從天竺歸，又在龜茲宣揚教化。鳩摩羅什三十九歲以前，實以在龜茲說教的時候爲多；其受有龜茲佛教的影響，可想而知，鳩摩羅什到中國以後，所譯諸經原本，至今是否尚有留存，不得而知，不過就唐以前人曾見龜茲文經本者之所紀述，則鳩摩羅什所譯的佛經中，實有出於龜茲文的。隋仁壽元年崛多笈多二法師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序有這樣的幾句，「昔燉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考驗二譯，定非一本；護似多羅之葉，什似龜茲之文。余檢經藏備見二本，多羅則與正法（正法華經）符合，龜茲則共妙法，（妙法蓮華經）允同。護葉尚有所遺，什文寧無其漏。而護所闕者普門品偈也；什所闕者藥草喻品之半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提婆達多品普門品戒偈也。什又移囑累在藥王之前，二本陀羅尼，並置普門之後。其間異同言不能極。」這是崛多笈多二法師親見鳩摩羅什所譯妙蓮法華經的龜茲文經本，勘出梵文同龜茲文此經的異同，而說

的話。可惜當時所譯諸經原本既未能流傳至今而崛多笈多二法師的添品法華也只將什師所漏以及次序不同者，以多衆本爲之校正增補至於多衆龜茲二本所有專名譯音的異同等等，未能一一舉出，不然鳩摩羅什介紹龜茲文佛經到中國來的證據或可更爲顯明呢。

以上是對於馮先生的再說龜茲白姓一文所續的狗尾巴。

# 論龜茲白姓答劉盼遂先生（四）

## 向 覺 明

我前撰論龜茲白姓一文，揭於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一百四十八期）後劉盼遂先生在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號上發表了唐代白氏爲蕃姓之史料二事一篇，其「唐以前白姓本作帛，入唐乃改爲白」一節，承劉先生對於我的論龜茲白姓一文，予以批評。我於劉先生殷勤指教之厚意，很爲感激。現在乘便在此答辯幾句。

劉先生的文章中，開始即引我的話，「六朝時，龜茲白姓多書作帛，作帛者乃載筆之誤。」隨後就抓住這一句話，大事反駁，最後以爲不攻自破云云。今按我的文章中，並沒有這樣的幾句話，我只說「是龜茲國姓，實應作白，作帛者爲載筆之誤。」我是說的龜茲國自後漢以來，繼承王統的這一族的族姓。後漢書班超傳，班超於建初三年（西七八）上疏所道及的龜茲侍子白霸，又見於袁宏後漢紀卷十一。這位白霸，當是於永平十七年（西七四）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中的一位龜茲王子於永元三年（西九一）受漢家之封爲龜茲王。龜茲王姓白的以此爲最先，此後如白英，白山，白純，白震，白蘇尼哇，白素稽，白回地羅徽，白莫茲，白多市，白環多是作白。我疑心龜茲王室之作白姓，漢魏以來，官書所述，俱係如此；最顯明的證據便是班超一疏。如高僧傳，鳩摩羅什傳也說龜茲王白純白震而晉書載記乃作帛不作白，所以我說作帛者爲載筆之誤，乃指龜茲王族的族姓，尤其是指的晉書載記而言。劉先生沒有拿出後漢書班超班英梁懂諸傳，袁宏後漢紀，和慧皎鳩

摩羅什傳有經後人改竄之迹的證據以前,我的龜茲國姓實應作白,作帛者爲載筆之誤的說素,似乎還可以不致就被攻破。

劉先生因爲要駁我的作帛者乃載筆之誤一語,於是拈出了抱朴子遐覽篇和祛惑篇中帛仲禮白仲禮之異,以爲「龜茲白姓,原止作帛。」由龜茲白姓原止作帛的結論,又進一步,以高僧傳吉友和竺佛圖澄之姓爲據,而說「是隋以前書記,西域姓多作帛,不作白;至唐乃見白氏。」更進一步,發表了「六朝之姓,帛者不作白,黑之白,則固一確然史實也。六朝人作帛,入唐以後,始改帛爲白,又一確然史實也」的大結論。可是帛仲禮是否西域人,尤其是否爲龜茲人,劉先生並沒有拿出證據來。而祛惑篇中同白仲禮相距不遠的處所,還有一位白和劉先生也沒有說他是否亦如白仲禮之例,應作帛和。龜茲王室之應作白還是作帛,劉先生只說是「縱難即定」可說是對於我的論旨,中心並未抓着。他的一大篇話,我可以不管,尤其是西域無姓白者,至唐始有,和六朝姓白的多是唐人改竄的兩大結論。後漢書後漢紀的白霸白英,高僧傳的白純白震,這難道不是姓白麼?劉先生駁我的筆誤之說,以爲「儻必定爲筆誤,烏得千篇一律,如是之整齊耶?」隋以前書記西域姓,果多作帛,不作白,如劉先生所說之千篇一律的整齊麼?恐怕不然!我也可以仿照劉先生的語氣反詰道,「儻必以爲龜茲白姓原止作帛,作白者乃後人以少見而竄改,何以隋以前書白帛錯見,留出若干漏洞,而不爲之改成一律耶?」這樣的駁詰,似乎沒有多大的意味!

漢朝有位劉歆改竄古書,窺測劉先生的意思,大約唐朝也有這樣一位,把漢以後唐以前的書也加以竄動,尤其是西域的姓氏大改而特改,於是龜茲人到中國來的漢姓本應作帛的也改成姓



白了。至其所以改動的原故，是因為帛姓後人少見，所以改而為白。但是隋唐以前六朝時代，外國人華化而後所取的不見於古經古傳而希奇古怪佶倂儻落的姓，單就魏書官氏志而言，也就不少了。這位唐朝的劉歆何以不去一一改了轉來，而單單抓住了龜茲的帛姓呢？少見二字的解釋，恐怕還不足以去除這一點糾紛哩！

就我所知道的，龜茲白姓，似乎不一定是中國文人或「唐朝的劉歆」所加，龜茲人自己也慨然以此自稱。最近西北科學考察團黃文弼先生於十七年十月在新疆庫車庫木土拉佛洞中發見領糧單一紙，同時發見諸物尚有唐天寶年號，所以這一紙領糧單的年代大約也相去不遠，而領糧單上具名的為白蘇畢黎。庫車在唐時為龜茲國，這位白蘇畢黎當然也就是龜茲人了。這是龜茲白姓惟一現存的實物證據。

龜茲白姓之又作帛劉先生以為「入唐以後始改帛為白。」據我的私見，龜茲姓白帛之雜見，乃見六朝時代民間著作中的一種常見的事。出三藏記集卷七的帛延，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即作白延。又高僧傳鳩摩羅什傳和出三藏記集卷十四鳩摩羅什傳當出同源，而高僧傳的白純到了出三藏記集，却變了帛延。鳩摩羅什在成實論出論後記却作拘摩羅耆婆。這一定要說誰去改誰可能相信麼？然而一國國姓，形於公牘，官書的却不能前後錯見，彼此不同。所以我對於龜茲國姓，以為當是從白，至於其他的龜茲人姓，則白帛可以互存。一定要說是唐朝人有改竄的痕跡，未免太缺少文獻上的證據了。



# 荀子論禮通釋

羅根澤

荀子之書，於人生政治心性名理，以及天人之際，術數之微，無不詳論。然其執一御萬之方，解決一切之術，則一而已。一者何？曰‘禮’。全書大旨，皆歸於禮，不惟禮論一篇然也。大小戴記純講禮學，而其書時襲荀子，（注一）然則謂禮學成於荀子，無不可也。然則荀子之禮學如何，學術界所急欲明了之問題也。今鈞稽探討，略為論述於下：

## （一）

勸學篇曰：

“禮者，法之大分。”

非相篇曰：

“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

王霸篇曰：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

（注一）大戴禮記之曾子立事篇出於荀子之修身，大略二篇；小戴禮記之樂記篇出於荀子之樂論篇；三年間，鄉飲酒義二篇出於荀子之禮論篇。

---

## 正論篇曰：

“夫禮義之分盡矣。”

## 禮論篇曰：

“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

統觀諸篇所言，則荀子謂禮之意義可知矣：一言以蔽之，曰‘分’。其意義與作用，在建設一種分的制度，使其各守所分而不相逾越侵犯也。

然臣道篇又謂“禮義以為文，倫理以為理。”樂論篇又謂“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此又何也？曰‘文’與‘理’，亦皆‘分’也。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曰：“理者，察之極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又引古說以申之曰：“中庸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

按說文示部言“禮，履也。”白虎通義禮樂篇言“禮之為言履也。”漢書公孫宏傳言“禮者，所履也。”荀子儒效篇亦曰“禮言是其行也。”大略篇亦曰“禮者，人之所履也。”說文於王部則曰“理，治玉也。”段玉裁釋之曰“戰國策中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是理為剖析也。玉雖至堅，而治之得其觸理，以成器不難，謂之理。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於無憾而後即安，是之謂天理，是之謂善治，此引申之義也。”

據此，理與禮，知行之異也，內外之殊也：察其觸理，明其大分，理之事也。依理履行，不使絲毫雜亂分理之當然，禮之事也。白虎通義性情篇曰“禮也者，履道成文也。”文即文理。故禮也者，理

之表現於外之文也。理主於‘分’，禮則依‘分’義而建爲制度，所謂‘禮制’也。

文者，理所表現之文，即禮之節儀也，故謂之‘文理’。正名篇禮論篇皆以“禮義文理”並稱，是知文之義亦合‘分’也。

然儒放篇又曰“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禮義是也。”此又何也？曰：中者，不偏不頗，無過不及，合乎天理，當於大分。此謂禮合乎中也；非謂禮之意義爲中也。蓋禮皆合乎中，不合乎中，則分理亂而非禮之正矣。

然禮論篇又曰“禮者，養也。”此又何也？曰：此就其功用言，非就其意義言；禮論篇之言，亦謂其義爲‘分’。故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檇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此言能依禮義之分，則可得如此之養；否則爭亂起而舉不得養矣。

故言其功用，則曰“禮者，養也。”言其當依履行，則曰“禮者人之所履也。”言其適合乎中，則曰“曷謂中，禮義是也。”而其意義，其作用，則確爲‘分’也。

然修身篇曰“非禮是無法也。”又曰“學也者，禮法也。”勸學篇亦曰“禮者，法之大分。”王霸篇亦曰“禮法之大分。”是禮與法無別耶？曰：荀子承儒家之後，當戰國人心姦險，天下喪亂之時，知儒家言仁義純恃誘導，不足以息姦寧亂，故標出‘禮’而以分量限度爲說，其作用實與法家所謂‘法’有相同者。故一傳之後，即爲

韓非法家之學。但與‘法’有不同者，‘法’之限量，出於被動，‘禮’之限量，出於自動；‘法’主於制，‘禮’主於教；‘法’所以強制其行為；（禮）所以歆動其自覺。所以賈誼謂：“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施於已然之後”（陳政事疏）也。

然荀子於政，亦間用（法，）所以謂：

“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所以謂：

“將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專政以齊民。”（並富國篇）

但其用法者，不得已耳，其根本大計，固在“明禮義以道（同導）之，”（議兵篇）冀“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樂論篇）惟禮義既設，猶不能漸趨於善，始不得已而繩之以法耳。

荀子釋禮，義主於‘分’承其學者，兩漢儒家，猶明斯義，故禮記仲尼閒居謂“禮也者，理也。”史記禮書，全襲荀子禮論，禮記樂記及史記樂書全襲荀子樂論，釋禮亦自不悖。下至東漢白虎講學，亦謂“禮義者，有分理。”（白虎通性情篇）即晉之初葉，王肅偽孔子家語，亦曰：“禮者，理也。”（論理篇）其義仍未失。然自姬周崇禮右文，下更兩漢，禮數益增，繁文縟節，不勝其擾，禮意失而禮節盛，其遭非斥，理固宜然。故老莊謂為“道之華而亂之首，”而東晉之士，尤鄙夷不屑道。及隋唐物極而返，禮復尊隆，然亦徒擷取皮毛，以牢籠一世之人心，非實明禮義，實行禮義也。宋儒揉合儒佛，謂“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朱子論語集注學而篇）而解釋天理，以為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蹈於玄虛，降於意見，（注二）則禮意已因之玄渺不可捉摸；而又繁其節儀，使人難

（注二）參見戴震孟子字義疏證釋“理”“欲”之部

爲。則其究也，足以導世人趨於虛僞，今人之非弃禮教，斥爲妖孽，詆爲吃人，（注三）雖言或過當，亦自身腐爛有以致之也。則禮意云何，又可不亟亟表而出之，以與世人評其得失，沾其價值也哉！

## （二）

阮元論語論仁論謂孔子言“仁”有“士庶人之仁，”“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士庶人之仁，見於宗族鄉黨；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仁，見於國家臣民。”荀子言“禮，”亦有“士庶人之禮，”“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之分。“士庶人之禮”下節述之；茲先述“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用於國家臣民，鑄成“禮治主義。”

荀子對其“禮治主義，”持之甚堅，信之甚深。

### 王制篇曰：

“修禮者王，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 臣道篇曰：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

### 議兵篇曰：

“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

### 又曰：

“禮者，治辨之極也，治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

### 彊國篇，天論篇並曰：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注三）詆斥禮教最甚者爲吳虞，其說具載吳虞文錄。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

荀子固古今有數大儒，其持之甚堅，信之甚深之“禮治主義”，無論如何，有一探討之價值與必要。

考荀子言禮治之意義與效用，純以社會學眼光，察破人世之爭鬪悖亂，皆由於無分，故欲組織社會，使社會安寧，非制禮以分之不可。

### 榮辱篇曰：

“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縱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荀子用“案”多同“乃”）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慤（郝懿行謂“謹”也，俞樾謂當作“穀。”）祿多少原薄之稱。是夫羣居合一之道也。”

### 王制篇曰：

“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楊注，“澹”讀爲“贍。”）欲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

### 又曰：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方，多方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



### 性惡篇曰：

“今人之性，……生而有耳目之欲，有（王先謙疑“有”字衍文；今案，疑作“又”字解。）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故必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同導），然後生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

### 又曰：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亂義，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以擾化之人性情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 又曰：

“故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嘗也）立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立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人民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誣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

歸納比觀，知荀子謂禮之作用，在明分使羣。何以不明分則不能使羣？荀子以爲人生而有欲，欲則求得，爾求得彼亦求得，利害衝突，則必至於爭，爭則不能羣矣。何以須羣？荀子以爲不羣則不能制獸蟲之害，不能抵抗外侮。蓋彼深見於不羣則不能自立，又深見於人欲之易生衝突，惟一辦法，祇有將上下，貴賤，彼此，物我之權利與義務，嚴爲劃分。所以謂：

“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

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同納)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

又曰: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並富國篇)

又曰:

分均(貴賤敵也)則不偏(同徧),勢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

荀子此種主張,無以名之,名之曰“唯分主義。”依“唯分”之義,則所表現之禮制,自然爲階級制度。所以富國篇曰: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王制篇言“王者之制,……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所謂“王制,”實即“禮制,”蓋荀子言禮,其表現於政治者,即爲禮制;以其認爲是王者治天下之制,所以又名“王制。”禮制之義,在於使各級各人有鮮明之差異,在於嚴劃各級各人之權利與義務。

荀子之禮制既爲階級制度,故其所嚴劃之各級各人之權利義務,民人一方面,極爲簡單。蓋彼以民人爲被治者,其能否入軌,能否不至於蕩檢逾閑,能否安居樂業,全在於國家當局。所以謂: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並富國篇)

所以謂: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並王制篇)所以對於民人之限制,祇在使之不致於“民下

達上，少陵長，”（富國篇）而已。其所急急闡述者，爲治民者之職責。荀子於此層之論述最多，不能一一徵引，祇舉最詳贍之王制篇一段，以見其禮制之大綱：

“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備憲命，審詩商，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修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弟，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工苦，尙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稷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脩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擇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勉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恭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服從，天王之事也。”

荀子爲由儒入法之過渡人物。荀子而上，孔子，孟子，其言政也，植本於仁。（注四）仁之義爲相人偶，其目的在盡人我相與之道，以組織社會，是倫理的。荀子而下，韓非，李斯，其言政也，專重於

（注四）參閱阮元經室外集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

法。法，說文作“灋，”言“灋，刑也，平之如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目的在爲法以齊其不然法以組織社會，是法律的。荀子則以禮爲治。禮之義爲分，其目的在明分使羣以組織社會，是政治的。孔子言仁，以恕爲之說，全爲歆動力。孟子言仁，以義爲之說，於歆動勸導之外，稍有限制之意。禮，全主於限制，然力量未甚嚴鉅。法則整齊劃一，不容絲毫軼出繩墨之外，純爲強制矣。孟子見以恕言仁之效未大驗，故以義言仁。荀子見仁恕，仁義之效未大驗，故倡禮。韓非見禮之效未大驗，故倡法。禮能爲之分，而犯分亂理則無以治之，（充其量不過斥其非禮而已）法則裁制人之犯分亂理者也。世人每疑荀子爲儒家大師，而一傳之後，即爲韓非法家之學，不知正一脈相傳，不足異也。（注五）

### （三）

士庶人之禮，最重要者爲家庭之禮；家庭之禮，最重要者爲父子；父子之禮，分三級論述：

#### （1）事生之禮 禮論篇曰：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

此所以謹於事生之故也。事生之禮如何？

“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禮論）

#### （2）送死之禮 禮論篇曰：

“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

---

（注五）不惟荀韓爲一脈相傳之學，孔孟以至荀韓，亦一脈相傳之學，最近期間，余當別爲“自孔子談至韓非”一文論之。

---

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臟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此所以謹於送死之故也。送死之禮如何？

“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故天子棺槨十重，（十，王引之疑當作七）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鬻萋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初，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設至辱。”（禮論）何以必糜財費時以爲此也？

“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楊注掩也。）絰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故三日之葬，其須以生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至隆思慕之義也”（禮論）

“故死之人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不哀則斃，斃則厭，厭則忘，忘不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者，不哀不敬，則嫌於

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遠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卸。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王念孫謂衰本作惡）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寃治；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灑傷生。是禮之中流也。

“故喪禮者無他故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

“三月之殯何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絲（王引之謂絲讀爲遙）其期，足以日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並禮論）

於此有附及者，曰喪服之禮。禮論篇曰：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則王先謙謂猶若也）越月踰時，則必反船，（楊注與沿同）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擲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嗚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

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乃也）爲之立中節制，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在其宇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禮論）

由父子推至於君臣，爲君亦服喪三年。

“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至隆之，不亦可乎？詩曰：‘愷愷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王念孫謂養作食是）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三年畢矣哉？”（禮論）。

（3）祭祀之禮 所以有祭祀之禮者何也？

“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故祭，祭社也；稷，祭稷也；郊者，並百王於上天而祭之也。”（楊注：“百王百神也，或神字悞爲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

“祭祀，敬事其神也。”

“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憚詭悞優而不能無時至焉，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憚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

甚大動也，案（乃也）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惘然不謙，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矣。……故鐘鼓，管磬，琴瑟，箏笙，韶，夏，護，武，爲，桓，箛，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喜樂之文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憚詭其所哀痛之文也。”（並禮論篇）

此祭祀之意也。祭祀之儀如何？

“卜筮視日，齋戒修塗，（王念孫謂塗讀爲除）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禮論篇）

儒家此種厚葬久喪之制，雖爲意深長，而亦實有過甚者，不惟今人非之，若吳虞諸人）前乎荀子之墨子已痛乎非之矣。其言曰：

“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衣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諸侯死者，（原無存字，依畢增）處車府，（俞謂車爲庫之誤）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榼壺盞，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翁，綰經，垂涕，處倚廬，寢苦枕塊，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隕，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此處有脫文）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爲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



績織紵。細計厚葬爲多埋賦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節喪下）

又曰：

“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服喪，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則君子何以聽治？庶人何以從事？”（公孟篇）

墨子重實利主義，“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墨子辭過）故對儒者之厚葬久喪，排抵不遺餘力，以爲“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而害事。”（淮南子要略言，原無久字，依王念孫校增）大體確中要隘，能指其弊端所在。故荀子之辯難，不能折服墨者之心，而鑿吾人之望。其言曰：

“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相也。’是不知治道，而不察於相不相之所言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盧文弨曰，不足字衍。）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王念孫云，當厚蓋富厚之悞。）而不得以有餘過度，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以貨財讓。……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砂，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觀以爲寶，人猶莫之相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差大也。……夫曰，‘太古薄葬，故不相也，亂今厚葬，故相也。’是特姦人之悞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儉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正論篇）

此雖未明指非墨，而顯係對墨家非厚葬之說而發。所言極不健全，可謂強詞奪理矣。竊嘗以爲服喪三年之說，爲儒家之創制，雖自謂“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恐康有爲氏所謂託古

改制者也，未必古有此制？豈惟古無此制，恐此制除一二奇特之士篤守儒家之說者，從未見諸事實。宰我親及孔門，尚且懷疑。謂“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見論語）魯爲周公之後，孔子之邦，所謂以儒道設教，一秉周禮者，而孟子載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則其制之不適，可斷言矣。

雖然，謂其“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則實過甚其詞，或亦竊禮教之名者有此失也，在荀子固亦極端非之。故其言曰：“其主歲衰也不至於瘠弃。”又曰“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爲者也。”（並禮論篇）然則後世虛僞者流，送親之喪也，舖張儀式，以誇耀閭里，故意哀毀，以釣邀名譽，皆荀子所謂姦人者也，不得據此以非薄荀子，非薄禮教。荀子嘗言之矣：“喪禮者以生飾死者也。”（禮論篇）若以虛僞行之，是以死飾生者也，豈荀子所取乎？孔子斥宰我之欲短喪也，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女安則爲之！”荀子亦嘖嘖言曰：“稱情而立文，”“是致隆思慕之情也。”（禮論篇）則儒家所以力主厚薄久喪之說者，以非此不足以盡其情也。（儒家厚葬久喪之用意，全在求感情之安慰，不能以理智計較利害，參閱馮芝生先生儒家對於婚喪祭禮之理論）後人如無其情，亦不必矯揉造作，葛作以行其禮也。然必如墨子之意：“衣衾三領，桐棺三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培……既葬，取餘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或“已葬而市人乘之。”（節喪下）“生不歌，死不服。”（莊子天下篇）“舉音不盡其哀。”（史記自序）則不惟“尊卑無別，”（史記自序）子孫之情，亦有所不安也。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

親死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頽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滕文公篇）今雖埋而掩之，而商人市子，踐踏其上，土頽墳壞，棺木外暴，子孫過之，能不“其頽有泚，睨而不視”者鮮矣。至於貪葬丈之土，親執耒耜以耕種其上，更非稍有血氣心肝者所能爲也。善乎淮南子齊俗訓之言曰：“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

於此，有須附論者，荀子謂臣之對君，如子之對父，其不適於共和時代，自無待言，其所以招今人非訾者，大部在此。然彼雖謂君死臣服喪三年，而平日之禮，則對待的，而非絕對的。不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對待的，而非絕對的。君道篇曰：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誦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敬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順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之奈何，曰，審之禮也。”

議兵篇曰：

“爲人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乃也）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除阨其下，（除王念孫謂當爲險）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王念孫曰則者若也）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

父子大禮之外，處社會接人待物，亦無不用禮，故曰：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

故曰：

“禮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並修身篇）

故曰：

“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非十二子篇）

復次修養德性，鍛鍊品行，亦無不用禮。故曰：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修身篇）

故曰：

“大儒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

故曰：

“積禮義則爲君子。”（並儒效篇）

故曰：

“行義動靜，度之以禮。”（君道篇）

故曰：

“君子安禮樂利（俞樾謂當爲和樂）謹慎而無闕”（臣道篇）

復次衛生養性，頤養身心，亦無不用禮。故曰：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修身篇）

故曰：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修身篇）

故曰：

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禮論篇）

以禮爲治國之方，處世之方，修養品德之方，皆無足異；惟以禮爲衛生之方，視之爲鍛鍊體格之器具，營養身心之原料，斯可謂異耳。蓋孔孟以仁義營養，（如論語曰“仁者壽”，孟子曰“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詳拙述孟子學案）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儒家殆無不以道養生。外似怪妄，內含至理。以荀子用禮言之：禮之意義爲分，禮之表現在恭敬辭讓。心安於分，則不蒙分外之想，以愁勞身心；不作分外之事，以招忌來禍。恭敬則日強而不懈（易“君子莊敬日強，小人安肆日偷”）辭讓則有文而不爭。不愁勞身心，而恭敬不懈，安有不日躋康莊而身心健全者耶？故言雖近迂，未可一例棄之也。

荀子既如斯重禮，謂禮能解決一切，故謂：“學也者，禮法也”（修身篇）“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勸學篇）而於人世之行爲動止，事事物物，無不懸禮以爲去取與奪之準。謂“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北，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不苟篇）“凡言不合先生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辨君子不聽。”（非相篇）非十二子篇曰：“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與此同旨。）舉天下之大道，天下之美德，天下之至能，天下之事物，無不經之以禮也。

#### （四）

荀子論禮之言，大略如此，雖有遺漏，皆小小者也，學者推求其

意旨，考其論得失，據此可矣。近人往往摘取片言，依據隻字，不讀其人之書，未見其人之全，妄肆抨擊，武斷是非，自翊爲確鑿有據，評賈允當，而竊之全書，繹其宏旨，其意每不在此，或竟與此相反。荀子禮言，固有不適於現代者，而褊激者流，資假一義，詆其全體，一若荀子不惟毫無價值，且爲萬惡之藪者，抑亦太過矣。今比類通銓，揭示荀子論禮之真，世有君子，可觀覺焉。十七年十月十六草畢於清華研究院，二十年四月九日修改於北平寓廬。

# 漢書著述目錄攷

張 僊 生

## 引 言

正史中惟史漢最快人意，傳習者最廣，述作者亦最多，而班書尤邁於馬史。去冬以來，復習漢書，欲窮極各家注釋以觀其通，因遍檢列史經籍志，藝文志，及公私目錄，歷久漸積，遂成是編。此蓋研究漢書學者初步應有之事，不敢矜言述造也。既成，仍恐所見未廣，致多脫誤，謹先刊布，正於當世達雅。

作者意在廣收，作一長篇，故略例雖存，而出入之處仍多，茲一併聲明如次：

一，存佚兼收，其僅爲漢史無關漢書者不錄，然如兩滿博議，兩漢博聞之類，退之若有關，進之若可嫌，姑廣存之以資多聞。

二，各書存佚卽於書名下注明，其不知者缺以待攷，并祈閱者指導。

三，各書排列一依著者先後爲次，但如應奉之與應劭，顏游秦之與顏師古，劉敞之與劉奉世，則因便連綴之。然不知生卒時代者居多，故往往不免排列失次之處，亦祈指正。

四，各書撰人正史有傳則略具爵職，無傳則略加攷索，無攷則缺以待證。

五，目錄最忌遺漏，作者藏書無多，搜討未盡，脫落之處，尤希補正。

一九三一，四，二八，作者白。

## (一) 東漢

東漢末年，計凡十種。無卷可攷者六種，有卷者四種，都四十五卷。書已全佚。其漢書舊注及許慎漢書注兩目，宜屬存疑。

### 漢書舊注 存疑

“漢書舊注”之名，始見於風俗通義聲音篇。歷代目家無著錄者。至清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始列此目。其後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及今人曾孟樸補後漢書藝文志攷，均依侯志並著是目。

侯志之著錄是書，引風俗通義下列兩條爲據。（一）聲音篇引『漢書舊注』云：“菰，吹鞭也。菰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也。”

（二）聲音篇又引『漢書注』云：“荻，箏也，言其聲音荻荻名自定也。至曾氏又尋出史記高帝紀集解引風俗通引沛人語發聲其其一條，亦稱漢書注。

按漢書出後，一世風靡，漢末已成學者必讀之書。以意揣之，注家或不在少。且應劭注是書時，已名“集解”，則前此之注者必非三二家可知，惜無從攷証耳。風俗通所引數條，既曰“舊注”亦籠統之辭，未必是書名，亦未必即出一家。吾人於此，知應劭以前有佚亡之注釋可耳，未可以一家目之也。

### 許慎漢書注 存疑

許君曾否注漢書，古人無道及者，有之自王鳴盛始。王氏十七史商榷曰：“許慎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者尙多。”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依之著錄，而仍未敢措信，故於目下自注“存疑”以慎之。至陶方琦作許君年表又以爲許注史記而非漢書。陶云：“史記漢書注中引許君說有出於說文淮南注外者，王西莊以爲許君有漢書注，方琦以爲乃史記注。”姚振宗後漢藝文志依陶



說著錄，而并爲之說云：“按許君從賈侍中（逵）受古文學，太史公書多古文學，由是推尋，則陶說爲近。”鄙意姚氏推斷，亦嫌籠統。許君之果注漢書，或注史記，實一未決問題，姑兩存以待證。

## 延篤漢書音義 佚

後漢書本傳：篤字叔堅，南陽 讐人也。少從堂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舉孝廉爲平陽侯相。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左馮翊。徙京兆，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後遭黨事禁錮。永康元年（西元一六七）卒於家。

按篤於漢末爲一大經學家，尤專左傳，經注甚多。其史著有史記音義一卷，見司馬貞索引序。又有漢書音義未見著目，僅引見漢書天文志師古注。陽湖 吳翊寅再覆校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於篤史記音義條下注云：“案漢書天文志顏師古注引有延篤漢書音義，當列目。”今遵而列之。

## 胡廣漢書音義 佚

後漢書本傳，“廣字伯始，南郡 華容人也。舉孝廉，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在公臺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封育陽安樂鄉侯。”生於和帝 永元三年（西元九一）卒於桓帝 熹平元年（西元一七二）年八十二，諡曰文恭。

按廣歷朝最久，習於漢代掌故，著漢官解詁、百官箴、漢制度，俱見著錄。廣漢書注今引見於文選注及史漢注者猶數十條，然歷代目家，迄無列其書者。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群書目錄始有胡廣漢書音義之目。四庫館書錄解題輯本附識亦曰：“攷史注所引，別有漢書解詁之名，蓋即胡廣所作。”嗣是侯志、姚志、曾

志均爲著錄。惟侯曾兩注依文選注名曰“音義”，姚志依四庫館書錄解題輯本附識之說，名爲“解詁”。名稱兩歧，未歸劃一。鄙意“解詁”另爲一書，與廣無關，今仍名“音義”爲審。并附諸家之說於次：

侯志曰：漢書注屢引胡公，即廣也，似出廣所著漢官解詁。惟史記賈誼傳索隱，兩引胡廣；司馬相如傳索隱九引胡廣，則顯爲漢書注矣。

姚志曰：“案食貨注志，亦引胡廣”。

曾志曰：“案史記匈奴列傳索隱，引鮮卑東胡別種；御覽二百六十六，引秋冬庭尉課最殿；稱胡廣漢書注。又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奄菜即閻蘇也，稱漢書解詁。漢書未聞有解詁之名，疑即廣書。云解詁者涉漢官而譌”。

## 無名氏漢書解詁 佚

按前條所稱漢書解詁，史注引用均無撰人可攷，余意當屬一無名氏之書，未必即爲胡廣作。四庫館書錄解題輯本附識直認爲廣書，殊爲武斷。曾氏因廣有漢官解詁，遂以聯想作用而屬之於廣，亦殊太泥。茲另列此目，以待攷證。

## 蔡邕漢書音義 佚

邕字伯喈，漢陳留圉人。生於順帝陽嘉元年（西元一三二）卒於獻帝初平三平（西元一九二）年六十一。後漢書有傳。

按此書始見著於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其後侯志，姚志，曾志均著錄。姚氏并以爲蔡謨集解二十四家之一。姚志曰：“按史記索引序曰：“班氏之書，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今攷顏氏序例所載諸家，如張揖，郭璞止解一卷兩篇者，亦具列之，蔡謨之前，祇二十二

家，是其尚有佚。舊師胡廣，此兩家或各有解詁而其書或早亡，或編入本集，故顏氏不著於錄歟。”

## 服虔漢書音訓一卷 佚

虔事具後漢書儒林傳。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最長左氏傳，爲古文學正宗。生卒無攷。本傳云：“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則與蔡邕卒年爲近，但未知其先後耳。

按虔漢書音訓一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著錄，爲顏監注引二十五家之一。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裴駟史記集解於左氏傳引服虔注，亦襲服虔漢書注。

注師韓文選理學權輿卷一注引全書目錄上，有服虔漢書音訓。

## 應奉漢書後序十二卷 佚

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事具後漢書本傳。生卒年齡均不詳。本傳云：“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荐舉，會病卒。”按奉以四府舉才堪將帥，拜武陵太守，招降叛蠻。爲司隸校尉以嚴厲爲名。因黨事自退，猶感騷自傷，是亦豪壯之士，其退休時年不過五六十。以此推之，黨事起於靈帝建寧二年，其卒當不出熹平前後數年內，其生宜在安順之間，殆西元一〇〇年至一八〇年間人。依次應在蔡邕服虔之前，今與子勛連綴於此。

按奉本傳云：“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華嶠後漢書云：“應奉著後序十餘篇。”隋書經籍志子部：梁有後序十二卷，漢司隸校尉應奉撰。然古人著述，無稱引者，意即亡於魏晉。姚志，侯志，曾

志均不著錄。惟錢大昕補續漢書藝文志、顧懷三補後漢書藝文志載之。

## 應劭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佚

劭，奉子，字仲遠，事附後漢書奉傳。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掾。中平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興平元年棄郡奔益州牧袁紹。建安二年詔拜劭爲袁紹軍謀校尉。後卒於鄴。凡所著述及集解漢書，皆傳於時。

按劭綜合漢末各家註爲此書，且承有家學，必甚淵洽。故今留存於顏注中者亦以劭注爲最多。惟范書只云“集解漢書”，文選李注又稱“漢書音義”。隋志及新舊唐志，則更併稱漢書集解音義，均二十四卷。清錢侯、姚三家補志，亦均依隋志著錄，惟曾志只稱漢書集解。劭書原名，究未能決定也。

茲有一大問題爲後人所萬不能解決者，顏師古以劭祇著音義，而認集解音義爲臣瓚作是也。顏監序例曰：“漢書舊無注解，惟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有臣瓚者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并題云然，斯不審耳。”顏監當日何所根據，今不可考。唐以來，顏注行而衆注佚，益無從取認。故清代學者均仍隋志著錄。侯志曰：“隋志有應劭書，無臣瓚書，據顏氏序例，蓋誤以瓚書爲應書也。然應劭亦實有漢書注，又此名相沿已久，故仍從隋志著錄。”足見侯氏之慎重矣。至姚振宗，則直以顏氏爲誤，而以應劭、臣瓚同有是書。姚志曰“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

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

## 項岱漢書叙傳八卷 佚

岱東漢人，事蹟待考。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疑項昭即項岱，未敢信以爲是。又中國人名大辭典云岱注幽通賦，未知何據。

按隋書經籍志作八卷，兩唐志均作五卷，高氏史略亦同。

## (二) 三國

三國計十六種。無卷可考者十二種，有卷者四種，都十八卷。書今俱佚。內張林“條章”一目，是否書名，尚在存疑。

## 伏儼漢書音義 佚

儼事蹟無考。顏監叙例：“伏儼字景宏，琅邪人。”孫星衍建立伏博士始末，伏氏世系曰：“始祖勝，秦博士，史漢儒林並有傳。九世湛，光武時大司徒，都陽侯。十五世完，嗣爵，女爲獻帝皇后。完誅後國除。十六世典。十七世儼。”注云：“當作儼，注漢書。”姚志曰：“按世系則儼乃伏完之孫，孝獻皇后之姪。與顏監稱琅邪人相符。其人當在魏世。或非本支，或幸而得全。其徙涿郡之十九人，似皆婦女，儼未必在內。今史記漢書注中亦間有伏儼說。”

按儼亦顏監注引二十五家之一。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伏儼漢書音義。錢侯顧曾四家補志，均不著錄，獨姚志依顏監序例著錄。

## 劉德漢書注 佚

劉德事亦無考。顏監序例云：“劉德北海人”。姚氏補志曰：“按通典，凶禮喪制篇，凡六引劉德問田瓊。有一條稱後漢劉德，餘多稱魏劉德。鄭珍鄭學錄，謂劉德是鄭門弟子。錢東垣校刊鄭志跋，謂劉德是鄭氏門人，蓋以爲田瓊弟子也。顏監云北海人，

則謂鄭氏門人，鄭氏弟子者實亦近之”。繆荃孫 鄭門弟子考有劉德。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注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劉德漢書注。錢侯願 曾四家補志均未載，獨姚志依顏監序例著錄。

## 鄭氏漢書音義 佚

按此顏注所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無著錄者。至清侯氏補志始有鄭氏漢書注，注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鄭德漢書音義，姚氏補志有鄭氏漢書音義。

鄭氏何名，晉灼已不能知。自爾以來，遂成聚頌。茲分三派叙之。

(一) 顏師古，余靖，宋祁均但稱鄭氏——師古叙例曰：“鄭氏，晉灼音義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宋祁校語曰：“景佑余靖校本云：鄭氏舊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爲鄭德，今書但稱鄭氏”。按師古既不知臣瓚之說，故凡臣瓚引鄭德說而爲師古所采者，皆改曰鄭氏。余靖 宋祁等遵師古說，故宋本無鄭德之名。今本遵宋本，故亦但見有鄭氏注。

(二) 洪亮吉以鄭氏爲鄭玄——洪氏漢魏音序曰：“康成注 易詩書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即臣瓚）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按漢書高帝紀 盱眙注，鄭氏音煦怡。武帝紀 蛇邱注 鄭氏蛇音移。郊祀志 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玄。漢書揚雄傳 祛靈螭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玄。是則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於鄭德。

者如高帝紀方與注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裴駙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或不及知矣。”洪頤煊以爲非是。讀書叢錄云：“漢書集注有鄭氏曰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爲鄭德，津本史記索隱以爲鄭玄。頤煊案：高帝紀沛公還軍亢父，鄭氏曰，屬任城郡。郡國志，任城國，不名爲郡。王子侯表，擲匪戴侯道，鄭氏曰，擲裴音即非，在肥鄉縣南五里。肥鄉黃初二年置，皆在鄭康成後。津本索隱以鄭氏爲鄭玄誤。”侯康亦不當之。補志曰：“案鄭氏既在鄭康成後，又在晉灼前（晉灼西晉人，）並且黃初改爲郡名，則爲魏人無疑矣。至康成之無漢書注，本無可疑，洪亮吉據史記集解引鄭玄注數處，謂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此晉灼臣瓚所未及言者，後人能臆斷之乎？”十七史商榷云：“常熟毛氏索隱跋，謂宋刻鄭德誤作鄭玄，則裴駙集解亦宋人妄改。”其說近是。

（三）臣瓚以鄭氏爲鄭德——瓚書已佚，其說僅引見顏監叙例，李善注文選依瓚說稱鄭德。姚振宗極疑之。姚氏三國藝文志曰：“按晉灼臣瓚並在西晉。灼不知鄭氏何名而瓚知之，見聞不同，事所恒有。且瓚多見古書，如漢茂陵書，漢祿秩令爲江左所不傳者，瓚皆見之。其言鄭德，必有所自。又其書進之於朝，必不致妄說以惑視聽。特以注家姓名，非本書宏旨，故略而不詳。顏監偏信晉灼，其實瓚說可從也。”然姚志仍依顏監志錄稱鄭氏，今亦依之，以昭慎重。

## 李斐漢書音義 佚

斐時代爵里無攷。顏監叙例云：“李著不詳所出郡縣。”今依顏氏序例次第，定爲三國時人。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及侯康補三國藝文

志均不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李裴漢書音義。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亦著錄。

### 李奇漢書注 佚

奇事無攷。顏氏叙例云：“李奇，南陽人。”今依次定為三國時人。

按奇亦顏監注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及侯康補三國藝文志不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李奇漢書注。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亦著錄。

### 鄧展漢書注 佚

顏氏叙例曰：“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樂鄉侯。”按展善劍術，魏文為太子時，嘗與較伎。魏志文帝紀注引典論自叙曰：“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能空手入白刀，予與論劍良久，謂良，因求與余對。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吾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僞深進。展果尋前，余却脚躑，正截其顛。坐中驚視，余遂坐笑曰：願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展他事無攷。

按此亦顏注所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不錄，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鄧展漢書注。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均著錄。

### 文穎漢書注 佚

穎事無攷。顏監叙例云：“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荊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陵府丞。”案建安獻帝年號，今冠以魏實誤。侯康補三國藝文志曰：“建安非魏年號而云然者，蓋是時魏國已建，二人（鄧展，文穎）實為魏臣非漢臣，雖當建安時，不繫以



漢也。今二書仍著錄於三國。”據侯氏之意，則穎實漢人，而強入之魏也。姚振宗駁之以爲師古實誤，而侯氏爲曲解。三國藝文志曰：“案漢魏之際，凡前代時事，或曰漢，或曰建安，從無建安之上加以魏字者。此或來之魏書，魏略，魏武本紀等，見書中有初平，興平，建安紀年，誤以爲魏。顏氏錄舊史，不加改正，是其一失，亦何至如侯氏之曲說乎？”鄙意鄧展文穎或官在建安，沒在魏初，當爲漢末魏初人。

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不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文穎漢書注。清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並著錄。

### 張楫漢書注一卷 佚

叙例云：“張楫字雅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魏太和中爲博士。”舊注云：“止解司馬相如傳一卷。”高似孫史略曰：“司馬相如一傳最難注，張楫作博雅，通於名物，所以止注此傳。”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張楫漢書注。又文遜舊注中有張楫子虛賦注，上林賦注，當即司馬相如傳注也。

按楫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不載，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均著錄。

### 蘇林漢書注 佚

魏志劉邵傳注引魏略儒林傳曰：“蘇林字孝友，陳留人。博學多通，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攷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又高堂隆傳曰：“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爲設科試之法。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又顏監叙例曰：“林字孝友，一云彥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領秘書監，散騎常侍，永安衛尉，太中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林之事蹟，略盡於此。按高堂隆傳稱林等景初中，受召傳經，數年皆卒，則沒在正始之初。魏略稱其年八十餘卒，則生在桓靈之間，殆西元一五五至二四五年間人也。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不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蘇林漢書注。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並著錄。

### 張晏漢書注 佚

晏生平無攷，僅叙序云：“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不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張晏漢書注。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亦著錄。

洪亮吉曉讀書齋雜錄曰：“張晏漢書注於地理最詳。”

### 如淳漢書注 佚

淳生歷無攷，僅顏監叙例云：“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按此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志不載。王鳴盛曰：“廣韻引晉中經簿云：“魏有陳郡丞馮翊如淳注漢書。”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如淳漢書注。侯康補三國藝文志，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均著錄。

### 孟康漢書音義九卷 佚

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據顏監叙例，歷官“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渤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魏志杜恕傳注引魏略曰：“黃初中，康以於郭后有外屬，並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高才英儒充

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代杜恕爲弘農太守。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吏民稱歌焉。”康之他行，不可攷矣。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志云：“梁有漢書孟康音義九卷，亡。”兩唐志，高似孫史略均著錄。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孟康漢書注。

### 項昭漢書注 佚

顏監叙例云：“項昭不知何郡縣人。”今更無可攷。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唐各志不載。文選李注於顏引各家皆有徵引，獨無項昭。今存顏注中者亦殊少，亡佚當較各家爲更早也。姚振宗三國藝文志依顏注著錄。

#### 附錄

姚振宗曰：“按顏氏叙例具列諸家注釋，皆以時代爲先後。自伏儼至此，凡十三家，在應劭之後，韋昭之前，則皆爲三國時人，侯志於伏儼，李裴，李奇，劉德，張晏，項昭六家，置不入錄，蓋以顏氏不言魏人之故。未免不充其類歟？”

### 諸葛亮漢書音一卷 佚

亮三國志有傳。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也。歷官軍師中郎將，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丞相，錄尚書事。假節領司隸校尉，領益州牧，封武鄉侯。生於獻帝光和四年（西元一九一）卒於後主建興十二年（西元二五四）年五十四，諡忠武。

亮有論前漢事一卷，隋志及新唐志並載。漢書音一卷，新唐

志、通志、藝文略，高似孫史略並載，而隨志無錄。張樹輯諸葛集目錄云：“一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一卷，蜀丞相諸葛亮撰，亦見唐志。又故事制作篇亦云然。今檢隋志實無此文。疑合論前漢事爲一編而隋志遺之。”

## 韋昭漢書音義七卷 佚

吳志本傳曰：“韋曜字弘嗣，雲陽吳郡人也。（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故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爲太史令。孫休踐祚，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鳳皇二年収付獄誅，按華嚴上疏救曜云：“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以七十歲推之，蓋生於漢獻帝建安九年西元二〇四至二七三年人也。

按昭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志、新唐志，高似孫史略並載。舊唐志有漢書音義七卷，韓韋撰。章宗源隋書經一攷證曰：“韋昭訛作韓韋。”姚振宗三國藝文一曰：“此作韓韋，寫誤也。”

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韋昭漢書注。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三國志昭傳不言注漢書，然昭注國語今存，而傳亦無，則傳不備也。”

## 張休漢書條章 存疑

古今目家，不著此目。至姚振宗三國藝文志始據吳志認“條章”爲一書名。姚志曰：吳志孫登傳：“魏黃初二年以權爲吳王，是歲立登爲太子。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張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又張昭傳曰：“昭少子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注引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條章。登甚

愛之，常在左右。”按吳書曰：“並有條章，”則非徒憑口說，其必筆之於書可知。顏師古漢書叙例載劉寶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義，即此之類，亦略如後世講義。而張子布父子漢書有師法亦於此見之，”謹按目家無條章之名，漢書注及唐宋類書中亦無引及昭父子說者。循吳書上下文，“條章”似作條理解為審，疑姚氏曲解，姑錄以待攷。

### (三) 兩晉

計凡十五種。無卷可考者九種。有卷者六種，都九十七卷。書今俱佚內王楙一目存疑。

#### 司馬彪漢書音義 佚

彪字紹宗，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後宣帝弟敏。歷官騎都尉，秘書郎，轉丞，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卒，年六十餘。晉書有傳。按彪大約生於景初正始，卒於永興年間，當西元二四〇至三一〇之間。彪為西晉一史學家，著莊子注，九州春秋十卷，續漢書八十三卷，並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今皆佚亡，獨續漢書尙有志三十卷，清王文臺又有輯本。

按彪漢書注隋唐各志不著。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司馬彪漢書音義。丁國鈞文廷式兩家補晉書藝文志并依以著錄。惟文只名漢書注而不名音義，文志曰：“文選諷諫詩注引司馬彪漢書注云：岌岌危也。”

#### 劉兆漢書音義 佚

晉書本傳：“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凡所贊述，百餘萬言。”著春秋調人，春秋全綜，周易訓注，并見本傳，按兆於武帝時已致生徒數千

人，又五辟三徵，則當在強仕之歲也。意其年與司馬彪相伯中，故次於此。

按兆注漢書，不見本傳。隋唐志及丁國鈞文廷式兩家補晉書藝文志并不著錄，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劉兆漢書音義。

### 晉灼漢書集注十四卷 佚

灼行事生卒無攷。顏氏叙例云：“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然否，號爲漢書集注。屬永嘉散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右。是以爰至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又云：“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其漢書集注十四卷，并見兩唐志及史通。惟隋書及高似孫史略作十三卷。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攷證曰：“釋慧遠華嚴經音義引有漢書集注，而不提灼名，未知即灼書否。”

### 晉灼漢書音義十七卷 佚

按隋書及舊唐志均不載。惟新唐志於集注之外，又有音義十七卷。高似孫史略作晉灼音七卷，或史略脫十字也。一切經音義卷十三漢書條下引晉灼音義曰：“徵，遇也，謂求永親過也。”足證灼誠有音義矣。

### 王楙漢書注 存疑

洪頤煊讀書叢錄曰：“漢高帝紀十二年，師古注引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景帝紀中三年，臣瓚注引王楙云：景帝簿后以此年死。王楙是西晉以前人，叙例亦不載”。按王楙是否有漢書注，無從稽攷。姑依洪氏意列於臣瓚之前，以待是正。

### 臣瓚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佚

按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叙例云：“有臣瓚者，莫知氏族。攷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則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誤。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又師古以一般著錄應劭漢書集解音義，即臣瓚書，已見前。查隋志獨無臣瓚書。高氏史略及文丁兩家補晉書藝文志均著錄。

又臣瓚姓氏，久成聚訟。茲綜合各說，分疏如下：

(一) 于瓚說——劉昭續漢書志補注，劉孝標類苑，杜氏通典俱作于瓚。姚察訓纂非之云：“按庾翼傳于瓚爲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爲建威大將軍。晉中興書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霧誅之。瓚乃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衆家音義，服孟外并因晉亂，不傳江左。而高紀中瓚案茂陵書，文紀中案漢祿秩令，此二書亦復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見耳。”又司馬貞史記索隱亦非于瓚之說云：“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不言注漢書。又注引祿秩令及茂陵書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按此說已不成問題。

(二) 傅瓚說——始於姚察漢書訓纂，陳寔亦主之。察既力反于瓚說又云：“案穆天子傳目錄，秘書郎中傅瓚，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此瓚疑是傅瓚。瓚時典校書故稱臣。”司馬貞復同姚說，史記索隱云：“按即傅瓚，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必知是傅瓚者，按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即當西晉之朝，尙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秘書故耳。”今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俱做傅瓚。陳寔曰：“按晉書監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屬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注語。”按寔說則是臣瓚未嘗注

漢書，益與顏監叙例不合矣。

(三) 薛瓚說——酈道元水經注作薛瓚，文廷式非之。文氏補晉書藝文志曰：“案御覽二百四十九，引後秦紀曰：姚襄使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胡，在南曰貉，何所問也。據此薛瓚不先於于瓚，酈氏所題亦非。”

### 劉寶漢書駁義二卷 佚

按漢書叙例云：“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南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侍皇太子講漢書，別有駁議。”又通典引寶與愍懷太子論漢書。晉書無寶傳，生卒無攷，依叙例次在晉灼後，臣瓚前。

此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隋志，兩唐志均著錄作二卷。高似孫史略亦同。惟兩唐志議作義。

### 劉寶漢書注 佚

按隋唐各志無此目，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亦不載。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始列之。文志曰：“史記高祖本紀心善家令言。索隱引晉劉寶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按此是注語，非駁議。”

### 郭璞漢書司馬相如傳注 佚

璞晉書有傳：“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歷。”元帝時官著作佐郎，永昌三年，王敦反，被殺。年四十九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生秦始十年，當西元二七四至三二二年也。

璞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叙例郭璞條下原注云：“止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又本傳云：“又注三倉，方言，穆天子傳，山海



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按此則與張楫均注司馬相如傳一篇，不當冠以漢書注也。隋唐各志不載審矣。丁國鈞文廷式兩家補晉書藝文志均稱漢書注，未免違實，茲改訂之。

又按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郭璞漢書音義。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亦據文選李善注著錄，而隋唐志無之，則亦以相如傳注誤加全稱也。茲不另出此目。

### 葛洪漢書鈔三十卷 佚

洪字稚川，晉丹陽句容人。官散騎常侍。年八十一卒。晉書有傳。

按本傳云：“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隋志及兩唐志均著錄。西京雜記序曰：“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則洪所抄劉書乎？班書乎？疑莫能定。

### 蔡謨漢書集解 佚

晉書蔡謨有傳。謨字道明，陳留攷城人也。生於太康六年（西元二八五）卒於永和十二年（西元三五六）年七十六。歷官至太博，太尉，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

按本傳云：“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此亦顏引二十五家之一，顏監以爲全襲臣瓚。叙例云：“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是之由。與未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處錯意，然於學者究無弘益。”據此則謨書之價值可知矣。隋唐志不載，丁國鈞文廷式兩家補晉書藝文志均著錄。

## 謝沈漢書外傳十卷 佚

沈字行思，晉會稽山陰人也。官至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又著後漢書百卷。大約卒於康帝晚年，年五十二。晉書有傳。

按是書見本傳，無卷數，兩唐志均著錄作十卷。

## 齊恭漢書注 佚

恭不知何許人。茲次於徐廣前，以廣卒於宋故也。按元和姓纂卷三云：“晉有齊恭注漢書。”丁國鈞文廷式兩家補晉書藝文志並據以著錄。

## 呂忱漢書音義 佚

忱亦不知何許人。茲亦次徐廣前。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呂忱漢書音義。文廷式補晉書藝文志亦載之，並注云：“引見水經注。文選注亦引。”

## 徐廣漢書音義 佚

廣晉書宋書南史並有傳。字野民，東莞姑幕人。在晉官至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正員常侍，大司農，秘書監封樂鄉侯，卒於宋，年七十四。廣生於晉永和八年（西元三五二）卒於宋元嘉二年（西元四二五）

按廣不失為一大史家。著答禮問，晉紀四十六卷，並見本傳。又著史記音義十二卷，亦見著錄。獨漢書音義清以前不著。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徐廣漢書音義。丁國鈞文廷式兩家補晉書藝文志並據文選注水經注列此書。

### （四）南北朝

計十一種。無卷者一種。有卷者十種，都三百九十七卷。書今俱佚。惟崔浩，顧野王，姚察三家尚引見顏注及他書。

## 陸澄漢書注一百二卷 佚

南齊書南史並有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歎服曰：“陸公書櫃也。”官至散騎常侍，秘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領國子祭酒。隆昌元年卒，年七十。

按澄著述至富，有雜傳十九卷，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并見隋志。隋志於漢疏條下注“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亡”史通補助篇曰，“陸澄注班史，多引遷書，此缺一言，彼增一句，採擇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按澄另有新注一卷，子玄所機，未知何指。

## 陸澄漢書新注一卷 佚

新舊唐志并著錄漢書新注一卷。隋志及高似孫史略只作漢書注，卷同。

## 崔浩漢書音義二卷 佚

浩字伯深，宏之子，北魏清河東武城人。官至司徒。太平真君十一年被誅。魏書北史俱有傳。

按浩亦顏監引二十五家之一。新唐志高氏史略均有浩漢書音義二卷。隋志舊唐志不載。

## 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 佚

孝標名峻，梁平原平原人。梁書文學傳有傳。南史附見劉懷珍傳。勤求異書，時人有書淫之號。生於宋大明六年（西元四六二）卒於梁普通二年（西元五二二）年六十歲。

按孝標爲梁代一大文學家，不以史學名。著有類苑一百二十卷。其漢書注兩唐志均不載。隋志漢疏條下注“梁有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亡。”

## 劉顯漢書音二卷 佚

梁書劉顯有傳，南史附見劉焮傳。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六歲號神童，博學多通。累官尚書左丞，國子博士，潯陽太守，平西諮議參軍。生於齊建元三年（西元四八一）卒於梁大同九年（西元五四二）年六十三。

按隋志有漢書音二卷，梁潯陽太守劉顯撰。兩唐志不著，必早亡矣。

## 梁元帝注漢書一百十五卷 佚

元帝名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天監七年（西元五二八）八月丁巳生。在位三年崩。（西元五五二——五五四）

按帝著述極富，不具錄。金樓子著書篇有曰：“注前漢書十二帙，”本紀著漢書一百一十五卷。隋志漢疏條下注亦云：“梁元帝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亡。”兩唐志以下不著錄。

## 韋稜漢書續訓三卷 佚

稜事梁書南史並附韋叡傳。叡傳云：“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治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蘊，稜尤弗之逮也。……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按隋志載漢書續訓三卷，梁北平諮議參軍常稜撰，兩唐志作二卷。今從叡傳及隋志著錄。

## 顧野王漢書音義 佚

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陳撰史學士，太子率更令，領大著作，掌國史，累官黃門侍郎，光祿卿。生梁天監十八年（西元五一九）卒於陳太建十三年（西元五八一）年六十三。陳書南史並有傳。著作數百卷，不具錄。

按野王注漢書不見本傳，隋唐志無著錄。僅汪師韓文選理學權輿注引羣書目錄有顧野王漢書音義。

### 姚察漢書訓纂三十卷 佚

察字伯審，平之子，思廉之父。吳郡武康人也。仕梁，轉陳，卒於隋。在陳累官度支吏部尚書。入隋授秘書監，勅成梁陳二史，未竟。其子思廉續成之。生於梁中大通五年（西元五三三）卒於隋大業二年（西元六〇六）年七十四。陳書隋書南史並有傳。

按察爲漢書學專家。陳太建初，察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於周。沛國劉臻竊訪漢書疑事十餘條，察並爲剖折，皆有經據。臻曰：“名下定無虛士。”其漢書注顏師古多襲取之而掩其名，今猶有引見文選注者。訓纂三十卷見本傳。隋志及兩唐志並著錄。

### 姚察漢書定疑二卷 佚

兩唐志及本傳不載。隋志作定漢書疑，高似孫史略作漢書定疑。

### 姚察漢書集解一卷 佚

兩唐志及本傳亦不載。隋志及高似孫史略並錄。然名曰：“集解，”書止一卷，何也？著以待考。

## （五）隋代

計凡四種。都三十八卷。書今俱佚，惟蕭該書清人有輯本。內夏侯詠一目時代無考，姑附於此以待發見。

### 蕭該漢書音義十二卷 佚

按該生卒不詳，北史儒林有傳，隋書附見儒林何妥傳。北史本傳云：“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

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召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按該書亦爲顏注竊取，而隱其名。隋志兩唐志均著錄，惟新唐志作漢書音義。其書久亡，宋本漢書散在顏注之下，清藏鑑堂有輯本三卷，列入木犀軒叢書，另於清代列目。

### 包愷等漢書音十二卷 佚

按隋志載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則非一人之作明矣。而兩唐志只著包愷著，殆愷總其成歟？愷事北史儒林有傳，隋書儒林附見王妥傳。北史本傳云：“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

### 張冲前漢書音義十二卷 佚

冲北史隋書儒林並有傳云：“張冲字權玄，吳郡人。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書侍讀。”生卒無考。

按此書隋唐各志均不著，而北史隋書本傳俱載，志失之也。

### 夏侯詠漢書音二卷 佚

按隋志有夏侯詠漢書音二卷，新唐志及高氏史略均作夏侯泳。舊唐志則載夏侯侏漢書二卷，而脫音字。人名均異。詠，泳，侏，三字相近，殆傳寫舛誤耳。詠年代爵里無攷，隋志既著錄，必隋以前人，茲次於姚察後以待攷證。

## (六) 唐代

計凡十八種。無卷可改者兩種，有卷者十七種，都四

百四十八卷。除顏監集注外俱佚。

### 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 佚

新舊唐書游秦事俱附師古傳。舊唐書云：“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劉黑闥初平，人多強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敕書獎勞。終鄆州刺史。譏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按武德八年，劉黑闥平，游秦方爲廉州刺史，俄拜鄆州，則卒於武德末貞觀初也。

是書新舊唐書游秦附傳及志並載，惟舊唐書誤作顏延年宜正。

### 顏師古漢書注一百二十卷 今存

師古事新唐書入儒林傳，舊唐書有傳云：“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齊黃門侍郎之推孫也。……師古少傳家學，博覽羣書，尤精訓詁，善屬文。……貞觀七年拜秘書少監。……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班固漢書，解釋詳明，深爲學者所重。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賜師古物二百段，良馬一匹。……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駕東巡，道病卒。年六十五。諡曰戴。有集六十卷。其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於世。”

師古集注爲唐以來獨行之注本，公私簿籍，無不著錄。茲將各方考證，類述於次：

(一) 注書之年歷——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師古貞觀十一年爲秘書少監，時太子承乾命師古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編之秘閣。其叙例有云：“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爲涂月，其書始就。”重光是辛年，當爲貞觀十五年辛丑。承乾以十七年被廢爲庶人，則此書之成必在十五年。師古於十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書成時年六十一也。”又齊召南漢書叙例考證亦曰：“成

於貞觀十五年，歲在辛丑，故曰歲在重光也。

(二) 顏注之依據——按師古所據諸家，俱詳叙例。今本自荀悅至崔浩只二十三家。史通正史篇云：二十五家。監本載景佑二年余靖上言：“顏師古總先儒注解，名姓可見者二十五人。”齊召南叙例考證云：“二十五係二十三傳寫之誤，不然，宋祁謂“諸家名氏已附注師古叙例之下，益不可解矣。”然劉知幾後師古無幾時，余靖刊誤亦必有所本，今本師古注中有許慎胡廣宋均諸人說，而叙例不載，則齊說未必可信也。

又按師古叙例所載各家見於隋唐各志著錄者僅荀悅，服虔，應劭，孟康，韋昭，晉灼，劉寶，崔浩八家而已。其餘除臣瓚，蔡謨外，疑其書或多已亡，而師古則據應，晉，瓚，蔡各家集注集解本轉引之耳。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據叙例顏監以前注本五種，服虔，應劭，晉灼，臣瓚，蔡謨也。大氏晉灼於服，應外，增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頴，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采外，增劉寶一家，顏監於五種注本外，增荀悅，漢紀音義，崔浩，漢紀音義，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三家。”可與鄙意相發明也。

(三) 顏注之卷數——漢書在班氏原為百篇，不名百卷，隋志有漢書一百五十卷，太山太守應劭集解，又載梁有陸澄注漢書一百二卷，劉孝標注一百四十卷，梁元帝注百十五卷，又唐有郝處等御銓定漢書八十七卷，則漢書之分卷至無定矣。師古原注本，究作幾卷，無從揣斷，新舊兩唐志均作百二十卷，而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又作百卷。洪頤煊讀書叢錄曰：“叙傳班氏原目百卷，今本一百二十卷，蓋師古集注分高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律歷志，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安以下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叙傳為二卷，王莽傳為三卷，五行傳為五卷。”豈師古本



百二十卷，而宋人復合爲百卷以符百篇之舊攷？

(四) 顏注之辨襲——按舊唐書本傳謂師古書出，當時比之杜征南之於左傳，足爲班氏忠臣。唐以來其注獨行，衆家俱廢，則其價值可見矣。然攘善之譏，無可逃避。蓋其辨襲前人，不知凡幾，而於其叔游秦之說亦不明著，真令人不能寬宥也。楊惺吾先生有漢書二十四家古注輯存，當必多所摘發，惜無刊本，無從快讀。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地理志維邕與宗周通封畿注，以詩王風譜既翫證之，乃臣瓚說。”洪頤煊讀書叢錄曰：“顏師古漢書集注多掩他人之說以爲己說。頤煊案以史記索隱證之，張蒼傳柱下方書，師古曰是姚察說。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即訊太子，師古曰是樂產說。郊祀志注周始與秦合而別，別五載當復合，師古曰是游秦說。如此類甚多。”朱一新漢書管見曰：“新案枚乘傳注隱匿謂僻處於東南也，據文選乃韋昭注。梁下屯方十里，乃張晏注。今漢書均以爲師古注。”而沈欽韓詆之尤力。漢書疏證，於開卷標題“師古注”三字下譏彈極詳，其略云：“今師古亦標專注，而天文地理，非孟康臣瓚無以發明；典章風俗，非應劭如淳不能宣究。故律歷，天文，翼奉，京房諸篇通無一語。齊梁以降，陸澄蕭該姚察等，皆專門大師，洎顏氏父祖之講習，悉沒其名氏而辨有之，非司馬貞張守節等發之，幾無由知其乾沒矣。宋祁謂師古未見蕭該音義，豈知彼於已布行者不能全覆，猶稍稍竄名。以李善文選注攷之，如服虔，韋昭，張揖諸家，今漢書率爲師古。其近者則懷郭象何法盛之智，已恣漁獵，偶有遺脫耳。夫崇臺非一榦，珍裘不一腋，既藉衆賢，乃標絕智，以質古人，能不有愧？開卷成癡，此當首難。”

(五) 顏注之繁複——按兩唐書敬播傳房玄齡在當時已嫌其繁重，而命播拮其要爲四十卷。高似孫史略有顏氏所注重複

一條云：“顏氏所注評覈諸家，最爲詳的，然有無俟音註，失之冗贅者。字之初見，既已加釋，自此而下，不必再舉矣。試掇其重復太甚者，如鄉讀曰嚮，解讀曰懈，與讀曰預，雍讀曰壅，道讀曰導，絲讀曰僂，畜讀曰蓄，視讀曰示，艾讀曰又，說讀曰悅，竟讀曰境，飭與勅同，絲與由同，歐與驅同，陔與暗同，婁古屢字，墜古地字，饜古餉字，犇古奔字，之類，何啻百數，皆過於復且重者。又如：休者美也，蕃者多也，烈者業也，稱者副也，靡者無也，滋者益也，圖者謀也，耗者減也，貸者借也，卒者終也，悉者盡也，給者足也，寢者漸也，以上字義，初非深隱，何必重出？往往再見於一版之內，如此繁雜，不可勝載，又如：豁，仇，恢，坐，邾，陝，治，脫，攘，執，亘，縮，顯，擅，酣，倅，重，隅，兪，選等字，以用切脚，可以省矣。又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凡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爲蕭何曹參；三代必曰夏商周，威文顏閔，必曰齊威，晉文，顏淵，閔子騫，讀是書者，要非童蒙，豈不曉是哉。顏氏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殆反是矣。志中尤爲叢脞，以此知漢書注亦用修整一番乃佳。”

## 敬播漢書注四十卷 佚

新舊兩唐書俱有播傳。播真觀初進士，官至諫議大夫，給事中，兼修國史。曾與顏師古孔穎達等修隋史，與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錄，西域圖。又自撰太宗實錄二十卷，隋略二十卷。卒於龍朔三年（西元六六三）

按舊書本傳云：“時梁國公房玄齡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亞也。玄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舊唐志無，新唐志著錄。

## 敬播漢書音義十二卷 佚

新唐書本傳及舊志均不載。新志及高似孫史略著錄。

## 顧胤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 佚

新舊兩唐書俱有胤傳。舊書傳云：“顧胤者蘇州吳人也。……永徽中，歷遷起居郎，兼修國史。撰太宗實錄二十卷成，以功加朝請大夫，授弘文館學士。以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加朝請大夫，封餘杭縣男。龍朔三年遷司文郎中，尋卒。胤又撰漢書古今集二十卷，行於代。”

按此書兩唐志均著錄。

## 唐高宗郝處俊等御銓定漢書八十七卷 佚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新舊唐書俱有傳。本傳稱處俊好讀漢書，略能暗誦，官至太子少保。生於隋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卒於開耀元年（西元六八一）年七十五。

按此為高宗勅撰之書，新舊唐志並載。當時與撰是書者必甚多，處俊最貴而又精於漢書，殆為其領袖歟？

## 劉伯莊漢書音義 佚

伯莊兩唐書儒林均有傳。徐州彭城人。官至國子博士，兼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生卒無攷。

按此書舊唐志不載，新唐志著錄。

## 李善漢書辨惑三十卷 佚

善事附見兩唐書儒學傳。揚州江都人。官至崇學館直學士，兼沛王府侍讀，秘書郎。注文選六十卷，又撰漢書辨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

按善著漢書辨惑，俱見兩唐書附傳。兩唐志亦著錄，而新志誤善為喜。今人鄭鶴聲著史漢研究，竟認作兩人，失攷矣。

## 漢書正名氏義十三卷 佚

按兩唐志均錄此書，不著撰人。鄭鶴飛史漢研究以新唐志連綴於漢書辨惑下，既不知李喜爲李善，復認此爲李喜作，誤之又誤也。鄙意書名正名氏義，不可解，亦不辭。疑是無名氏之誤，未審當否？

## 漢書英華八卷 佚

此亦無名氏之作，鄭鶴飛亦認爲李喜著。但兩唐志均不著撰人，未可強認。今與前條並綴於此以待攷。

## 姚班漢書紹訓四十卷 佚

班思廉之孫，璿之弟也。新唐書附思廉傳：舊唐書附璿傳。班累官秘書監，戶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生於貞觀十五年（西元六四一），卒於開元二年（七一四）年七十四。

按舊書附傳云：“班常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氏，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世。”此書舊唐志失載，新唐志著錄。

## 元懷景漢書議 佚

懷景事待考。新唐志云：“開元左庶子，武陵縣男，諡曰文。此書舊唐志不載，新唐志著錄。原注“卷亡。”

## 沈遵行漢書答問五卷 佚

遵行事待攷。

此書舊唐志不載，新唐志著錄。又文獻通攷引崇文總目：“唐沈遵行撰。采諸儒爲漢書說者，申釋其義，有博聞之益。然篇第頗差，討求未獲。闕列傳以下諸篇。”通志作沈遵，未知孰是。

## 劉巨容漢書纂誤二卷 佚

按唐未有劉巨容徐州人。由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黃巢功，遷檢校禮部尚書，再遷檢校司空，爲田令孜所殺。宋史藝文志載

劉巨容漢書纂訓二卷,未知是一人否?

劉嗣漢書音義二十六卷 佚

陰景倫漢書律歷志音義一卷 佚

孔文祥孔氏漢書音義鈔二卷 佚

釋務靜漢書正義三十卷 佚

上四種新舊唐志均著錄。四人爵里年代俱不可攷,惟隋志不著,意其皆唐人也,連綴於此以待證。

### (七) 宋代

計凡二十八種。無卷者四種,有卷者二十四種,都三百五十四卷。除景德監本兩漢書三百四十九卷不計。

存者六種,佚者十九種,未知在佚者三種。

張泌漢書刊誤一卷 佚

泌亦作秘,字子澄,常州人。仕南唐爲內史舍人,歸宋爲虞部郎中,生卒無考。

此書宋史藝文志著錄。宋祁云:“漢書中有臣秘者乃張秘,江南人,歸本朝。”其書已亡。汲古閣本於藝文志張良傳司馬相如傳東方朔傳揚雄傳及薛宣傳後猶存臣秘校語六條。按淳化以前,不聞勅校漢書之舉。又宋景文校書時有江南本,又稱舍人院本,係南唐別本,且南唐圖籍極富,亦頗有修正,豈南唐嘗有勅校漢書之舉,而秘與其役耶?抑淳化校刊三史時秘尙未故,猶及參預耶?不然,何以稱“臣秘”耶?

楊侃兩漢博十二卷 存

宋史藝文志入史鈔類,文獻通攷入史評史鈔類。郡齋讀書志著錄云:“右皇朝楊侃纂,景德中,侃讀兩漢書,取其中名數前儒釋爲此書以資涉獵者。侃嘗編職林矣,此亦其類也。”今有粵雅

堂叢書本。

### 富弼前漢書綱目一卷 佚

弼字彥國，宋河南人，宋史有傳。生於真宗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卒於元豐六年（一〇八三），年八十。

宋史藝文志載此書。

### 趙瞻漢書答問五卷 佚

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綱移塾屋。舉進士，官至樞密院直學士。生於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卒於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七十二，宋史有傳。

按瞻本傳只載史記抵牾篇五卷，無漢書答問。宋史藝文志著錄。

### 三劉漢書標注六卷 佚

三劉者，劉敞及其弟敞子奉世也。宋史同傳。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生於真宗天禧三年（一〇一九），卒於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年五十。敞字貢父，與敞同登科，官至中書舍人。生卒年月無攷，年六十七。奉世字仲馮，亦舉進士，官至光明殿學士。生於仁宗慶歷元年（一〇四一），卒於徽宗政和三年（一一一三），年七十三。

按宋史頌傳云：“敞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頌。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文詞雅瞻，最精漢書學。”則劉氏父子昆仲於漢書似皆專業。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並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郡齋讀書志有三劉漢書六卷，當是一書。讀書志引劉跋嘗跋其尾云：“余爲學官亳州，故中書劉舍人貢父實爲守，從容出所讀漢書示余曰，欲作補注未能也。然卷中題識已多，公之子方山亞父錄以相示也。”書錄

解題云：“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之，未有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爲此書，多所辯正發明。”

按三劉書原爲單行本，至南宋劉之問始刻入漢書各條之下。明監本大加刊削，今之存者蓋僅矣。

### 劉放漢書刊誤四卷 佚

書錄解題以此與三劉漢書標注爲一書。而宋史藝文志於標注下連錄此書，郡齋漢書志亦於標注外別載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并云：“右宣德郎，守太常博士，國子監劉敞所撰也。仁宗讀後漢書見墾田皆作墾字，使侍中傳詔中書使刊正之。敞爲學官，遂刊其誤爲一書云。”依此則漢書刊誤爲敞奉詔之作，自當與私人讀書標注別爲一本。而內容之多同，則又不可避免之事也。陳振孫殆以其多同而疑爲一書歟？

四庫全書總目於西漢刊誤補遺條下云：“攷趙希弁讀書附志載西漢刊誤一書，稱劉敞撰。文獻通攷載東漢刊誤一卷，引讀書志之文，亦稱劉敞撰。又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引讀書志之文，稱劉敞劉敞劉奉世撰。又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別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徐度却掃篇引敞所校陳勝田橫傳二條，稱其兄敞及兄子奉世，皆精漢書。每讀隨所得釋之，後成一篇，號三劉漢書。以是數說之，蓋敞於前後漢書初各爲刊誤一卷，趙希弁所說是也。後以敞所校漢書與敞父子所校合爲一編，徐度所說是也。然當時乃敞書合於敞父子書，非以敞父子書合於敞書，故不改敞父子漢書標注之名，而東漢一卷無所附麗，仍爲別行，則馬端臨所列是也。至別本乃以敞書爲主而敞父子說附入之，故仍題之名，則陳振孫所說是也。厥後遂以東漢刊誤併附以行，而兩漢刊誤名焉。”

又王鳴盛兩漢書辨疑序曰：“兩漢書刊誤劉原父與其弟貢父其子仲馮同撰，今已不傳，惟載於前明監板中。此所載者，宋元所采耶？明人所採耶？從并本全行收入耶？抑僅摘若干條而其餘尚多刪棄者耶？不可知也。然宋史藝文志稱劉氏書爲四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兩漢各一卷，則其書大約無多。監本所採之遺，亦無幾矣。”按西莊此時未見建安本，故有此疑。

### 宋太宗勅陳充等校刊前漢書

此爲漢書鑄版之始，故特著錄。高似孫史略自注引國朝會要曰：“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後漢命陳充，阮思道，尹少運，趙況，趙安仁，孫何校前後漢。校畢，遣內侍裴愈賫本就杭州鑄板。”即今所謂淳化本也。

### 宋真宗勅刁衍等校定兩漢書三百四十九卷， 又正字六卷

按此刁衍等奉詔校刊之作，其校正之本即景德監本是也。宋國朝會要曰：“咸平中，真宗命刁衍，晁迥，丁遜覆復兩漢書板本。迥知制誥，以陳彭年同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漢書歷代名賢注釋，至有章句不聞，名氏交錯，除無攷據外，博訪羣書，遍觀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九卷，簽正二千餘字，錄爲六卷以進。”按原無書名，今爲之標題。

陳彭年字永年，宋撫州南城人。太平興國進士，官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宋史有傳。

刁衍字元賓，宋昇州人。官兵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一〇一三）卒。年六十九。宋史儒林有傳。

晁迥字明遠，宋瀘州清豐人，進士，官禮部尙書，太子少保。宋史有傳。



丁遜事蹟未詳。

## 宋仁宗勅余靖等校刊漢書 存

此即景佑刊誤本。景佑元年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監印兩漢書（按即景德監本，）文字舛僞，恐誤後學。臣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奏聞。又命國子監直講王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三字，改正一千三百三十九字。又靖傳云：“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並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據此則校刊三史，實靖與王洙二人之功，張觀總其事而已。

張觀字思正，宋絳州絳縣人。中復勤詞學科第一，官至觀文殿學士。宋史有傳。

余靖字道安，宋韶州曲江人。舉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宋史有傳。

王洙字元叔，宋應天宋城人。官至侍讀學士。在國子監直講時校史記漢書。宋史有傳。

## 余靖漢書刊誤三十卷 佚

宋史藝文志著錄。按景祐校刊漢書實自余靖奏請。既云：“臣參括衆本，旁據他書，引而辨之，望行刊正。”則是靖先有此著進呈，又奉詔刊誤也。

## 宋神宗勅趙抃新校前漢書一百卷 佚

此即所謂熙寧本也。按熙寧二年趙抃爲參政知事，進新校漢書五十冊。宋史藝文志著錄作一百卷

趙抃字闕道，宋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官至資政殿學士。生於大中祥符元年（一〇〇八）卒於元豐七年（一〇八四）年七十七。宋史有傳。

## 陳繹是正文字七卷 佚

繹字叔和，開封人。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龍圖閣待制。卒於元豐中，年六十八。殆一〇一〇至一〇九〇間人也。宋史有傳。

按此繹熙寧受詔校正漢書之作，與新校漢書五十冊同進。繹傳云：“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判定前漢書。居母喪，詔即家離校。”目家無著錄者。

## 王述西漢決疑五卷 佚

陳振孫書遺解題，馬端臨文獻通考均著錄。惟通攷作王述，不知孰是。解題云：“國子司業宛邱王述撰。一曰失實，二曰引古，三曰異言，四曰雜證，五曰注釋。”其內容亦可推想矣。

## 吳莘西漢補注一十卷 佚

郡齋讀書志著錄云：“右國子博士吳莘商卿所著也，倪思爲之序。”按莘事無考，書亦早亡。宋史藝文志及錢氏補宋史藝文志並不載。

## 錢時兩漢筆記十二卷 佚

時字子是，號融堂，宋淳安人，主象山書院，官史館檢閱。宋史有傳。

按本傳載是書，欽定續文獻通考，錢氏補宋史藝文志並著錄。

## 劉涇西漢發揮十卷 佚

涇字巨濟，北宋陽安人。熙寧進士，王安石荐充經義所檢討，累官職方郎中。宋史入儒林傳。

晁公武讀書志，文獻通考史評史抄類著錄。晁氏曰：“皇朝劉涇巨濟撰。涇蜀人。

## 劉子翬漢書雜論一卷 今存

子鞏字彥冲，南宋初人。居武夷山不仕，學者號屏山先生，宋史儒林有傳。

郡齋讀書志著錄。今有淡生堂餘苑本。

### 洪邁前漢法語二十卷 佚

邁字景廬，南宋鄱陽人。中紹興詞科，官至敷文閣待制，端明殿學士，諡文敏，宋史有傳。

按此書本傳及藝文志不載，郡齋讀書志著錄。

### 呂祖謙西漢書詳節三十卷 今存

祖謙字伯恭，南宋人。舉進士，復中博學鴻詞科。官中書舍人，著作郎，兼國史館修纂官。卒年四十五。大約生於紹興，卒於淳熙。宋史儒林有傳。

祖謙有十七史詳節，此其一部份也。本傳及藝文志不載，續文獻通考始著錄。

### 高似孫漢書司馬相如傳注 佚

似孫字續古，號疏寮。南宋人，淳熙進士，歷官校書郎，守處州。著有子略，史略，緯略，疎寮集等。

按此書向不著錄。據高氏史略卷二，張揖漢書注條下有似孫曰：“司馬相如傳最難注。予嘗注此傳，大費氣力。”是馬氏明有此著也。

### 吳仁傑西漢刊誤補遺十卷 今存

宋史仁傑無傳。吳中舊事云：“吳仁傑字斗南，其先洛陽人，居吳中。父信。舉進士，至國子學錄。弟輔仁字子擣。”又崑山縣志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父信，修武郎。仁傑博洽經史，有俊才。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田令，國子學錄。自號蟲隱。以詩文鳴一時。所著古易十二

卷，兩漢刊誤補遺十卷，歸給綿叢書十卷，周易圖說，樂舞新書，廟制，及言郊祀贊說，鹽石丙丁各二卷，集古易，尚書洪範圖，陶淵明，杜子美年譜各一卷。皆行於世。”

按陳振孫書錄解題作十七卷，文獻通考從陳氏著錄亦作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及崑山縣志本傳作十卷。今有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刊本，知不足齋叢書本，榕園叢本均十卷。四庫全書總目從十卷著錄，而以爲已遺其七卷，鮑廷博以爲當時原有二刻，今錄兩說以備考。

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前有瀋熙己酉曾絳序，稱仁傑知羅田縣時自刊版。又卷末有度元己未林瀛跋，稱陳度英爲刊於全州郡齋。殆初欲刊而未果？抑度英又重刊歟？舊刊久佚，此本乃朱彝尊之子昆田鈔自山東李調元家，因傳於世。據其標題，當爲劉敞兩漢刊誤而作。而書中乃兼補正劉敞，劉奉世之說。（按直齋書錄解題云，補三劉之誤也）……中段引見三劉漢書標注條下……文獻通考載是書十七卷，宋史藝文志則作十卷，今考其書，每卷多者不過十四頁，少者僅十二頁，勢不可於十卷之中折出七卷。而十卷之中補前漢者八卷，補後漢者僅二卷，多寡亦太相懸，殆修宋史時已佚其七卷以不完之本著錄歟？劉氏之書於舊文多所改正，而隨筆標記，卒不暇剖其所以然。仁傑是書獨引據賅洽，考證詳斷，源源本本，務使明白無疑而後已，其淹通實勝於原書，雖中間以麟正爲麟趾之類，間有一二之附會，要其大略固瑕一而瑜百者也。曾絳序述周必大之言，以博物洽聞稱之，固不虛矣。”

知不足齋叢書鮑廷博云：“按宋時刊班范二史之誤者，吳氏之前凡有四家。余靖，張泌及無名氏三書不可得見已，劉氏原本久無專刻。國朝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經史，始據慶元舊本漢書

注中增入一家之言，幸垂不朽。吳氏此書發明辨正，精確不磨，其於劉說，銖量黍較，亦無少假借，雖名補遺，實多匡誤，尤不可令其無傳也。……是書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作十七卷，今本十卷，與宋史藝文志合，初疑解題之誤，及考延令宋板書目，亦云十七卷，似當日原有二刻也。至劉書晁公武讀書志以爲劉敞著，引敞自序，稱英宗讀後漢書見墾田墾字皆作墾，令國子監刊正之，敞爲直講，校正其誤。治平三年奏御。晁陳二氏又別載三刊漢書標注一書，則敞與兄敞及敞子奉世所作也。陳氏獨云標注與刊誤實爲一書，別本題作公非先生刊誤耳。今攷吳書曾絳序亦指三劉爲言，陳說似爲有據。然晁氏於劉敞書題曰‘東漢刊誤’，三劉書晁陳俱題曰‘漢書標注’，蓋敞奉命校刊，實止范書，其自序甚明。三劉所著，不曰兩漢者，祇及班史耳。觀慶元本前書則三劉並錄，後書僅存敞語，亦甚可證也。若吳氏此書似合標注刊誤而通補之，其祇稱刊誤者，亦以二書名異而體裁實同耳。惟是直齋旣作解題，於二書必皆寓目，顧何以漫爲此言耶？又按竹垞先生跋以命劉敞刊誤爲仁宗事，而敞序實在英宗治平間。考仁宗在位雖有校刊後漢書之命，然事在景祐初元，維時敞尙未登第，距爲學官時幾三十年。此朱跋偶然筆誤，不足異也。”

### 陳季雅兩漢博議十四卷 佚

宋史藝文志入史鈔類，文獻通考入史評史鈔類。

### 周護三史菁英三十卷 佚

宋史藝文志史鈔類著錄。顧名思義，似是選錄文字之書。

### 趙世逢兩漢類要二十卷 佚

宋史藝文志史鈔類著錄。

### 師古西漢質疑十九卷 佚

宋史藝文志史鈔類著錄。師古未知何人。

### 朱子文漢書辯正 佚

宋末劉之問刊本始將此書散入漢書各條下。今本猶有存者。

上列四種，久爲佚書。其著者事蹟，時代先後，均未能定，謹連綴於此以待攷。

### 無名氏漢書刊誤一卷 佚

宋史藝文志著錄。

###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十卷 今存

應麟字伯厚，南宋慶元人，淳祐元年進士，官至翰林學士。生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卒元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年七十四。宋史有傳。

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著，本傳載。今有玉海附刻本。

## （八）代明

計凡十四種。失卷者九種，有卷者五種，都一百四十三卷。確知其存者四種，其餘未見，不敢斷其存佚也。

### 胡纘宗漢書評鈔

纘宗字可泉，一字世甫，明泰安人，自號烏鼠山人。正德進士，官副御史，山東巡撫。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許應元漢書評鈔

應元字子春，錢塘人。明嘉靖十一年進士，官至廣西布政使。生正德元年（一五〇六），卒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年六十。侯一元爲之撰墓志，見明文海。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王維楨漢書評鈔

維楨字允寧，明華州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累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生正德二年（一五〇七），卒嘉靖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四十九。明史附李夢陽傳。瞿景淳撰墓志，見明文海。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唐順之兩漢解疑二卷 今存

順之字應德，明武進人。嘉靖八年會試第一。官至右僉都御史。生於正德二年（一五〇七）卒於嘉靖三十九年（一五六〇）年五十四。明史有傳。

是書今有借月山房叢書本，學海類編本。

## 唐順之漢書選要

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唐順之漢書揭要一卷 今存

今有格致叢書本。

## 王慎中漢書評鈔

慎中字道思，明晉江人。嘉靖五年進士，官至河南參政。明史有傳。生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卒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五十一。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茅坤漢書評鈔

坤字順甫，號鹿門，明歸安人。嘉靖十七年進士，官大名兵備副使。生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卒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九十。明史有傳。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徐中行漢書評鈔

中行字子與，明長興人，自稱天目山人。嘉靖進士，官江西左布政使。生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卒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十二。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凌約言漢書評鈔

約言字季默，中應天鄉試，官全椒知縣，刑部員外郎。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袁黃史漢定本十八卷 佚

黃初名表，字坤儀，號了凡，吳江趙田人。明萬曆十四年進士，官兵部職方主事。卒年七十四。光緒嘉善縣志有傳。

是書見嘉善縣志藝文志。該志據黃氏書目著錄，黃氏何人，不可知矣。

### 郝敬漢書瑣瑣 今存

敬字仲輿，明京山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知縉雲永嘉二縣。明史附李維楨傳。

### 盧舜治叅書評鈔

舜治字志菴，爵里不詳。

是書見凌稚隆漢書評林引用書目。

### 凌稚隆漢書評林一百二十卷 今存

稚隆字以棟，號磊泉，明烏程人。

今有凌氏原刻本，仿刻本亦多。

### 鄭維嶽西漢書旁訓六卷 存

維嶽，明溫陵人，事待考。

按維嶽亦文章之士，選左傳，史記，兩漢書，國語，國策各若干卷，爲之旁訓。楊九經訂梓，明刊本今猶有存者。楊守敬叢書舉要



著錄。

## (十) 清代

計凡九十一種

失卷及不分卷者二十六種

有卷可稽者六十五種，都五百八十五卷

確知其存者五十三種

確知其佚者四種

未知存佚者三十四種

### 董大翮史漢參微 佚

大翮字清貽，清陽湖人，順治丁亥進士，官鄞縣天台縣知縣，道光武進陽湖合志有傳。

是書見董氏譜，又武進陽湖合志藝文志亦著錄。

### 錢人龍漢書注 佚

人龍字汝元，清陽湖人。康熙乙丑進士，官山西長治知縣。道光武進陽湖合志有傳。

是書見武進陽湖合志藝文志，又見錢人麟毗陵觚不觚錄。

### 章士斐讀漢書記 未見

士斐字淇上，清錢塘人。康熙初諸生。光緒杭州志文苑有傳。是書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

### 陳厚曜漢書正譌 未見

厚曜字泗源，號曙峯，康熙進士，官至左諭德。生順治五年（一六四八），卒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七十五。

厚曜著十七史正譌，此其一部分也。

### 何焯讀漢書記六卷 存

焯字岷瞻，又字茶仙，清長洲人。康熙賜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生順治十八年（一六六〇，）卒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六十二。沈彤有翰林院編修何先生焯行狀，見碑傳集卷四十七。

焯有義門讀書記，此其一部份也。行狀云：“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書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按乾隆四年齊召南等奉詔校刊漢書，其考證取義門說最多。

### 陳景雲兩漢書舉正五卷 未見

景雲字少章清吳縣人。諸生，何焯弟子。生康熙九年（一六七〇）卒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七十八。學者私號文道先生。王峻有陳先生景雲墓志銘沈廷芳有文道先生傳，見碑傳集卷一三三。

按此書墓志作兩漢訂誤。清史稿藝文志著錄，今文道十書有錄未刻，未知存否。

### 齊召南等前漢書攷證 存

此乾隆四年勅撰。是年高宗勅令諸臣校刊經史，齊召南等校前漢書，於所考證另錄於每卷之後，即今之武英殿本也。召南有跋語最足資考辨，茲節錄於次：

“……自唐以前，書皆手寫，而校對極精，僞脫相承，無過數處。其有板本自宋淳化中命官分校三史始也。雕板染印，日傳萬紙，於人甚便。人間摹刻以市易者滋多，彼此沿襲，莫識由來，輒轉失真，烏焉成馬。故書有板本而讀者甚易，亦自有板本而校者轉難，固其勢然也。以人人所共習之漢書，又經師古注釋，旨趣畢顯，校者似易爲力，乃自淳化曆景德，景祐，熙寧百年之中，三經覆校，當時名儒碩學，刁衍，晁迥，余靖，王洙，所奏刊正增損之條，累百盈千，積成卷帙，三劉刊誤又別爲書，陳繹是正文字又在宋祁之後，亦足

以徵萬本難得，在北宋時已然矣。況自宋至明，刻本愈雜，學士家校讎之精，遠不如北宋以前者哉。蓋國子監所存明人舊板，於顏注所引二十三家之說，十刪其五，於慶元所附三劉宋祁諸家之說，十存其一，即本書正文字句，亦多譌脫，則又板本中之至陋者矣。夫古人撰述既博，不無失檢，紀表志傳，或彼此乖違。郡國官名，或先後錯出，如高紀書太上皇后，書丞相增將兵；文紀書內史欒布；景紀書御史大夫青翟，書三輔舉不如法者；宣紀書元康元年復高帝功臣後之類，皆本書自誤，非關後人。至如地理溝洫成文，酈道元注水經特多援引，賈馬淵雲辭賦蕭統輯文選時有異同，藝文志言儀禮，經倒十七篇爲七十；律曆志載積黍之數，增九十分爲一千；孔穎達賈公彥並師古同時人，而所據書本各別，斯則傳寫失真之明驗也。衍文脫字，離句辨音，三劉於師古注銖較寸量，未嘗稍假借焉。校古人書，義當如斯爾。乾隆四年奉勅校刊經史，於是書尤加詳慎。臣照等既與諸臣遍蒐館閣所藏數十種，及本朝李光地何焯所校，再三讎對，積歲彌時，凡監本脫漏，並據慶元舊本補缺訂譌，正其舛謬，以付開雕，稍復古人之舊。臣召南復奉勅編爲考證，謹採諸儒先論說關於是書足以勝顏注所發明，刊三劉所未及者，條錄以付於每卷云。”

當時與校諸臣依原刊名單錄之，

陳浩 原任詹事

董邦達 字孚存，富陽人，號東山，雍正進士，官至工部尚書，

萬承蒼 字宇光，南昌人，康熙進士，官侍讀學士。

朱良裘 “原任庶子”

齊召南 字次風，天台人，乾隆博學鴻詞科，至禮部侍郎。

陸宗楷	洗馬
孫人龍	編修
李龍官	編修
吳兆雯	編修
杭世駿	見下 <u>漢書既証</u> 條。
沈廷芳	御史
張本	拔貢生

### 王峻漢書辨誤四卷 未見

峻字次山，號良齋，清江蘇常熟人，雍正甲辰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一統志纂修官，江西道監察御史。生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卒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五十八。

按此書一名漢書正譌，清史稿藝文志著錄。

### 吳岱齡漢書訂譌增注 存疑

岱齡字巖山，清錢塘人。事具光緒杭州志文苑傳。錢陳羣撰墓志未見。

按府志本傳稱其“博覽羣書，尤精史學，條摘史記漢書集注以諸家攷據互異，博采衆說，訂譌增注，一時老輩，服其精確。”似此則岱齡必有成書，但杭志藝文志不載，失之歟？抑尙未成書耶？姑錄以待證。

### 杭世駿漢書疏證十六卷 未見

世駿字大宗，又字堇浦，清仁和人。雍正舉人，與試博學鴻詞科，列一等第五。官翰林院編修。與校武英殿二十四史。生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卒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三）年七十七。許宗彥有杭太史別傳，見國朝耆舊類繳初編卷一二六。

此書光緒杭州府志清史稿藝文志均著錄。

### 杭世駿漢書蒙拾三卷 存

欽定續文獻通考及清史稿藝文志著錄。今有杭氏七種本。

### 金甡漢書評林訂誤 未見

甡字兩叔，清仁和人。乾隆進士，會試殿試皆第一。官至禮部侍郎。生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卒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二）年八十一。

甡有史漢評林訂誤，見光緒杭州志藝文志，無卷數。

### 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 存

祖望字紹衣，號榭山，清鄞縣人。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先成進士未與試。主義山端溪書院。生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卒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五十一。嚴可均有全榭山先生傳，見國朝耆舊類徵初編卷一二六。

按是書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有嘉慶九年朱文翰初刻本。文翰序云：“歲在昭陽，余以文字之役，再遊山陰。同客有鄞友湯君錫限，名家邦者，乃榭山再傳高弟，……一夕慨然發秘笈，得是書共讀之，歎其精到。中如鄆郡一條，曩見欽志以鄆郡不在秦三十六郡之數，輒指郡字爲駁。又以爲是地非郡，即咎及裴駰劉昭亦漫無佐證，蓄疑久之。先生考秦皇紀證諸書秦置之誤，擬漢書高紀定爲三郡之一，進韋昭說斷吳王濞傳豫章皆鄆郡之譌。著鑑誠陳，泐然不惑。一滴水知大海味矣。”朱刻流傳最希，又有粵雅堂叢書本。

### 牛運震漢書糾繆一卷 存

運震字谷真，山東滋陽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甘肅秦安縣知縣。生於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五）卒年待考。所著至富，

總爲空山堂全集。

運震有讀史糾繆十五卷，亦名十七史糾繆，而缺唐書。門人張林桂爲之刊行。（空山堂全集之一）今按其漢書一卷多以史漢記事作比較觀而處處輕班而軒馬，區區較量一二字句之差異，本已瑣末，間有考證，亦少關宏旨，蓋運震一文章之士耳，不足致怪。

趙一清漢書顏注刊誤 未見

一清字誠夫，清仁和人，谷林徵士之子。

是書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

趙一清漢書地理校正 未見

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

王元啟漢書正譌二卷 存

元啟字宋盾，號惺齋，清嘉興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福建樂將縣知縣。生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卒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七十三。翁方綱有福建樂將縣知縣王先生元啟墓志銘，見國朝耆舊類徵初編。

清史稿藝文志著錄，今有惺齋遺書本。

查虞昌漢書蠡酌四卷 未見

虞昌字鳳喈，清海寧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戶部郎中，池州府知府。卒年七十二。光緒杭州府志有傳。

是書見杭州府志藝文志。

王鳴盛漢書商榷四卷 存

鳴盛字鳳喈，號西莊，清嘉定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光祿寺卿。生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卒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年七十六。王昶爲之作傳，見碑傳集卷四十三。

鳴盛著十七史商榷，此其一部份也。

### 趙翼史漢劄記三卷 存

翼字雲菘，號甌北，清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貴西道。生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卒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八十八。孫星衍爲作墓志銘，姚鼐爲作家傳，俱見國朝耆舊類徵初編卷二一二。

翼著二十二史劄記，史漢混合爲一談，此其前三卷也。又陔餘叢考內亦有關於漢書者六條。今有甌北全集本，廣雅從書本，坊刻本。

### 宋鑒漢書地理考 未見

鑒字元衡，清安邑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浙江常山縣知縣，通判南雄。事具文獻徵存錄。

按本傳稱其作說文解字疏，易說，尚書類鈔，尚書攷辯，漢書地理攷及詩文集，藏於家。目家無著錄者，今亦不見刻本，未知存否。

### 錢大昕漢書考異四卷 存

大昕字曉徵，又字竹汀，清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試，賜舉人，十九年進士，官至少詹事。生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卒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年七十七。王昶有詹事少詹事錢君大昕墓志銘載碑傳集卷四十九。

大昕有二十二史攷異，此其一部份也。今在潛研堂全書中。二十二史攷異又有廣雅從書本。

### 段玉裁漢書地理志校正 未見

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清金壇人。乾隆二十五年舉人，官玉屏，巫山知縣。生於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卒於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年八十二。

是書未見，據王先謙漢書補注引。

### 錢大昭漢書辨疑二十二卷 存

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一字可廬，大昕之弟。嘉慶元年舉人。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卒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七十。

皇朝續文獻通攷及清史稿藝文志著錄。王鳴盛序云：“兩漢文字近古，與五經相出入，不識字不通古學者固難與語此。可廬精於說文，深通古訓，穿穴經史傳記，墓銘碑碣，善求其間，識純而心細，實事求是，不屑爲支蔓語，故能折衷辨疑。而於官制地理，所得尤多。詢班氏之功臣，史家之指南。”錢塘跋文亦稱其“研精史學，尤精於兩漢，爲辨疑四十餘卷（統兩漢說），自周秦以迄唐宋，遺書之存於今者，無不綜覽。其徵引既博，又深於六書經訓之學，熟於金石刻劃之文，故考核尤精。”今有可廬十種本。廣雅叢書本。

### 錢坫新斲漢書地理志十六卷 存

坫字獻之，大昕之堂姪，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通判。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卒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六十三。包世臣爲作傳。

皇朝續文獻通史著錄。會稽章頌卿以之與徐惺伯集釋合刻。按自序則考故城，考水道，考山經，尊時制，正字音，改誤刊，破謬悠，闢疑悶，凡八例。窺始於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之數，以五十七年壬子之歲汗青始竟，蓋積勤十年餘矣。

### 錢坫漢書十表注十卷 未見

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錄。

### 楊于果漢書箋論五卷 存

于果字碩亭，甘肅秦安人。乾隆進士，歷知長陽、漢川、技山、棗



陽，南漳，穀城縣事。遷荊州府通判。六十七歲卒。事具秦安縣志，據縣志本傳，受知於松筠王杰，則必稍後於二公，當生於乾隆初年，卒於嘉慶中年。

于果有史漢箋論十卷，此其後半也。道光己巳，其孫敦基爲之編輯刊行。流傳至少，茲於楊遇夫先生處借得抄本，因錄於目。

### 王念孫讀漢書雜誌十六卷 存

念孫字懷祖，清吏部尙書高郵王安國之子。乾隆四十年進士，官至直隸永定河道。徐士芬有光祿大夫原任永定河道王公事略狀見國朝耆舊類徵初編卷二一二。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卒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八十九。

念孫有讀書雜誌八十三卷，爲生平精到之作，此其一部分也。有自刻本，金陵書局本。

### 吳士堅漢書蠡說 未見

士堅清吳江縣人。乾隆四十四年進士，官江陰縣訓導。（據光緒吳江縣讀志選舉表。）

是書吳江縣續志藝文門書目著錄。

### 蔣師燦漢書疏證 未見

師燦字慕劉，清仁和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部曹。事具杭州志儒林傳，蔣詩爲撰行狀，未見。

此書杭州府志藝文志著錄。

### 洪亮吉漢書發伏四卷 存

亮吉字君直，亦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清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二名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生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卒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年六十四。趙懷玉爲作墓志銘，孫星衍爲作墓碣銘，俱見授經堂遺書卷首。

亮吉有四史發伏十二卷，皇朝續文獻通考著錄，此其一也。

吳錫麒爲作墓碑，稱史記等四史謬誤十二卷，蓋即是書。光緒丁丑重刊授經堂遺書尚在未刊書目之列，今有廣雅叢書本。

### 劉台拱漢書拾遺一卷 存

台拱字端臨，清寶應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丹徒訓導。生乾隆十六年（一七五—）卒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年五十五。朱彬有劉先生台拱行狀見碑傳集卷一三四。

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朱彬行狀亦載。

### 李賡芸漢書地理志藝文志考證二卷 未見

賡芸字生甫，清嘉定人。錢大昕之弟子。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生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卒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六十四。清國史館有傳，阮元爲作別傳，俱見國朝耆舊類徵初編卷一九五。

是書清史稿藝文志著錄。賡芸又有炳燭編論及漢書者亦不少。

### 石韞玉漢書刊誤一卷 存

韞玉字執如，號琢堂，清丹陽人。乾隆庚戌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山東按察使。生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卒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八十二。陶澍有墓志銘載國朝耆舊類徵初編卷一九五。

是書刻入全集中，清史稿藝文志著錄。

### 王紹蘭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 存

紹蘭清福建巡撫，浙閩總督，道光十五年卒。清國史有傳。載國朝耆舊類徵初編卷一九五。

是書清史稿藝文志著錄。

## 吳翊鳳漢書考證十六卷 未見

翊鳳字伊仲，號枚菴，清吳縣人。嘉慶時諸生。

是書清史稿藝文志著錄。

## 劉文如漢書疑年錄一卷 存

文如字書之，號靜春居士，儀徵人，阮文達公元之夫人也。

是書不見著錄，自刻於粵東，細在文達督粵之時。聞秀治漢書而有著作，此爲僅見。

## 梁玉繩漢書人表考九卷 存

玉繩字曜北，清仁和人，詩正之孫，同書之嗣子。乾隆歲貢生。盧文紹撰小傳，又杭州志入儒林傳，著有清白士集。最精史漢，有史記志疑，極賅博，此書有清白士集本，廣雅書局本。

按九卷後附錄庭立紀聞數十則，則其聞之山舟學士者也。

## 吳卓信漢書地理補注一百三卷 存

卓信字瑣儒，號立峯，常熟人。諸生，六十餘卒。生卒年月無考。同邑許伯堅爲作小傳附刻本書之首。

按許著小傳云：“所著曰漢書地理志補注，曰三國傳補注，曰廣說親，凡百許卷。邑人陳揆者爲刻其古文，甫竟而陳亦卒，未印行。所著皆教佚，惟漢書地理志補注存焉。”查丁氏八千卷樓書目有抄本，道光二十八年包慎言爲之刊行，今雖流傳不廣，尙有存者，包序略云：“常熟吳立峯先生爲漢書地理志補注一書，歷代開塞，廢置，割隸，分併之迹俱在。……武進李申者先生得其手稿，錄副而題之曰：搜輯賅博，因以訂訛補缺，爲檢校者所藉手，其爲便利甚大。……李君得此書時，年已垂七十，又病甚，不能親勘，書手荒率，訛謬十二三。李君謝世後，所錄副本，爲吾鄉潘芸閣侍郎購得，余因假至白門付梓氏以廣其傳。屬族妹倩陽湖楊汀蘆

(名傳弟,) 族弟興言 (名誠) 相與訂正其誤脫錯亂。至書內引用載籍有文義疑滯而無本可覆者, 悉仍其舊。”

## 臧庸輯蕭該漢書音義三卷 存

庸字在東, 一字拜經, 初名鏞堂, 清武進人。國子學生。光緒武進陽湖合志附其祖琳傳,

爾宋樓藏書志, 八千卷樓書目並有抄本。木犀軒叢書始有刻本。武進陽湖合志藝文志及清史稿藝文志均著錄。

鏞自跋曰: “蕭博士漢書音義十二卷, 見隋唐志, 小司馬史記索隱, 章懷太子後漢書注嘗稱引之。全書蓋亡於唐末北宋初。宋景文所據亦不全之冊, 故於揚雄傳及叙傳引用頗多, 而他卷僅見。然宋校漢書, 世不多得。故即不全之冊, 學者亦無由見之。鏞堂讀官本漢書用宋景文校本載蕭該音義, 稱舊注如服虔, 應劭, 劉德, 鄧氏, 李奇, 鄧展, 蘇林, 張晏, 如淳, 孟康, 韋昭, 晉灼, 臣瓚, 郭璞, 多顏師古集注所無者。引經部如劉昌宗周禮音, 又尙書音義, 儀禮音, 禮記音; 引小學如三蒼, 埤雅, 古今字詁, 聲類, 韻集, 通俗文字林, 諸詮賦音; 引羣籍如劉向別錄, 風俗通義氏姓篇, 諡法, 春秋說, 五行書, 司馬彪注莊子, 何承天纂要; 皆後世已亡之書, 誠希觀之典也。惜其缺逸不全, 存者又往往與宋氏及三劉之說相雜, 故有稱宋祁曰而實爲音義者, 又稱蕭該曰而實爲他說者。又或混入顏師古注中。茲精加別白, 都由研審得之, 不濫不漏, 差堪自信。益以小司馬章懷太子所引, 纂分三卷, 以志蕭氏梗概。”按跋語作於嘉慶二年六月, 則書之成應在是時也。

## 翟灝漢書藝文補志 未見

灝漢晴江, 清仁和人。乾隆甲戌進士, 官金華教授。梁同書有翟先生灝傳, 見碑傳集卷一三四。

是書見梁著傳文中，並云：“未刊藏於家，”未知今尚存否。

### 龔麗正前漢書質疑 未見

麗正字闇齋，清仁和人。嘉慶元年進士，官蘇松太道。事具杭州府志文苑傳。

麗正有兩漢書質疑，見杭州府志藝文志。

### 洪頤煊漢書水道攷證四卷 存

頤煊字筠軒，清浙江臨海人。拔貢，官廣東直隸州判。生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卒道光中年。

此書皇朝續文獻通考，清史稿藝文志著錄。黎永椿爲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序目云：“永椿取其書（洪書）與此書（陳書）比而觀之，其中大有舛錯者。如沽水，法水同在天津入海，泥水則在甘肅境，而洪書以此七水置之沽水，治水之間。又如穀水，瀾江水，合流入錢塘江；桓水則在四川；勞水，僕水，貪水，即水，周水，糜水，壺水，迷水，橋水，文象水，兪元橋水，則在雲南；豚水，鬱水，溫水，斤黃水，朱涯水，驩水，剛水，定周水，橋水，灘水，合水則在廣西；涯水，牢水，則在廣東；潭水，勝休河水，則在貴州；秦水則在湖南；而洪氏以此二十八水置之穀水，瀾江水之間。蓋不繪圖故編排舛錯而不自知。”按陳澧以未見洪著爲憾。

頤煊自序曰：“頤煊劉覽有年，因取班氏所記可名者三百六十一，無名者一百三十一，隨其所入，條分縷繫。又復錯舉古書，證其異同，別爲四卷。首記北方諸水，次記東南諸水，次記西南諸水，末仿水經之例，記以池澤所在。俾學者究源竟委，用以推當時之古道，息衆論之紛爭，則區區之述，未必無補於來哲云。”

今有問經堂叢書本。

### 洪頤煊讀漢書叢錄三卷 存

筠軒有讀書叢錄，其中關於史記兩漢書者至夥。今廣雅書局撮錄爲七卷，刻入廣雅叢書史部，卷三至卷五爲前漢書。

### 陳壽祺前漢拾遺一卷 未見

壽祺字介祥，又字恭甫，一字葦仁，號梅修，又號左海，閩縣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生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卒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六十四。陳善阮元均爲撰傳，福建通志儒林有傳。

壽祺有兩漢拾遺二卷，見福建通志本傳，此其一也。

### 洪飴孫漢書地理志攷證 未見

飴孫字孟慈，亮吉之長子。嘉慶戊午舉人。生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卒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四十四。

是書見光緒丁丑重刊授經堂遺書卷首授經堂未刊書目，不知今尙存否。

### 沈欽韓漢書疏證三十六卷 存

欽韓字文起，號小宛，清吳縣人。嘉慶十二年舉人。官寧國訓導。生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卒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年五十七。王塗有寧國訓導沈君墓志銘見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按墓志云：“君以漢書顏氏注淺陋，章懷後漢書雜集衆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頗宏富而少統貫，爲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稿長四十葉，葉率八九百言，共二百萬餘言。”朱記榮國朝未刊遺書志亦載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并注云：“譚仲修大令云，宗湘太守曾得沈小宛兩漢書疏證殘稿，缺班書列傳，志亦未竟，范書缺帝紀，如謀補輯付刻，殊非易易。然藝文志，古今人表，皆可別行。”今有幼學堂遺書本，浙江書局光緒二十六年刻本，前書俱作三十六卷，後書三十卷，與墓志及遺書志不合，豈即殘本歟？

又此書皇朝文獻通考著錄作三十五卷。

### 徐松新斟注漢書地理志集釋十六卷 存

松字星伯，清大興人。嘉慶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潼關兵備道。生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卒道光二十八年（一八一四），年六十八。繆荃孫有徐星伯先生事輯，列入藝風堂文集。

按繆著事輯內所著書目著錄此書，並注云：“此書稿本爲姚方伯覲光所得。章碩卿大令刻之。”查徐氏原依錢坫新斟本集釋。徐氏周歷新疆，著述至夥，其所辨證，多本目驗，非同耳食。

### 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 存

按事輯作於嘉慶二十一年，時年三十六歲。今有道光九年徐氏三種本，指海本，式訓堂叢書本，畿輔叢書本，皇朝藩屬輿地叢書本。皇朝通志松列傳作後漢書西域傳補注誤。

### 龔自珍讀漢書隨筆 未見

自珍原名鞏祚，字璣人，號定盦，清仁和人，麗正之子。道光十三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生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卒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年五十。

是書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著錄。

### 汪遠孫漢書地理志校本二卷 存

遠孫字久也，號小米，錢塘人。嘉慶丙子舉人，官內閣中書。生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卒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年四十三。胡敬有內閣中書汪君墓志銘見國朝耆舊類徵初編卷一四三。續碑傳集亦載。

按墓志銘是書又稱漢書地理志校勘記。其弟邁孫序曰：“伯兄小米好是學，多攷校，悲不永年，未曾完業。嘗自作國語校注本，而欲以志屬授金氏錫善，善又遽沒於京師。今國語校注本已

延請蘇州陳頌甫先生免修整成書。而此志之殘稿遺編不忍屏棄散佚，故復請頌甫重加對讐，以付剞劂，庶以備家塾之攷校已耳。本據友人汪文盛，而他家則附載參訂，謂之校本，仍兄之舊題。”據此知小米原據汪本校訂，未卒業而陳免足之也。今有振綺堂遺書本，金陵書局國語三種附刻本。

### 夏燮校漢書八表八卷 存

燮字曠父，號塞突，當塗人。官永新縣知縣。按是書自序於閻逢掩茂之夏，年七十六，其孫跋文又稱，“光緒乙亥，先祖易簣，”以此推之，則卒於光緒元年（一八七六）生於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七十七矣。

今有光緒十六年其孫誠校刻本。又有文淵樓叢書影印本

### 柳興恩漢書校勘記 未見

興恩原名興宗，宗叔賓，清丹徒人。道光十二年舉人。生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卒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年八十八。國史儒林傳稿有傳。

是書亦未見刻本。國史儒林本傳載興恩有史記，漢書，南齊書校勘記，無卷數，不知尚存否也。光緒丹徒志亦載。

### 汪士鐸漢書釋地略又漢志釋地 存

士鐸字振菴，別號梅村，清江甯人。道光二十年舉人，官寧國教授，國子監助教。生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卒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年八十八。國史儒林傳稿有傳。

清史稿藝文志著錄。附刻水經注圖之後，不分卷。

### 姚燮漢書日扎四卷 未見

燮字梅伯，自號復莊，清鎮江人。道光甲午舉人。生嘉慶十



年（一八〇五）卒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一）年六十六。

此書未見著錄，亦未見刻本。董霽姚復莊先生墓表稱其著書都二百餘卷，有漢書日札，無卷數。清代學者象傳作四卷。

### 陳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七卷 存

澧字蘭甫，清番禺人，道光舉人，主講學海堂菊坡精舍。生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卒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年七十三。

國史儒林傳稿有傳，見續碑傳集卷七十四。

是書皇朝續文獻通攷著錄，今有東塾叢書刻本。其門人黎永椿爲之序目，卷一西北諸水；卷二東北諸水；卷三河水及入河諸水；卷四河南江北諸水；卷五西水及入江諸水；卷六鬱水及入鬱諸水；卷七西南諸水。其自序亦云：“起於呂海，迄於黑水，自西而東，自北而南。”蓋條理最爲清晰也。其圖依清內府地圖縮寫。

又按東塾讀書記目錄，卷七卷八有兩漢書讀書記未成。

### 周壽昌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 存

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清長沙人。道光進士，官至內閣學士。生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卒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七十一。周禮昌爲之作行狀，載續碑傳集。

按行狀云：“公生平無書不讀，尤辦班書，手自丹黃，眉行間塗染殆遍。校補顏注，稿凡十七易。”本書自序亦云十七易稿。則其參校之勤，可想見矣。清史稿藝文志及皇朝續文獻通攷均著錄。今有思益堂自刻本，廣雅書局本。

### 何若瑤漢書注攷證一卷 存

若瑤字石卿，番禺人，道光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補授左春坊右贊善。卒年六十。事見番禺志本傳。所著雲旭彙刻爲何宮贊遺書。

按若瑤前後漢書注攷證各一卷，又各止二十八條。蓋隨筆札錄之作。今有何宮贊遺書本，廣雅叢書本。

### 翟云升校正漢書八表一卷 存

云升字文泉，清山東萊州人，桂馥弟子。道光進士，官國子監助教。

是書有五經岩編齋本，

### 蔡雲漢書八表攷校補一卷 存

雲清元和人。事蹟不詳。

按是書刻入廣雅叢書。陶澍宣校記云：“元和蔡氏雲著清白士集校補凡八種，有漢書八表攷校補一卷，續補十七條，與呂子校補諸書合刻一卷。又校警記（亦梁著）一條，蓋隨時校補，附刻癖談之後者。”

### 傅澤鴻史漢發明五卷 未見

澤鴻字少卿，清湖南湘鄉人。咸豐辛酉拔貢，浙江候補知府。

此書皇朝文獻通攷錄入史評類。

### 李銘慈漢書扎記七卷 存

銘慈字悉伯，號純客，清浙江會稽人，進士，官至監察御史。生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卒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四），年六十六。

是書乃王君重民輯錄，先生讀漢書眉語及越漫堂日記而成。王君重民跋曰：“先生嘗謂漢書向號難讀，故馬融伏爾從班昭受之。今世所行者只小顏注，而疏漏疊出，且亦刊落不合。（同治三年六月十八日記）蓋先生讀是書在同治甲子與戊辰間，時長沙周壽昌亦從事斯業，而王先謙補注尙未着手。光緒辛巳甲申間，周氏校補行將付梓，王氏補注亦次第纂成，先生時相與商榷，更時有所得，如越漫堂日記記閱周氏漢書注校補本紀一冊附籤四條，

又校誤脫三條，（光緒八年六月初十日）又記閱王氏漢書司馬相如傳補注爲補箴持若孫一條，黃磬一條，（十年三月六日）皆其事也。惟先生未有專書，補注未盡采，人莫見其全，讀漢書者每以爲憾。茲於本書眉批外，據日記及補注增補若干條，錄十七史商榷眉批一條，共數百十事，厘爲七卷，先生之說漢者，盡於此矣。

今有北海圖書館排印本。

### 王榮商漢書補注七卷 存

榮商 清鎮海人。生平不知，據自序謂“備員史館，”則亦由翰林入史館者也。

按此書自序作於光緒十六七年，刊行亦應在是時。

### 楊守敬漢書地理志校補二卷 存

守敬字惺吾，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舉人。生於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卒於共和四年（一九一五），年七十七。今人袁君同禮著有楊惺吾先生小傳，刊入圖書館學季刊一卷四期。

王君重民有楊惺吾先生著述目錄攷略一文。

是書有光緒庚子自刻本。自序云：“校漢書地理志，者錢塘汪氏（遠孫）稍後出，亦最精。惜其甄錄諸家，猶多未備。而出於汪氏後者又有番禺陳氏澧，江寧汪氏士鐸。守敬流覽所及，間亦事讐校。”蓋欲補汪氏之缺漏也。

### 楊守敬前漢書地理志圖 存

守敬有歷代地理志圖，最爲精大之作，此其一也。

### 揚守敬補漢書古今人表四卷 未見

按是書未刊。見王君重民楊惺吾先生著述目錄攷略。王君注云：“年譜云，補漢書古今人表粗成，班表分上中下九等，今一併採輯，不分等第，依韻排次，以便檢閱，亦尙論之資也。按楊氏自

序見晦明軒稿下卷。”

### 楊守敬漢書二十四家古注輯存十二卷 未見

按是書亦未刊行，見王君重民楊惺吾先生著述目錄考略，楊氏自序云：“翻檢史記注，水經注，文選注，凡顏氏所載二十三家，各還其人。其他應奉漢事，姚察訓纂，包愷音，蕭該音義，爲師古所不錄者，今並存其崖路焉。”又按年譜是書作於光緒三十三年戊申。

### 丁謙漢書匈奴傳地理考證二卷 存

謙字益甫，清仁和人。同治四年舉人。官象山教諭。卒於於共七八年間。

益甫先生以地理名家，於二十四史四夷傳地理均有考證，浙江圖書館彙刻爲叢書第一集。

### 丁謙漢書南夷兩粵朝鮮傳地理考證一卷 存

今有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本。

### 丁謙漢書西域傳地理考證一卷 存

今有浙江圖書館叢書第一集本。

### 吳汝綸漢書點勘二冊 附錄姚姬傳張廉卿 二家圈識一冊 存

汝綸字摯甫，桐城人。同治進士，官冀州。知州，生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卒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六十四。

此摯甫先生點校之作，其子辟強先生錄以成冊。光緒十六年先生自記云：“邑子方伯元既刻姚姬傳先生點定漢書，余又取溫明叔張廉卿二君所藏本附益之。區區求古人於此，豪傑之士所不爲也，雖然，欲開示始學，莫有過於此者矣。班氏所載奏疏辭賦，張方二本無評點，而溫本有之，今亦附每傳之後。”辟強先生既錄其父之作爲二冊，又錄姚張二家圈識於附冊而爲之案：“先公所

讀漢書用姚先生評點本。凡姚氏已加圈識者輒不再著筆，故必參攷姚氏筆而後乃備。廉卿先生圈識，世尤罕觀，今亦附焉。”今有深澤王孝箴（勤生）排印本，又有徐文蔚校刻本。

### 沈家本漢書瑣言五卷 存

家本字子惇，號寄移，又號碧樓，清歸安人。光緒進士，官至法部尚書，直隸總督。生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卒於共和二年（一九一三，）年七十四。所著有寄移遺書，都三十五種，一百九十卷。

碧樓有諸史瑣言，此其一部分。刻入寄移遺書一編。先生自識其後云：“丁丑八月讀史記畢，接讀漢書。人事紛拏，時讀時輟，閱二十二旬有奇始讀一周。每遇疑口，（原缺）輒申已見。錄爲一編，以備他日之參訂云。戊寅四月三日識。”據此則書作於光緒三四冬春，先生方三十八九歲也。

### 沈家本漢書侯國郡縣表一卷 存

見寄移遺書乙編總目錄，嗣出。

### 王先謙前漢書補注一百卷 存

先謙字益吾，號葵園，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累官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生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卒共和七年（一九一八，）年七十七。有自撰年譜三卷，刻入葵園四種。

是書有虛受堂自刻本，石印縮本。葵園著述數百卷，而精力尤注於此書。年譜光緒二十六年下云：“是年二月刻漢書百卷成。……余通籍後，鑽研羣書，日有所述。中間雖復作輟，心光目力，實專注於此。茲以兩年之力，剗削告成，了此大願，亦一快也。”

按葵園爲周苻農弟子，苻農爲漢書學專家，則先生之於漢書固有所受也。漢書自顏盩集注，綜合隋以前二十五家之說，不獨爲

班氏功臣，尤與讀者以無量方便。葵園先生綜蕭該以下至於並代作者都五十餘家之長爲此大著，其有功於班氏，利便於後人，更當何如。洵爲顏監後漢書著述中第一大作。然網羅之功多，獨到之見少，且交通未便之時，搜獲最難，故其遺落者尤不少也。

### 朱一新漢書管見四卷 存

一新字鼎甫號蓉生，義烏人。光緒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主講廣雅書院。生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八）卒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四十九。金武祥有陝西道監察御史朱君傳，見續碑傳集卷十九。

今有葆真堂自刻本。清史稿藝文志著錄。

### 繆荃孫漢書引經異文錄證二卷 存

荃孫字筱珊，江陰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翰林院編修。生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七）卒共和八年（一九一八）年七十二。繆葆孫著有行述。

是書清史稿藝文志，皇朝續文獻通攷著錄。丁氏八千卷樓書目有抄本。

### 繆祐孫漢書引經異文錄證六卷 存

祐孫字楸岑，江陰人。王先謙弟子也。

是書有光緒十一年乙酉自刻本。又有光緒二十一年重刻本。

### 周正權漢書律曆志補注訂誤 存

正權字錢山，湘陰人。

此書未見，據楊樹達漢書補注補序，知是訂正王益吾補注之作。據楊先生云有排印本。

### 沈宗峻西漢書校

宗暖字太作，廣東番禺人。卒於共和初年。

此書未見。

王肇釗讀漢書日記一卷 存

肇釗字壽卿，元和人。光緒諸生。

按此書只二十條。

鳳曾叙讀漢書日記一卷 存

曾叙字竹孫，吳縣人。光緒諸生。

按此書只二十一條。

徐鴻鈞讀漢書日記一卷 存

鴻鈞字圭盒，吳縣人。光緒諸生。

按此書只三十二條。

朱錦綬讀漢書日記一卷 存

錦綬字建侯，吳縣人。光緒優廩生。

按此書八十一條。

沈維賢前匈奴表三卷附錄一卷 存

維賢字思齊，華亭縣人。光緒舉人，民國改建，當選第一屆國會議員。此書作於光緒十六年，故仍錄入清代。今有鉛印本，作三卷，又附錄一卷。

右五種俱刻入學古堂日記。光緒間，雷浚主講，學古堂以史記、漢書、通鑑爲三史，令諸生分程自課，按日作劄。

並彙錄光緒乙丑年日課之尤者，爲學古堂日記。

費葵兩漢書地理攷二卷 未見

葵事無攷。

是書見嘉定縣志、藝文志。

葛璇史漢箋略 未見

璇清海 寧人。

是書見 光緒杭州志藝文志。

吳春照前漢書校勘記 未見

春照 海寧人。

見 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

汪鎔漢書萃要錄 未見

鎔 字慕陶，清仁和人，官訓導。

見 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

陳廷許漢書雋 未見

廷許 海寧人。

見 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

楊大鶴史漢同異二卷 佚

大鶴 事未詳。待攷。

見 楊氏譜，武進陽湖合志 亦著錄。

楊大鶴史漢注辨疑二卷 佚

見 毗陵經籍志，武進陽湖合志藝文志 亦著錄。

### (十) 現代

計凡七種

姚明輝漢書藝文志注解七卷

姚先生 上海 人。此其任 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教授時講義。

民國十三年 吳興讀書會 排印。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

顧先生 字 惕生，無錫 人。此其任 東南大學 教授時講義，商務

印書館 印行，為 東南大學叢書 之一。

楊樹達漢書補注補正六卷



楊先生字遇夫，長沙人。商務印書館印行。

### 楊樹達漢書札記九卷

先生又有札記之作，在清華大學，師範大學，中國大學，均印爲講義，已至九卷，尙未完書。據先生言成書當在二十卷左右。

### 馬叙倫讀兩漢書記

馬先生字夷初，杭縣人。商務印書館印行。

### 劉咸忻漢書知意一卷

劉先生四川人，是書從楊遇夫先生處借讀，只一卷，戊午印於成都。

### 鄭鶴聲史漢研究一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 (十一) 總結

自東漢迄於現在，共得二百一十五種。

失卷或不分卷者統七十二種。

有卷者統一百四十三種都二千一百五十四卷。

存者七十二種。

佚者九十六種。

未知存佚者四十八種。



# 周公史說演變考

鄧 嗣 禹

周公史說，種類紛歧。而其變遷之程序，亦隨時代而增加。今爲簡明起見，先分周公的史說爲攝政，居東，創著作，及其人格四問題；然後就各問題中，分析其種類，評述其演變。

## 一、周公攝政問題

這個問題，頗爲複雜。有的說他攝政，有的說他未攝政，有的硬說他稱王。各說紛紛，各有根據，也各有相當的理由。處在今日的人們，若想避免附會或武斷的嫌疑，便難評定他們的是非。不過，從材料的先後，正當的解釋，找出他們演變的程序，剝去他們作偽的蒙蔽，或可識得一點一廬山真面目。更從理由的多寡加以比較，也許可以得到一個相當可靠的結論。今分四項說明之。

### 一、問題的來源

周公史說的紛歧，多半發源於尙書金縢篇。這篇文章前面的大意，是說周武王滅了商朝兩年後，生了病，心中很不痛快。他的弟周公求他的祖宗，要替他死；但祖宗很仁慈，不但不要周公替死，連武王的病也讓他好了。後面的話是：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尙書金縢）

從這幾句簡單的文章中，便引出許多在經學上同史學上極

重要而極難解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武王崩時，成王究竟是若干歲？文中「孺子」當然是指成王。第二個問題，「我之弗辟」之「辟」到是怎樣的解釋？第三個問題，是周公居東，到是什麼一回事？第四個問題，「罪人斯得」到是指那些人？現在將這些問題討論一下，然後說到周公攝政的問題。

## 二. 附帶的問題

此節是討論周公攝政的問題，所以此處關於這四個附帶問題，祇能討論前面兩個。剩下的到周公居東的問題一節去討論。

關於成王卽位的年代問題，學者也是紛紛其說。尙書大傳，淮南子要略訓，史記魯周公世家，及蒙恬列傳，（原文後引，）都說成王幼在襁褓之中，所以有攝政的必要。然據禮記文王世子篇，說武王年九十三而崩。以九十三之父，怎能尙有幼在襁褓的孩子？且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邴，晉，應，韓，武王之穆也。」是成王母弟，尙有四人。襁褓之子既不能，怎能更有四個小孩子？此之不通，昭然可見。

襁褓之說，既不可通；於是鄭康成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尙書金縢疏，）王肅僞孔傳，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夫成王卽位年十三，是武王年八十而生子，揆之情理，亦說不通。

這兩說不可通的原因，都是武王不該九十三而崩。然武王到底享壽若干，除禮記文王世子篇外，古書已無可考。宋人所見之汲冢紀年，說武王年五十四而崩，（羅泌路史發揮四引。）路史因之，又主襁褓之說，謂武王崩，成王才一二歲，以鄭康成爲非。然而紀年多竄亂，路史多荒唐，亦不可置信。

牟陌人先生作周公年表（見天壤閣叢書，）似乎是加過一

翻考証的工夫。考得的結果，是武王年六十四而崩，成王年十三而即位。這說誰不敢絕對相信，比較起來，稍爲近情理一點。

上面各說既如此紛亂，於是貪奇立異者流，如梁玉繩，崔述等更大走極端，說成王不但不是襁褓之童，並且非年幼。梁在史記志疑說：『周公以詩貽王，而王亦未敢謂公則成王非不識不知之孩稚矣。曰：「王與大夫盡弁，則成王已冠矣。」（卷十八）崔在豐鎬考信錄卷四說：『文王世子篇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蒞阼』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此豈近於情理哉。……凡載記所載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來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之不幼明矣。』且『孺子之稱不必其皆嬰兒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稱孺子者，季孫氏之稱秩高氏，之臣之稱子良是也。……是故金滕之孺子，未成乎君之稱也。立政維誥之孺子，則周公自以親之少之之故而稱之耳，豈得遂以爲童子哉！』

我看梁崔二先生的說話，都是預先存着周公未有攝政稱王的成見在胸中，故發出這樣的議論，以爲立說的根據。梁氏之說，較崔爲穩重。崔雖敢於疑古，時有新見；然亦時時免不了武斷的毛病。此處證明成王非年幼，也就有點這樣的現象。因爲我們現在所根據的材料，比較古而可靠的尙書。尙書召誥篇曰「今冲子嗣，」「維予冲齡即位」「有王雖小」「王乃初服」洛誥篇曰「孺子其朋，」君奭篇曰：「施于我冲子。」立政篇曰：「嗚呼，孺子王矣，」這些辭句，很顯明的是成王年幼，怎能以稱「孺子」是「親之少之」之故去強詞奪理，而說成王爲非年幼？其他「冲子」「冲齡」及「小」等字眼，又作什麼解釋呢？再次禮記，荀子，淮南子，韓非子等古說，（原文後引，）都稱成王年少或年幼，那崔述又是怎

樣的強辯呢？

所以關於這一段的小結論，是既不能信成王幼在襁褓，又不能信成王非年幼。因為說成王幼在襁褓者，是有故意假造史事以說明周公有必須攝政的動機在裏面。說成王非年幼者，也有故意強辯以否認周公攝政的動機在裏面。這種有意的動機，多半成爲竄亂史事的淵泉。我們現在祇能相信成王是年幼，因為這是古代的記載，無可否認。如果我們要追問成王幼的程度，那便相對的承認鄭康成，成王即位年十三的說法，也還是雖不中不遠矣。

關於「我之弗辟」的解釋：今文家以爲不避攝政（史記魯世家，古文家以爲避居東都，（釋文引馬鄭說，）自僞孔傳出，始訓「辟」爲法，稱說文引書作驛，云法也。謂以法治管蔡。這也是古文家說，而與馬鄭的古文說法又不同。三說孰是孰非，容後申論。

### 三. 史說的種類。

附帶問題既明，現在談周公攝政的本題。這個問題，當以材料的先後爲據，然後可以找出一點演變的程序。

現在我們知道，比較古而可靠的材料，要算尚書。尚書中的周書十餘篇，雖無周公攝政的明文，然就那幾個「王若曰」看來，很有攝政稱王的意思。鄭康成解釋「王若曰」的意思，是「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見書疏引鄭注）我們看大誥篇的「王若曰，」及下面「若兄考」一語，很顯然的這個「王」就是周公。康誥篇稱「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按康叔名封爲周公同母少弟，此處呼封爲弟爲小子，則「王若曰」之王，也很顯然的是周公。」多士篇兩個「王若曰」的意思，亦有攝政稱王之意。惟洛誥之王若曰，酒誥中之成王若曰，孫星衍作「王若曰」

(尚書今古文注疏) 便很有點解不通。但是解「王若曰」爲周公攝政稱王的口氣，後來許多大經學家，如江聲（音疏），王鳴盛（後案），孫星衍（今古文注疏），錢塘（述古錄），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林兆豐（隸經臆義），王先謙（孔傳參正）皆以爲然；這是可信的。再周公還政于成王後，作立政。立政篇說：『周公拜手稽首，告辭天子王矣。』又曰，「嗚呼，孺子王矣。」召誥篇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七年。」召誥之作，史遷說是在七年還政之後。那麼，上面幾句話的文氣，更是很顯然的有攝過政稱過王的口氣了。崔述本是極力反對周公攝政稱王之說的人，然他對於「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先想強辯爲「自成王親迎周公之日，數之。」繼思大不合理，所以也「未敢臆斷」僅「存疑。」（文見豐鎬考信錄卷五）

所以周公攝政稱王之說，在最古的尚書中，是有根據的。

再看各種古代的記載：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仲尼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禮記文王世子篇）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治政於成王』（禮記明堂位）

看這兩段文章，我們當注意的，是禮記不但明言周公攝政，而且是「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換言之，便是周公作了七年皇帝。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荀子效儒篇）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展而坐』（同上）

看荀子的記載，是周公不但攝政稱王，而且有點專橫竄位的意思。因為屏「除」也，或「蔽」也。「及」繼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繼接武王的天下，儼然如固有之，則非專橫竄位而何？這點意思，不過暫在此處說明，以後于周公的人格問題一節，當詳述之。

再看韓子等人說：

『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 韓非子難二篇 )，

『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攝天子之位，負屨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 淮南子齊俗訓 )

『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履，聽天下之治』( 淮南氾論 )，

『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 尸子卷下。案尸子至宋時，全書已亡。現所存者，爲後人輯佚，不甚可靠。姑誌之以備一說。)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 韓詩外傳卷三 )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下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誅賞制斷，無所顧問。

威動天動，振恐海內』( 同上卷七 )，

以上各家的記載，都是明明白白說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其攝位的原因，除因成王年幼外，別無所謂。但是淮南子多說了一點「武王既沒，殷民叛之」于是周公「踐天子之位」的理由。現在我們看以儒家的德治主義爲標準，以整齊故事爲職志的司馬遷的說法：

『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裸之中。周公恐天下恐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



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 周公乃告太公望 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史記魯周公世家）

按司馬遷這段記載，就是將尙書金縢那一段文章，加以增竄。說當時情勢的危急，說成王少在強裸之中，便足以表明周公非貪位，乃是有非攝政不可的情勢。後面加上「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更足以表現周公的忠勤，以合常常夢見周公的孔子的德治理想。然而少在強裸，是否有根據，告二公曰，改爲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是否有根據「一沐三握髮」之說，又有多少的根據，那他都管不着了。好在看周公攝政稱王之說，古來都如此紀載，不便根本推翻，祇是將「假天子之位，」改爲「攝政當國」罷了。

史遷以後，劉向說苑，仍存舊觀。其言曰：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說苑尊賢）

『周公攝天子之位』（全上君道）

同時劉向所校的尙書大傳，也是說，「周公身君位，定天下爲政」（金縢）。東漢王充引古文說，亦是「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組，戴天子之冠」（論衡書虛）。馬融鄭玄，亦皆言周公攝政稱王。（詞見古文尙書馬氏鄭氏註）。班固漢書，更有顯明的紀載。其紀羣臣上王莽之言曰：

『…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

…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王莽傳上）

按王莽效周公攝政稱王之事，後儒多說是王莽假造，因而根本否認周公稱王的史實。其實，假如周公不作于前，古籍不載于

前，莽既殺孺子嬰，何不說是效法湯武征誅，而定要說效法周公呢？這個問題，後面當詳討論。暫時我們當注意的，是從上面種種的紀載，我們可以作一結論曰：

周公攝政稱王的事情，漢朝以前，大概都是這樣的說法，少有異議。

但是劉歆獨豎異幟，說「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僞書序）」把攝政稱王的事情，用一個「相」字抹殺了。按君（僞書序）之作，司馬遷說是因爲「周公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史記燕世家）」馬融說是「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見史記集解。）三說是非，不用辯。但按劉歆之說，是周召二公爭師保的職權，而不說了，此豈近於情理哉。

劉歆以外，越絕書亦有周公相成王的說法。他說：

「武王封周公，使傳，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越絕書）

按此書據姚際恒考證，爲東漢人託子貢僞撰，（古今僞書考）（先看這段紀載，既說周公相成王把天下治理得那麼好，澤及夷狄，而爲什麼不能及到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呢？就此一段不合邏輯的紀載，也可知道他作僞的手段了。然而與書序說加起來，亦可算作周公攝政史說的第二種。——即周公未攝政稱王，祇不過相成王而已。

相成王的理由既不充分，一班掛孔子忠君招牌的衛道者流，便又再想方法了。這種新方法的發明者是魏時，王肅。他在僞

孔子家語說:

『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

這種冢宰攝政的說法,便是從他起源的。他本是個古文家,古文家最尊崇周公。然自王莽模倣周公竄位後,直接有傷周公的名譽,間接有傷儒家忠君的信條;要想根本推翻周公攝政的史說,又勢不可能;所以想出居冢宰攝政的方法了。後儒遵周公者,多半以此說爲金科玉律。別的人無論矣,近世有名的學者如魏源,崔述,王國維等人,尙遵崇此說。魏說見書古微,金滕發微中;崔說見豐鎬考信錄卷四,王說見觀堂集林,洛誥箋。三者之中,以崔述說得最賣氣力。他說:

『蓋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子張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冢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鑑前之禍,遽奉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禮遂廢。後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總已之禮;遂誤以爲成王幼。又見洛誥之末,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誤以爲攝政之年數耳」(豐鎬考信錄卷四)

崔述反對周公攝政稱王說的理由,除這一段外,尙有洋洋千餘言的辯述。最費勁的是他說成王非年幼,所以周公無攝政的必要。然而成王年幼乃古代普遍的紀載,講史學的人不顧史實,專憑強詞奪理,那便失了史學家的態度。其實他們這班人都有一點保皇黨的色彩,都受過孔子忠君思想的洗禮。他們鑒於王莽竄位的危險,就想根本推翻這種史實,以免後世對皇基有什麼

不忠實或改革的地方。看魏源在金縢發微中，處處以忠君的觀念作基礎，大罵荀子不該說周公攝政稱王，便可知道了。古代一貫的紀載，那他們都不管了。所以王國維說周公未攝政之餘，用了「慨乎有難言之痛」的口氣，在他的洛誥箋末尾一句說，「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夫既知自先秦以來都如此說，先秦交通不方便，印刷術也未發明，書籍流通和學者會聚的機會都很少，爲什麼異口同聲不約而同都說周公攝政稱王呢？既知事實如此，古代的紀載都如此，而又否認其事，是如國人皆曰某人可殺，而二三子毫無理由與證據，獨以某種動機硬說某人不可殺也。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 四. 結論

總上周公攝政的史說，以演變言，是由（1）攝政稱王，而轉變爲（2）相成王；由相成王而轉變爲（3）居家宰攝政。以所根據材料的先後及多寡言，第一說爲最多而最先。因爲這說在經裏面的根據，有尚書禮記，在史裏面的根據，有史記，漢書；在子裏面的根據，有荀子，韓非子，淮南子，韓詩外傳，論衡等等。在經今文家的根據，有史記，尚書大傳等；在經古文家的有馬，鄭，王充，及班固等人的紀載。所以無論那一方面，都是說周公攝政稱王。至于第二說，僅見於僞孔傳及越絕書，第三說見僞孔子家語及崔述等人的辯護。於是最後的結論，是以周公攝政稱王爲權實。

## 二. 周公居東問題

周公居東的史說，比攝政說更複雜，而且又更難考証。因爲前者有演變的史實可尋，後者僅憑各人的臆撰。現在所討論者只能就居東說的背境與種類兩項，加以考察。

一. 周公居東說的背境。

舊說武王初滅紂時,立紂王的兒子武庚,「而繼公子祿文,使管叔,蔡叔,監祿文」(尙書大傳周書七,及史記周本紀,)這是管叔蔡叔的職務。其後「管,蔡啟商,恭間王室」(左傳定四年,)「管叔以殷畔」(孟子公孫丑下)是管蔡犯了誘導武庚作亂的嫌疑。然而在什麼作亂呢?尙書大傳曰:

「武王死,成王幼,……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蒲姑謂祿文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文及三監叛」(周書七)

這就是說「管,蔡啟商,恭間王室」是在周公起始攝政稱王的時候。然而周公爲什麼「見疑?」司馬遷說: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史記燕世家。)

然而更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管蔡爲什麼要同武庚作亂呢?這是很難答復的問題。江聲揣度說:

「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謂武王崩,嗣王當及己。今已爲監於殷,而公參攝,疑異志,而踊遺己,故有是流言爾」(尙書金縢音疏。)

這話雖屬揣度之詞,似乎有幾分道理。

現在我們將周公居東說的背境結束一下,是周公起初攝政時,內有召公之疑,外有管,蔡的忌嫉,同武庚,祿文的叛亂。

二. 周公居東說的種類。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書金縢)。

這幾句話，由「居東」二字的含糊，「罪人」二字的不明，「辟」字解說的分歧，於是生出許多異說。最主要的是經今古文之爭。今文家釋「辟」爲不避攝政，(史記魯世家。)古文家以爲避居東都，(釋文引馬鄭說。)孔傳依爾雅釋詁云辟，法也；言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這也是古文家說，而與馬鄭異。說文引書作驛，云，法也，謂以法治管蔡，這也是古文家說，字義的解釋雖同，而其說法，又與馬鄭，孔傳不同了。說到「居東」兩字，今文家以爲東征，(魯世家及尚書大傳。)古文家以爲東國待罪。(詩七月序正義引鄭說。)所謂「罪人斯得」者，今文家以爲管蔡，古文家以爲周公黨羽。這是爲明瞭起見，將這幾派關係最密切，最顯明的異說，加以橫的說明。若就時代的先後，將周公居東的史說稍爲查考一下，可得下列九種：

- (1) 東處於商。
- (2) 東征。
- (3) 東奔於楚。
- (4) 避居東都。
- (5) 東國待罪。
- (6) 巡狩於邊。
- (7) 東奔於魯。
- (8) 居國之東。
- (9) 東奔於豳。

這九種史說，雖然大致是以時代的先後排列，然而多是單獨立說，沒有多少連帶關係。現在就每一說法中，加以說明及討論。

- (1) 東奔於商。

『古者周公且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墨子耕柱篇）

案「關」乃「管」字假音；「關叔」即管叔。畢沅校注，以「東處於商蓋」爲一句，謂「商蓋即商奄。」我不以爲然。因爲「蓋」與「蓋」同，係特別說明上文「無乃以石爲狂木」的問題。至於「東處於商」四字，陸懋德先生以爲「即指征商」（上中古史講義頁八十，）從本文讀去，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周公居商說，汪中批評得很好。他說，「武王克商，已建商後；泊其晏出，管叔祿文相依爲姦，周公豈得棄其官位，投身必死之地？此之不實，昭然可見。（述學內篇周公居東證）

（2）東征。

詩破斧篇有「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之句；書大誥有「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是「東征」一事，明見古籍。經今文大傳，古文毛傳，亦以居東即東征。史記從之，乃詳其說曰：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周本紀）。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魯世家）。

司馬遷這種紀載，前有詩書的材料作根據，當時有周公居東

的背境作輔翼，後有王肅，朱子詩集傳，皮錫瑞等人作附從；更與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及竹書紀年，成王元年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伐殷，三年滅殷殺武庚祿文之說，大致相同。所以關於此說，後人雖有不少的非難，（如梁玉繩史記志疑，崔述豐鎬考信錄等；）然而周公居東的問題，大概以東征說爲近是。

不過我們在這裏當注意的，司馬遷這段記載，是解釋金縢篇，明言周公起初攝政時，便遭管蔡的流言及武庚淮夷的叛亂而東伐。記着這點在心頭，然後看他變戲法。

### 3. 東奔於楚。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魯世家）

【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蒙恬傳）

【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意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論衡感類）

案周公奔楚，誠如論衡引古文家言，或爲當時另一種傳說。司馬遷以整齊世說爲職志，以彰聖人懿德爲動機，故將古代傳說，在可能的範圍內，兼收並蓄，並且想方法去使它整齊。他既說了管蔡流言，周公東征；復將奔楚之說，假造周公替成王祈禱代死之說去整齊。因爲金縢所紀載的是（一）周公替武王祈禱代死，（二）成王以雷雨開金縢迎周公。而他除這兩件事外，又加上一件因



成王病周公祈禱的禱詞，並且很巧妙的以「亦藏其策於府」之「亦」字，去連絡，去整齊。使周公大聖的忠誠，得以加倍的表揚。將周公奔楚說，收在成王即位之後。於是金縢篇載成王親迎的是迎周公本人，史記所迎的乃是迎周公的靈魂了。從此以後，天雷風感成王迎周公之說，便愈弄愈複雜。尚書大傳以為大雷雨開金縢之事，是在周公死後。漢書梅福傳說是「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成災。」後漢書周舉傳，以為「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變動，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王充論衡類感篇，說大雷雨因周公葬禮而發。……種種異說，令人莫衷一是。由此看來，司馬遷本想整理各種史說，反而令人如墮五里霧中，看不見傳說的本來面目了。

後人從奔楚說者，有清人俞正燮，詞見癸巳類稿卷一，周公奔楚義，理由是：（1）流言時，商奄未滅，東都未營，伯禽未奉命為公，周公無所歸，故知是奔楚。（2）蒙恬言周公奔楚是確實可靠的。（3）左傳昭公七年，公適楚，夢周公祖以道之之事，而證以前周公必奔楚。這些理由是否充分，一見便明，不用辯駁。

此外，徐文靖竹書統筆，王繩祖史記志疑皆從奔楚說。讀者可參閱，此處不贅。

#### （4）避居東都。

『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爾雅正義引鄭氏金縢註）。

『羣叔流言，周公避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文王世子正義，引鄭氏金縢註）。

案馬鄭為尚書古文家，他們釋「辟」為「避」，釋「居東」為「避居東都」，釋「罪人」為周公黨屬，前面已經說過，不用多

說。最奇怪的是說罪人爲周公黨屬。夫周公黨屬是罪人，爲什麼黨魁不是罪人，而迎他回來攝政呢？可見這種杜撰的解釋，不待王肅反駁，也無立足之餘地了。

(5) 東國待罪。

這也是鄭康成說的。他說「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他前面說是「避居東都，」現在又說東國待罪，本人就有兩說，無怪古代史說的分歧。

(6) 巡狩於邊。

『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加于無罪……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越絕書卷三）。

段玉裁，王鳴盛謂此與鄭玄同說，胡承珙說「此誠與當日情事最合」（毛詩後箋卷十五。）我看這段文章，既說周公有那麼好的治績，又說「於是管，蔡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這是既不合邏輯，又不合當時的情勢。然而此處不過採取以備一說，不用申述。

(7) 東奔於魯。

『琴操曰：「周金縢者，周公作金縢書也。武王薨，太子誦武王之業，年七歲……周公爲攝政。是時因誅管叔，蔡叔之後，有謗公于王者，言「公專國大權，詐策謀，將危社稷，不可置之。」成王勃然大怒，欲囚周公，周公乃奔於魯而死。」（琴操卷下周金縢）

琴操一書，所記多荒謬事，不甚可靠。這段紀載，似乎是源於史說而增加；周公奔於魯而死之事，亦由此書而創造。其不可靠更可想見。此處所採，聊備一說而已。

## (8) 居國之東。

『或引荀子儒效篇「周公歸周」語，以爲居東者，自居畿內之國。方苞望溪集有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涇說王巽功語余曰：「周公居東，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觀王欲親迎，即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放禮也。然而公所居，近在郊關之內歟？」余曰，「子之言其信。……公所居爲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十八）

這是個人的說法，雖無多少根據，頗合情理。因爲他們立說時，便是揣情度理而發。

## (9) 奔鹵

釋周公居東爲奔鹵說，也是近人的想像。牟陌人說：「……流言起，周公避居於鹵。鹵，榆邑也，在鎬京之東，故書曰，「周公居東。」鹵地多山，故詩曰，「我徂東山……」周初無楚國，楚當爲鹵。「鹵」亦作「份」，說文：「份，古文作彬。」疑邠之古文作鬻形，與楚溷（？）……逸周書度邑曰「升份之阜，以望商邑。」份亦鹵字，又皆當爲楚。楚阜即衛之楚邱；何以言之？鹵與商遼遠，無緣登之，以望商邑，楚邱則至近；此古文鹵楚二字相溷之證也（？）……左傳吳公子札請觀于周樂，爲之歌鹵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鹵詩爲周公之東，季札知之矣，左氏亦知之矣。

## (周公年表)

牟陌人這種可笑的證明，真是極盡周旋曲折之能事。牽強附會，無所不用其極！我把它採在這裏，亦不過聊備一說而已。

## 三. 結論

以上九說紛然雜陳，令人讀之，味如嚼臘，大感頭痛。最初由今古文家法之爭，文字之辯，已總述如前。稍後則各憑意想，不守家法。如東征乃今文說，崔述相信今文，然在豐鎬考信錄中，極力證明東征為非是。皮錫瑞亦遵今文者，他在書經通論中，又說為不誤。偽孔傳本古文尚書之一種，他也說居東為東征。總之各人各派，各是其非，各非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使我看來，一踏塗糊。現為明瞭起見，將各種異說作一表，以為事實的結束，然後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1. 事實的結束

周公居東問題的史說		
種類	倡說者	後人附從者(舉略)
1. 東處于商	墨子耕柱	
2. 東征	詩,破斧,書大誥,史記魯世家	王肅,偽孔傳,古史,朱子詩傳,及皮錫瑞,
3. 東奔於楚	史記魯世家,蒙恬列傳,	論衡,抱朴子,徐文靖,竹書統箋,
4. 避居東都	馬鄭	蔡傳
5. 東國待罪	鄭玄	
6. 巡狩于邊	越絕書	段玉裁,王鳴盛,胡承珙,
7. 東奔於魯	琴操	
8. 居國之東	王巽功	梁玉繩
9. 奔衛	牟陌人	

2. 個人的意見

我個人對於周公居東問題的意見，是主張以不了了之。因為研究古史的人，不犯附從的毛病，便要沾點武斷的嫌疑。這種

三千年前的古事，古代已找不到確實的材料，而僅憑意想說話；現在的我，夫復何言。就如現在馮玉祥下野的事，各人已不知真正的所在，三千年前的古史，更不用說了。所以研究古史的人，與其附會或武斷，毋寧知道各種異說，以不了了之爲對。假如硬要作個結論，我說以周公居東爲東征，比較合事實；（理由已述于前，此處不贅。）以情理言，以居國之東爲近是。然而這是揣度之詞。兩個相當的結論中，我還是比較偏于居東說。

### 三. 周公的創作問題

自從孔孟及司馬遷等人將周公捧到大聖人的舞臺以後，許多的詩書禮樂都說是周公作的了。這一節的討論，是考查這種堆砌的演變，附帶說點辨僞的工作。

#### 1. 西漢以前的人說詩經中關於周公的著作，

(1). 鴟鵂（豳風）『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尚書金縢）

如果尚書金縢篇可靠，則鴟鵂一詩爲周公作，便無問題。但看詩中語意，應在「管叔流言」不應在「罪人斯得」之後。且詩中非明言周公，而孟子公孫丑篇引孔子的話，『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就不知道作者是誰了。孔孟是最喜歡稱贊周公的，如果知道，必會明白地說出。現在不說，好像他們是沒有讀過金縢篇的樣子？在這種疑團之下，我們對於鴟鵂的作者，依然不能指定是周公。

(2). 時邁（周頌）國語載祭公謀文諫周穆王之言曰：『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周語上）

史記周本紀從之，以為周公作。然而左傳宣十二年，有『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等語，左傳國語誰對？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而時邁一詩，到底是周公作的，還是武王作的？也是一個解不決的疑團。

(3). 棠隸 (小雅)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富辰諫曰，「不可！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國語)』

照他這樣說，棠隸一詩是周公做的。但看左傳上說：

『……富辰諫曰：「不可！……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隸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

看了這一段，棠隸一詩，又是召公作的了！同是一個人所說的話，而且是春秋戰國人的話，尚如此不定，其他後世的人，更難說了。

(4). 文王 (大雅)『周公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呂氏春秋古樂篇)這是大雅第一章。

小序又謂是文王作的。

(5). 酌 (周頌) 春秋繁露曰：

『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官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均樂以奉天。』(三代質文改制。)

漢書：『周公作均，均言能均先祖之道也。』(禮樂志風俗通聲篇亦同。)

白虎通：『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禮樂)

看現在周頌中的「酌」是：「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矯矯王之。造載用有詞，實維爾公允師。」

』其中意思，未有多少周公的口氣；然前人如此說，姑從之。

## 2. 史記與書序說周公關於尚書的著作。

司馬遷是一個最崇拜文武周公的人，同時又是一個集古代史說之大成的人。關於孔子常常夢想的聖人——周公——的著作，在可能的範圍內，他必盡量的搜集。所以他所說的縱不算十分可靠，總算是很完備的。我們在周本紀，魯世家，及燕世家三篇文章中，（爲省篇幅及抄寫之繁原文不錄，）找出關於周公在書經中的著作是：大誥，君奭，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毋逸，多方，周官，立政十五篇，關於詩經的僅鴟鵂，時誥二篇。其中周官本尚書中一篇，至漢已亡，此處當注意。此外他說「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可見他想方設法替周公表揚的苦心。另外，金縢一篇，他不敢說是周公作的，這也是我們當注意的。

至劉歆僞書序出，載周公在尚書中著作，便增到了十七篇。即此史記多了金縢及將薄姑二篇。金縢，司馬遷不敢說是周公作，而他便很乾脆的說，「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可見周公的著作，是愈到後世，附會者愈多。

其實就尚書中的周書看來，有的稱「王曰」，有的稱「王若曰」，有的稱「周公拜手稽首曰」，無逸一篇，每段皆以「周公曰」起首，這種種的稱呼，與不同的記載，很顯然的是史官所做的事情。金縢篇中所記的事，更很顯明的爲後世史官所補記，或後人所僞造。你說這些文章，有周公斷片的言詞或事情，那是可以的；說是周公親手的著作，那便大謬不然了。古有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假使某某等篇皆出周聖人之手，那史官無設立之必要了。再以今度古，作大事情的人，終日忙過不了，怎能源源本本去記載那些事呢？更以本本證本文，文章既爲周公所

作,又非二人對話,何必屢屢稱周公曰,作引證語的神氣呢?且當時的尚書,即現在的檔案;當時所存的,一定比現在任何今古文爲多。觀先秦諸子所引用的書經,現在尚書找不出的便可知道。如果沒有當時的史官記載,後世的學人,一如孔丘之類的人一整理,怎能有現存的篇數這麼整齊?所以,總說一句,現在周誥十餘篇,絕對不是周公一人手寫的,不過司馬遷他們想攀他的高罷了。我們將這些文章作研究周公的資料,那是可以的;說是周公作的,便不可了。

### 3. 司馬遷以後至東漢以前說周公的著作。

#### (1). 清廟 (周頌) 劉向封事云:

『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寢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漢書楚元王傳第六)  
王褒四子講德論亦云:「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文選卷十一。)是清廟爲周公作的了。

(2). 周禮前面一節中,我已指明周書爲尚書之一篇,並說明在漢初已亡。至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劉歆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東漢末,鄭康成註云,名曰「周禮。」與禮經載記並行于世。賈公彥儀禮疏序云:「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爲二部,並是周公攝政致太平之書。」又因魯史克有言,先君周公制周禮,遂皆相信。其實魯克的話,現在的周禮並無此言,這是旁徵方面,證明周禮非周公所作。再就禮俗方面,關於服後與婚制,亦與周朝的情形不合。就制度方面看,封建制度,賦稅制度,刑法制度,以及謚法制度,皆不合周代的事實。這是幾點大概的理由,證明周禮非周公所作。至于詳細情形,可參閱毛奇齡經問 (皇清經解),萬斯同周官辨非, (在昭代叢書中) 崔述豐鎬考 信錄 周公相成



王下，及皮錫瑞三禮通論，此處不贅。

但是劉歆將此書列于學官的動機，我們必得稍為說幾句。因為他同馬鄭等是古文家，他們說尚書，務創新說，以異于今文。古文家遵周公，今文家遵孔子，而遵周公的張本，大率本于周官，所以成了學統或道統上的爭論，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3). 周易 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觀書太史氏；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東漢古文家馬鄭賈逵等人，便說卦辭是文王所作，爻辭是周公所作，（周易正義序）我們單從左傳的文義上看，也不能生出周公作周易的斷案。其他理由，皮錫瑞在易經通論已辨明過，此處不多引。

(4). 武樂之制作。 呂氏春秋古樂篇，有武王「命周公作大武」之句，莊子天下篇，說「武王周公作武」這是共同作的。琴操書中又說周公作越裳操了。其說曰：

『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成王……天下太平，萬邦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執贄曰，「吾君在外國也，頃無迅風暴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故遣臣來。周公于是仰天而嘆之，乃援琴而鼓之。其章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遂受之，獻于文王之廟。』

（琴操卷上）

按琴操一書，其中多小說類的記載，不甚可靠。此事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卷五），新序（雜事二）及古今注等，皆有大同小異的記載；而古今注又添了新花樣，容後再述。

#### 4. 漢以後的人說周公的著作。

(1). 爾雅 爾雅一書，魏張揖進廣雅表有云，「昔在周公，續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尊天下，著爾

雅一篇，以釋其義。』唐陸德明本之，便在釋文中說釋詁爲周公作。其實爾雅本爲解釋經義的小學書，周老聖人的時代，那能管這些閒事呢？這種作僞的說法，一見便明，不用多辯。

(2). 指南針。周公的著作，在經書中的戲法已玩够了，他們想他是一個「予仁若考，多材多藝」的人，便又想出別的方法來了。這個方法是晉 崔豹想出來的。他說：

『越裳氏重譯來朝，貢白雉一，黑雉一，象牙二。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古今注）

這便是後來作指南針說的起源，後人只簡單地說「越裳氏來朝，周公賜以指南針，」彷彿是萬分確實的樣子。

（又太平御覽禮儀部，說「周公作鬻」不知起于何時，姑誌于此，以備一說。）

(3). 思文（詩經，周頌）一班攀周公高的人說了作越裳操，指南針之餘，總還以爲雕蟲小器，不大齒于儒林，于是又從經書上想方了。關於詩經中周公的著作，前面已說明是那幾篇不甚可靠的東西。到了唐宋時代，便漸漸地增加起來了。毛詩孔疏說：『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與時邁同也。』於是乎孔穎達又將思文一篇，堆到周公身上去了。然而一查今本國語周語上，祇是有「頌曰，」而無「周文公」三字。天聖明道本國語及黃應烈札記亦然。可知他作僞的程度，真是卑劣得很。

從此以後，朱子詩序出，七月，東山，關雎，鹿鳴，以及周頌三十一篇，都說是周公作的了。其他伐柯，九罭，狼跋等詩，雖不能說是周公作，也要說是「美周公也。」更其他，更進一步，說周公刪過六經

了。

我們看七月一詩，完全是首描寫農民生活的東西；東山一詩，顯然是一無名兵士的創作，怎能說是美周公（如毛詩序所說的，）或周公作的呢？其他關於周頌三十一篇，崔述辯之頗詳；周公刪六經之說，皮錫瑞也駁得很得當；（見詩經通論）此文已長，不能多寫。

(4). 春秋五十凡例各經既附會殆盡，晉杜預又往春秋上想方。他在經傳集解，說「發凡言例皆周公之舊制，」于是以五十凡例爲周公所作，真是極穿鑿附會之能事。唐陸淳柳宗元等也曾辨駁過，不再說。

(5). 月令唐語林云：「月令出于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從這一句武斷的話，又將月令拉到周公手上去。然鄭康成已說是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不待我們辯駁，漢儒已說過不對了。

#### 5. 結論.

上述周公的著作，恰是時代愈遠，則著作愈多。其堆砌的方法，彷彿起塔似的，層層增高。又彷彿一顆樹似的，時代愈遠，愈長得高，而枝節亦愈複雜，根基亦愈穩固。古代的史說，都是這樣造成的。我們爲明瞭起見，可將周公著作的演變，畫一顆樹來表明，將鳴鵙文王等篇作主幹，稍後分詩經爲一大枝，尚書爲一大枝，再從尚書分周禮爲一小枝，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更分爲無數小枝，如此便一目瞭然。可惜這樣畫來，印刷太麻繁，不能畫。現爲方便起見，作一簡表，而堆砌的痕蹟失了。

周公著作演變表

時代	附會人或書名	關於詩經中的著作	關於尚書中的著作	關於其他
東周	尚書金縢(?)	鴟鵂		
秦	國語，左傳	時邁，棠隸		
	呂氏春秋	文王，大武		
西漢	史記	鴟鵂時邁	周誥十五篇	
東漢	劉向	清廟		周禮
	劉歆偽書序		周誥十七篇	
	馬鄭等			周易
魏	春秋繁露	酌		
	琴操			越棠操
	張揖			爾雅
晉	杜預			春秋凡例
	崔豹			指南針
唐	孔穎達	思文		
	唐語林			月令
宋	朱熹	七月，東山，關雎，鹿鳴等		

看這個表，關於周公的著作，最初是金縢篇說周公作鴟鵂以後便愈弄愈多了。其所以增多的原因，最初是因為周公被「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孔子光顧，許多的著作，彷彿外國的商品一樣，都要請一個大體育家或電影明星簽上一個字了。他們以為這樣一作，便如「伯樂一顧，價值千倍。」稍後以孔子的德治觀念為標準的史記出來，以沐髮吐哺之說表揚周公之不已，又將周誥十五的簽上周公的字了。到了西漢東漢，捧周公的動機，除了

攀高以外，又添了道統的爭執。所謂道統者，是今文家遵崇孔子，古文家遵崇周公。今文家以六經爲孔子作，古文家以六經爲古代的史料。康聖人有爲曰，「六經筆削于孔子，禮樂制作于孔子，天下皆孔子之學，孔子之教也。歆思奪之於易則以爲文王作上下篇，于周官爾雅以爲周公作。舉文王周公者，猶許行之託神農，墨子之託禹，其實爲奪孔子之席計。非聖無法，大罪五』（偽經攷卷三下，）案康老先生把劉歆恨入骨髓，未免有失過苛。然而古文家欲捧出周公作後臺老闆，以與孔子抗衡，這是顯然的事實。於是乎許多不相干的東西，都堆到先聖周公身上去了；那位先師孔子與周公比較，便有望塵莫及之嘆。

現在我們平心而論，詩經中或許有幾篇是周公作的；周誥有周公斷片的言辭，其他周禮，周易以及爾雅等等，都是後人攀高的附會，決不可信。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攀高周公到底值不值得攀高，周公的人格到底怎麼樣？這是我下節所要討論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 四. 周公的人格問題

周公在我們腦子中的印象，總以爲是一個大聖人。這種印象，全是傳統觀念所造成，環境勢力所養成的。俗說，人是環境的動物，又說時勢造英雄；周公的聖名，便是儒家支配的環境所造成的。儒家支配中國二千餘年的思想，將周公的聖台造得根深蒂固，後人習焉不察，就很少有人敢懷疑他的人格了。

現在我將他的人格考出來，看這坐聖臺到底是怎樣築成的。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周公的原形，到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 1. 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公。

研究周公的材料,最早者要算尚書中的周書。金縢一篇,爲最可靠的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一。其中完全是記周公的言行。雖然有人懷疑是後來的作品,然既經史記引過,至少是春秋戰國間的東西,當然也是研究周公最好的材料。現在把它抄在下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壇,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秉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慈悠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鵂,王亦未敢誚公。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

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這篇文章，吳閻生說是「專以發明周公之忠盡，其妙遠之，指尤於含鬱嗚咽中見之」（尚書大義）但是就我看來，他替武王祈禱代死時，築了臺，招了先靈，頂了圓玉，捧了長方玉，旁邊站着通表疏的法師，占卜吉凶的起課先生，背着眼睛一想，周公竟是一個裝神作怪的道士！孔老夫子說，「死生有命」武王有病，豈三王的鬼神要他服事？他去祈禱，以身代死，這是村里巫媪所作的事情，也即是周公是一個村里巫媪的人物！二公欲卜，周公拒之，說是「未可以戚我先王。」然而他自己戚先王便可以了這是怎樣的跋扈？他剛剛命卿士勿言，以便隱諱其迹；而馬上又登壇作壇，以自表揚，這是怎樣的假冒爲善？後來武王的病好了，他那篇私禱的冊文，燒了可以，藏放私人的屋裏也可以；而他小小翼翼的，把那篇禱文鎖在金質封國的金櫃裏，預備後日去邀功免罪，這是證明周公是一個貫予「未雨綢繆」的陰謀家！且「爾汝」是平等的稱呼，周公呼先王爲「爾」，這是怎樣的不恭正？自誇「多材多藝」這是怎樣的驕傲？拿了圭璧去要挾先王，說你許我，我就將璧和珪給你；你不許我，我就不給你，這是怎樣的鬥小孩子玩的事情？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者矣。」現在周公正是「既驕且吝」所以單就金縢篇看來，他也沒有什麼「可觀」的了。

然而他的死運走得好，遇着了一個孔子。孔子雖未常常禱告或作禮拜週，可是常常夢見他。說他是有材又美。并說是他是「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荀子效儒篇引孔

子之言。)

但是荀子本人就不信,他說:

「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屨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謂恭哉!? 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之險諸侯,孰謂周公儉哉!」(荀子儒效篇)

荀子不是一個祖述堯舜,而是一個法後王的人,所以他能老實不客氣的說出這種話。但是他總是一個儒家,不能離開本行太遠,說了實在話以後,又想方法敷衍周公的面子了。他說:

「周公……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全上)

案這仍是說實在話,下面的轉寰話,請注意。

「天子也者,不可以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曩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同上)

看,荀子輕輕地用「惡天下之離周也」一句話,便將周公的罪惡洗清了。可是將儒效篇一氣讀出,尙覺得他的矛盾太過;而且轉灣轉得不自然。

現在看孟子所說的: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達旦』(孟子離婁下)

荀子堯問篇載周公告伯禽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這許是史記載周公吐哺握髮之說的起源,韓詩外傳,同說苑亦有大同小異的紀載。種種事情,也許是戰國時人想像的。因為戰國孟嘗君之流,常是賓客盈門;游士說客,充滿朝滿。又以作大事情的人,如文武等,總是終日忙碌,所以連想到周公也是一樣了。假如不是想像,既「幸而得之」了,何必還要「坐以待旦」?不是想像,何以越到後來的紀載,越說他忙碌?但這與周公的人格,沒有多少關係;不用多述。

『周公酒肉不徹于前,鐘鼓不解于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偽尸子見釋史卷二十二引)

### 『周公殺兄』莊子盜跖篇

以上是春秋戰國間我能找得關於周公人格問題的材料。就這些材料去看,贊美他的只能空空地說是「聖」說他「多材多藝」說他「慎思」說他碌忙,其餘便沒有什麼好處了。說他壞話的,有莊子說他「殺兄」荀子說他不「恭」不「儉」又「貪」又「戾」又「偏袒」尸子說他終日好酒作樂,——這是就材料的結論。就文義看金縢篇記他的言行,明明是一個鬼計多端,貫于未雨綢繆的陰謀家,假冒為善者,以及卑鄙齷齪的道士。所以春秋戰國時代的周公,是壞的德行十倍于好的德行。可是衆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論語中縱然找不出孔子對於周公長篇的贊美詞,後人以他常夢想周公,遂目周公為聖人;將其餘的話,都給他的勢力蒙蔽了。是周公的聖壇,全是後世儒家砌成的,並非

孔子怎樣的捧他。居易錄廿六載唐趙蒙生長短經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爲不兆人。」三國志魏文帝志注引尸子亦同。尸子雖爲僞書，然有兩種相同的引證，或許也可靠。若然，更可見孔子本非怎樣的捧周公，乃是後人承他的意旨，把周公捧上聖台了。

## 2. 秦漢時代的周公

『周公攝天子之位，負屨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踐商，……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于事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周公事文王也，行無事專制，……可謂能子矣。……周公繼文王之業，……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可謂能武矣，成王旣壯，周公屬籍……無擅恣之行，……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所以應時矣。』（淮南子記論訓）

這段文章，韓詩外傳七亦有完全相同的記載；惟前面加個「孔子曰」的帽子，以增加勢力。從此更可知後人假孔子之名，捧周公爲聖。

看這段文章，知周公在淮南王時，尙有說他「不仁」「專制」「擅恣」的。故淮南王特爲辯駁。韓詩外傳七也說周公「誅賞制斷，無所顧問」這些罪過，我們現在還可從尙書中找出一點。尙書洛誥篇記周公要成王到洛陽主祭，成王不肯去；周公乃正氣厲聲而言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你看，這是怎樣一種「專制」的面孔！我們如果看見拿破倫的象，也許可以想見周公的怒容。周公是這樣說，成王又怎樣呢？『王曰，「公無困我，我惟無斃。」（洛誥）又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全前），這又是一種怎樣可憐的口氣。這還是成王長，周公還政于成王後的

態度。假設在他攝政稱王時，更不知怎樣了。

關於「不仁」的事，即于誅殺他的親兄弟一端，已可想見。因為管蔡縱有啟商畔周之心，周公假如是一個「仁人」，至少也要加過幾翻勸戒，纔把他誅殺吧？乃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管蔡叛周，尚書本文無一勸告之辭；後人亦無這種說法，較之虞舜待象，相差何啻天淵？我想召公大概是一個有本能的人，跟他爭權奪位，他莫可爲何，便用政治手腕柔和他。管蔡等人大概本能小一點，故最初就派他到外面去監殷，最後不服而叛亂，便率性興兵東征，把他殺了。一來減少一個政敵，二來移轉內部攝王的怨恨。這真是政治家的好手腕！

至于淮南子說他善于應時而變，那許是的確的。因為他在康誥戒成王，也是曰「時敘」，意思即是告成王要相時而動，見機而作。你看他自己，攝政問題鬧得不利時，他可以暫時下野；成王長了，召公不悅時，他可以退政于成王。他真是一個善于相時而動的人。

他的名譽，到了司馬遷，便一躍千丈了。司馬遷是一個以儒家的德治眼光寫史的人。聞孔子有遵崇周公的傳說，便將以前關於說周公好的記載，一概搜羅，壞的記載，一概捨棄。周公替武王祈禱代死之說，把他收進去不用說，並且要造個周公代成王祈禱代死之說，以去雙倍的表彰周公的忠實。韓詩外傳八載周公沐髮吐哺之說採進去不用說，並且將左氏春秋長見篇于伯禽封魯三年而報政，五月而報政等之無關宏旨的話也採進去了。鷓鴣是周公作的他述明了不用說，連周誥十數篇，他也加上周公的大筆了。牧誓附會不上，便想方法說是周公佐武王作的。從此以後，許多著作，都假周公之名以生；許多關於周公不好的記載，反因

史記之名以滅。是周公一遇孔子，二遇司馬遷，真算是三生有幸。而司馬遷捧周公的功勞，實在更比孔子大。

### 3. 東漢以後的周公。

東漢以後，經古文家盛行，遵周公者更多。王莽竄位，一言一語，都取法於周公及周禮。周公時有越裳氏獻白雉的史說，王莽也要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周公走了這步運，彷彿俄國遵重馬克思與列寧一樣了。可惜當時不知道立銅像，祇能「封公子寬孔均爲侯，以奉周公孔子之詞」罷了。於是一班學人，更迎合王莽的心理，把許多的經書，都說是周公作的了。

東漢至唐，古文家得勢，儒教亦整個的支配中國的思想；於是唐人遵周公爲先聖，而以孔子爲先師；章學誠亦謂周公集大成，而非孔子也。」從此周公之名，在道統中得了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雖然當中也有人不服，如晉書慕容盛載記，「論周公誅兄弟，杜流言，不可謂忠聖，宋王安石，周公論等，然都被儒教的勢力壓下了。

### 4. 結論。

周公在春秋戰國以前，是一個被毀多于被譽的人物。是一個裝神作怪的道士，假冒爲善的僞君子，貫于未雨綢繆的陰謀家！自從孔孟把這匹馬一相，他便價增千倍，躍入聖人之林。然而孔子未曾怎樣說他好，所以春秋戰國間還有很多說他壞話的材料。至司馬遷極力把他一捧，這座聖人塔的根基便非常穩固了。到東漢爲古文家的後台老板，爲王莽的陰謀祖師，這座聖人塔便一天一天的增長增大了。後人以爲孔子是儒家的先師，司馬遷是史學界的權威，古文家是東漢以後的統治者，於是周公本身明明是銅，鑲上無數層的金，也沒有人敢說他是銅了。後人受傳統觀

念的影響，雖勇于疑古的崔述，日人林泰輔的周公，李泰芬先生的西周史徵等都沒那一個人肯說他一句壞話；這真是無遠不至，澤及夷狄了。

我們以剝笋皮的眼光去看古史，周公並不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不過是時代生得好，後來的死運走得好罷了。他的人格，說得好聽一點，是一個有本能的政治家；說得不好聽一點，是一個有本能的陰謀家。與王莽 袁世凱，等等是一邱之貉的人物。王 袁等人也是有本能，有材藝，有治績的；看到政策行不過，也是知道下野，還政，讓位的。假使周公無陰謀，管 蔡與他同受良好的母教，何以要無故流言？假使周公無陰謀，召 公亦賢人，何以要不悅？假使周公無陰謀，成王雖幼，周有八士，何必要攝政？……然而王莽 袁世凱之名如彼，周公之名如此，真是怪已哉，聖人之所以為聖，庸人之所以為庸也。

（附記：敝人學識淺薄，而又文成倉猝；其中錯誤必多，學者教之是幸，）